

前线

前

線



一九二六年，一個夏天的晚上，被稱爲赤都的 C 城，大東路路上，在不甚明亮的電燈光下，有一些黑土壤和馬糞發出來的臭味。在那些臭味中混雜着一陣從 K 黨中央黨部門首的茂密的雜樹裏面透出來的樟樹香氣。霍之遠剛從一個朋友家中喝了幾杯酒，吃了晚飯出來，便獨自個人在這兒走着。他臉上爲酒氣所激動，把平時的幽沉的，灰白的表情罩住。他生得還不俗氣，一雙英銳的俊眼，一個廣闊的額，配

着豐隆的鼻，尖而微樞的「頰」。身材不高不矮，雖不見得肥胖；但從他行路時挺胸闊步的姿勢看來，可斷定他的體格還不壞。他的年紀約莫是廿三四歲的樣子，舉動還很帶着些稚氣。

他是 S 大學的正科三年級學生，（自然是個掛名的學生，因為他近來從未嘗到課室上課去。）一向是在研究文學的。他本來很浪漫，很頹廢，是一個死的極端羨慕着。可是，近來他也幹起革命來，不過他對於革命的見解很特別，他要把革命去銷除他的悲哀，正如他把酒和女人文藝去銷除他的悲哀一樣。他對於人生充分的懷疑，但不至於厭倦；對於生命有一種不可調解的憎怨，但很刻苦地去尋求着牠的消滅的方法。他嘗把酒杯和女人做他的對象去實行他的慢性自殺；但結果只令他害了一場心臟病，沒有死得成功。現在，他依然強健起來，他不得不重尋牠的消滅的對象；於是，他便選中革命這件事業了。

在他四周圍的朋友都以爲他現在是變成樂

觀的了，是變成積極的了；他們都爲他慶幸，爲他的生命得到一個新的決裂口而慶幸。他實在也有點才幹，中英文都很不壞，口才很好，做事很熱心，很負責任。所以在一班熱心幹革命的人們看起來，也還覺得他是個不可多得的老同志。因此之故，他的確幹下了不少革命事業；並且因此認識黃克業，K黨部中央黨部的執行委員。得他的介紹，他居然也做起中央黨部裏面的一個重要職員來。他住的還是住在S大學裏面。吃飯却是在黃克業家中搭吃的。今晚，他正是從黃克業家中，喝了幾杯酒，吃了晚飯走到街上來的。

『蒼茫漸覺水雲涼，夜半亢歌警百方；怕有魚龍知我在，船頭點取女兒香！』……他忽然挺直腰子，像戲檣上的鬚生一樣的，把他自己幾天前在珠江江面遊蕩着吟成的這首詩拉長聲音的吟着。他的眼睛裏滿包着兩顆熱淚，在這微醺後的夏晚，對着幾盞疎燈，一街夜色，他覺得有無限的感慨。

『這首詩做得還不錯，正是何等悲歌慷慨！唉！珠江江面啊，充滿着詩的幻象，音樂的諧調，圖畫的靈妙，軟和的陶醉的美的珠江江面啊，多謝你，你給我這麼深刻生動的靈感！』他感歎着，珠江江面的艇女的麗影，在洶湧的水面上浮動着的歌聲，在夜痕裏映躍着的江景，都在他的腦上閃現。

『一個幻象的追逐者！一個美的尋求者！啊！啊！』他大聲的叫喊着，直至街上的行人把他們驚怪的目光都集中釘視在他的臉上時，他才些微覺得有點 Shyness，覺得有點太放縱了。

他把臉上的笑容斂住，即刻扮出一段莊嚴，把望着他的人們復仇似地各各報以一眼，冷然的，傲岸的，不屑的神氣的一眼。以後，他便覺得愉快，他覺得那些路人都在他自己的目光中折服着，敗走了。他滿着勝利的愉快。至在這種勝利的愉快的感覺中，S大學便赫然在他的面前出現了。

S 大學是前清貢院的舊址，後來改作兩廣優級師範，後來，又改作廣東高等師範，再後改作廣東大學，直至現在才把他改稱 S 大學。S 大學的建築物和兩廣優級師範時候絲毫沒有改變；灰黑色的兩座東西座教室，大鐘樓，軍樂樓，宿舍，——這些都是古舊的洋式建築物。圖書館，算是例外，牠在去年脫去牠的緋衣，重新粉上一層淺黃色的牆面。前清時大僚宴會的明遠樓大僚住居的至公堂，舉子考驗的幾間湫隘矮小的場屋都保留着，在形成這大學的五光十色，並表示佔據着兩朝幾代的歷史的光榮。C 城的民氣一向是很浮誇的，喜新厭舊的；這大學的竭力保存舊物，便是寓着挽救頹風於萬一的深意。

他踏進 S 大學門口時，銀灰色的天宇，褐黑色的廣場，緋衣色的古舊的建築物都令他十分感動。他覺得森嚴，虛闊，古致，雄渾，沉幽，他一向覺得在這校裏做學生足以傲視一切，今晚他特別為這種自信心所激動。校道兩旁

是兩列剪齊的Shrub，在教室的門首有兩株棕櫚樹，大鐘樓旁邊雜植着桃樹，李樹；教室與圖書館中間的曠地，有千百株綠葉繁陰的梅樹。在圖書館對面有一條鋪石的大道，大道兩旁整列着枝幹參天的木棉樹。他嗅着草木的香馥，一路走向宿舍去。宿舍在圖書館後面，門前也有兩株棕櫚樹；不一會便到了。

宿舍的建築是個正四方形，四層樓中留曠地，形似回字。宿舍裏面可容一千人。在這回字的中間，有幾株枝幹聳出四層樓以上，與雲相接的玉蘭樹。清香披拂，最能安慰學生們幽夢的寂寞。

宿舍的號房是個麻面而好性氣的四十餘歲的人和另一個光滑頭，善彈三絃，唱幾句京調的老人家。霍之遠常時是和他民說笑的。這時候，他剛踏進門口，他們便朝着他說；『霍先生！』他含笑向着他們輕輕點着頭，和易而不失威嚴地走上宿舍二樓，向東北隅的那一間他住着的房裏去。

這房縱橫有三丈寬廣，僅住着他和一個名叫陳尸人的。陳尸人是個貓聲，猴面，而好出風頭的人。他雖瘦弱得可憐，但他仍然是個「無會不到，無稿不投！」的努力份子。霍之遠一向很看不起他，但這學期他因為貪這房子清爽寬闊，陳尸人有住居這室的優先權，他便向他聯絡一下，搬到這兒來住。

和他四年同居，堪稱莫逆的幾位朋友；羅愛靜，郭從武，林小悍是住在同座樓北向第廿號房的。他走到自己的房裏不到五分鐘後便走到廿號房去找他們。當他走到廿號房時，房門鎖着，房裏面的電燈冷然地照着幾隻 Empty Chair；帳紋的黑影懶然地投在樓板上。這一瞬間，他覺得有點寂寞了。

他呆然地在廿號房門口立了一會，玉蘭的茂密的葉蔭成一團團的黑影，輕幻地，蕩動地在他的襟上撫摸着。遠遠地聽到冷水管噴水的淅淅的聲音，混和着一兩聲凄沉幽揚的琴聲。他吐了幾口氣，張大着雙眼，聳聳着肩，心中

說一聲，『討厭！』便走回自己的房裏去了。

過了一會，他覺得周身了無氣力，胸口上有一層沉沉的壓逼。陳尸人正在草着『教育救國論』，死氣沉沉地浸滿他的無表情而可憎的面孔上。他望着霍之遠一眼，用着病貓一般的微弱的聲音說着：

『Mr.霍！今晚不到街上去嗎？』

他不待得到回答，已經把他的兩隻近視眼低低地放在他的論文上了。

『無聊之極！遊河去罷！』他心中一動，精神即時煥發起來。他面上有一層微笑罩着，全身的骨節都覺得舒暢了。

他即時換着一套漂亮的西裝，西裝的第一個鈕孔裏掛上一個職員證章。戴上草帽，對鏡望了一會，覺得這副臉孔，還不致太討女人家的厭。他心中一樂，嗤的一聲笑出來。

『名譽也有了，金錢也有了，青春依舊是我的呢！』他對着鏡裏微笑的影讚嘆着。

『老陳！唔出街嗎？』

他照例地對着陳尸人哼了這一句，便走出門口來，一口氣地跑到珠江江岸去。

C 州最繁盛的地方要算長堤，最綺麗不過的藏香窩，要算珠江河面。長堤是障着珠江的一條馬路，各大公司，各大客棧，妓院，酒館都蒼萃於此；車龍馬水，笙歌徹夜。珠江河面有蛋家妹累萬，水上歌妓盈千。她們的血肉之軀發出來的柔聲怨調，媚態嬌聲，造成整個江景的美和神祕。

S 大學距離這兒，不過一箭之遙，霍之遠從校裏搖搖擺擺地走來，一會兒便到了。

在岸邊的柳陰下黑壓壓地站着成羣結陣的蛋家妹。她們都是爲生活所壓逼，習慣所驅使，先天所傳受的在操着蕩舟兼賣淫的生活。她們穿着美麗的衣衫，大都踏着拖鞋；肌肉很結實，皮膚很壯健，姿態很率直，不害羞，矯健，婉轉，俏麗。身體在搖擺着，口裏在喊着；『遊河呀——遊……河……啊……蕩……遊……河……啊……』聲音非常凄婉，悲媚，帶着生

涯苦楚的哀音和挑撥肉慾的淫蕩的苦調。

之遠到這 C 城來的起始四年，一步都不敢來到這種地方。他慣在酒家，茶室消遣他的無聊的歲月。他也嘗和他的朋友們在熱鬧場中叫過三幾次歌妓；但並不至於沉湎。本年暑假期內，他因為沒有回家，便開始和他的幾個朋友來這水面遊蕩過幾次。他們因此在這河面上認識一個蛋家妹（或者可以稱為艇女。不過稱他做蛋家妹是 C 城人的習慣語）。這蛋家妹姓張名金嬌，年約二十一二歲，有一雙迷人的媚眼，像音樂一樣的聲音；一個小小的櫻桃嘴，笑時十分美麗。他們都被她迷住。感情和她最濃密的要算霍之遠。霍之遠今晚所以覺得非遊河不可的，也正為的是在掛念着她。

霍之遠這時像一位王子似地走過這羣艇女身旁，一直跑向張金嬌的花艇的所在地去。他給許多蕩舟的婦人們認識了，她們都知道這位王子的情人便是張金嬌。她們一見他走近前面時便高聲喊着；

『金嬌啊！你的好人來找你咯！』

一聲歷歷的嬌聲應着，一個穿着黑紗衣裳，身材嬌小的俊俏的少女的笑臉在他的面前閃現。這少女站在船頭，很高興地，很覺得光榮似地在向他招呼。這時候，他已由岸上的一個婦人招呼他坐上小舟蕩到她的面前了。

他拿了二角錢給那婦人後，便踏上金嬌的船上去。金嬌很賣氣力地把他扶住，他面上一陣熱，心頭一陣愉快，便隨她走向船裏面去。

船裏面佈置得很華麗，供着一瓶蓮花，一瓶蝶形的白色的花。幽香迷魂，秀色入骨。他一走進來，她便爲他脫鞋，脫去外衣，外褲，問着長，道着短。他癡迷迷地儘倚在她的身上。

她的假母名叫陸嬌的，年約四十餘歲，是個八分似男人，二分似女人的婆婆，很慇懃地問着他幾句，便故意地避到隔船去了。她的小弟弟，一個澈夜咳嗽，瘦得像個小骷髏似地小傢伙，也很知趣的隨着他的媽媽走開。她的姊姊，是一個十分淫蕩而兩頰紅得像熟透的蘋果

，身材有些臃腫的二十四五歲樣子的女人，這時候已和她的姘客蕩「沙艇」去了。這船裏面只賸下他們倆。

『乜你的面紅紅地，今晚飲左酒係唔係啊？（爲什麼你的臉兒紅紅的，今晚是不是飲過酒的啊？）』金嬌嫺聲問，她一面在泡着『菊井茶』給他喝。

『係咯！我今晚係飲左幾杯酒！真爽咯！你睇，我而家——（是的，我今晚喝過幾杯酒。真快樂啊！你看！我現在——）』他說着，把他的熱熱的臉親着她的頰，冷不妨地便把她抱過來接了一個長吻。

『你睇！我而家醉咯！』他繼續說着，臉上溢現着一陣稗氣的笑，頭左搖一下，右搖一下，像一個小孩子一般的神氣。

『你要顧住啫！飲咁多酒會飲壞你啫！（你要小心些！喝酒太多，怕把你的身體弄壞了！）』她很關心似地說着。……

她把船的後面的窗和前面的門都緊緊地掩

住；窺着鏡，弄着一回鬢髮；望着他只是笑。她的笑是美的，是具着無限引誘性的，刺激性的，挑撥性的，但仍然是無罪的。她的態度是這樣的活潑，自然，柔媚。在燈光下，珠飾琳琅的小檯畔，和髮香，肉香，混雜着的花香中，他陶醉着。

『我估今晚唔撞到你，慌住你俾你的佬拉去咯！（我以爲今晚不能會見你，怕你給你的姘客帶去！）』他戲謔着說，從她的背後摟抱着她。

『啐！（讀Choy）你真係！我——唉！』她賭着氣說，把笑容斂住，作欲哭出來的樣子。『我知道你今晚緊來，我由食飯塊陣時等你等到而家！我真係唔想同佢的隨便行埋咯！（我知道你今晚一定來，吃晚飯時我便在這兒等候你，一直等至這個時候！我真不願意隨便和第二個男人在一處玩的啊！）』

『咁咩？哎喲！真係唔對得你住咯！（這樣麼？哎喲！真對你不住了！）』他說着，撫

着她的柔髮，加緊地把她摟抱着。這時候，他已是失了主宰，再也不能夠離開她了。

她依舊地笑着，忽然地把她的外衣，外褲脫去，身上只穿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一件薄薄的短紗褲，很慵倦似地，吸息幽微地抱着他，略合上眼仰臥下去。他覺得一陣昏迷，乘着酒意把她摟抱着並且要求她把衣褲脫光！她把眼睛朝着鄰船望，示意不肯。他即刻把他的臉部掩藏在她的胸上，作出很怕羞的樣子。她笑着說；

『咁大塊仔，重怕醜咩？（這麼大的兒子，還怕羞麼）？』

過了一會，他摸她的下體和他自己的下體都濕了一片，覺得更加羞澀。她只是笑着，迷魂奪魄的笑着。他心中覺得很苦，表面上只得和着她機械似得笑着。

二

第二天，晚上，霍之遠在 S 大學宿舍裏面

他自己的房裏教他的幾個學習英文的學生。學生裏面一個是女性，年約十八九歲，是個神經質而有些心臟病的少女，剪髮，穿着淡灰色的女學生制服，面部秀潤，有含情含怨的雙眼，容易羞紅的雙頰；中等身材。她很喜歡研究文學，情感很豐富。她的名字叫林妙輝，廈門人，新從廈門女校畢業到 C 城來升學的。她父親是黃克業的朋友，故此，現時便在黃克業家中住宿。霍之遠因為天天都在黃克業家中和她一處吃飯，因此便和她認識。她和霍之遠在黃克業家中第一天相見便覺得有點不平常，幾天後她便把她的身世告訴他，覺得有些依依戀戀了。因為要使他們相見和談心的機會多，她便要求他教她讀英文。

其餘的兩個學生都是男性；一個名叫黃志銳，矮身材，大臉膛，兩眼圓大有神，年約十六歲，是黃克業的弟弟。另外一個名叫麥克揚，瘦長身材，臉孔些微漂亮，年約二十歲，和林妙輝結拜為兄妹。這一次才和霍之遠認識。

因為他的妹妹堅要到霍之遠那裏學習英文，所以他便只得和她取一致行動。

論起英文程度來，麥克揚的最高，妙嬋和志銳的都差得太遠。他們都預備考進 S 大學；學習的英文課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English Progressive Reader 第四冊。霍之遠很機械的教着他們，他的心老是在注意林妙嬋的一舉一動。他的眼和她的眼時時在無意間相遇！，彼此都漲紅着臉，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麥克揚是最苦的了，他的臉色青一陣，紅一陣，老在考察他們的舉動。黃志銳，心無外物，算是最忠實他的功課的了。

其實，麥克揚這時候是誤會的；因為霍之遠是一個很尊重人家的愛情的人。他的心是這樣想：林妙嬋既和麥克揚是一對情人，只要他們的陣腳紮得緊我，霍之遠決不肯輕易做個闖入者。但麥克揚也不是無的放矢，他見林妙嬋和霍之遠那種親熱的態度的確有點令他難耐了。

還有一點足以證明麥克揚的愛人的地位已經動搖的是現在每晚送她回到寓所去的不是麥克揚而是霍之遠。這一點的確令霍之遠有點不安；但林妙嬋是太傾向他的了，這真令他覺得沒有辦法。

這時候，功課已經完了。大約是九點多鐘了，麥克揚托故先走。林妙嬋和黃志銳硬要霍之遠帶他們到街上散散步。

林妙嬋和霍之遠在街上走動時，時常不自覺的擠在一處，說不出那一個是主動，那一個是被動。但霍之遠已經是個有妻子的人，他覺得去和一個少女太親近是不合式的，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他總想極力的避開她。不過處女的肉是有彈性的，有電氣的，他儘管怎樣的想避開她，結果他和她兩人間的身體終是不間斷的在磨擦着。他感到一種挾逼，一種不能換氣的快感。

她顯然向他取一種進攻的形勢。她在燈光照不到的街上的蔭影中時時伸着手去挽着他的

手。這種恩賜使他全身像通了電，像在夢中一樣的愉快。照他的解釋以爲這種握手是文明人所視爲最平常的事；但他很不容易看見她和第二人有這種親密的舉動。他於是感到驕傲了。但他不想做她的愛人，他只希望做她的朋友。他雖然活了這麼多歲了，還是未嘗和一個女人戀愛成功過。故此，他對這件事，切實覺得有點害怕。但是，他的所謂朋友，和人們所謂愛人，其間究竟有什麼差異的地方，這連他自己亦有些覺得模糊。

他們由這條街跑過那條街，一列列的舖戶，一盞盞的街燈，許多車馬人物在他們面前很快的閃過；後來他們開始地由興味中感到疲倦，便想回去。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鐘了。

照例地，他送她歸到寓所去。回來便一個人在疎星，夜風的街上走動着。他開始地想起他對金嬌今晚是失約的了。

他和張金嬌約着今晚同到電戲院看電戲，現在已經是來不及了。這時候還是回學校裏睡

覺去好呢？還是到金嬌那裏陪罪去好呢？他在打算着；

『金嬌到底是個狐媚的妓女，我不應當和她胡混到澈底，我一向不是很同情這班操賣肉生涯的無罪的羔羊嗎？不是在痛恨那班嫖客嗎？可是我現在的行動和一般的嫖客有什麼差異呢？唉！我真是墜落的了！本來，我的初意不過是在領略一些珠江的風光，那裏想會和那些艇女在幹着那些無恥的勾當！啊！昨夜的情境真是危險！啊！啊！千鈞一髮，險些兒陷落到深坑裏面去了！』

他似乎是決定了，決定從今晚起，以後不再到金嬌那邊去了。他便一直跑向學校去。當他跑到 S 大學門首時，他才知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學校門已經是關鎖着，不能進去。他遲疑了一會，心中覺得異常不快。

『學校真可惡！』他喃喃地自語着。

過了一會，他覺得沒有辦法。只得走向金嬌那個地方去。他心中不住地這樣想着；

。她現在已經有了丈夫了；她的丈夫名叫章紅情，也是霍之遠的好友。他和她在西歷一九二〇年便開始戀愛起來了。但那時候，他故鄉的風氣還很閉塞，男女社交還未公開。愛情的發生只在各人的胸腹裏潛滋密漬，並沒有可以尋出牠的說話的機會來。霍之遠和林病卿的相戀，除他倆自己外，旁人都不知道！不！便連他倆自己亦有些『兩相思，兩不知！』的樣子！

他們這頭風流孽債在霍之遠爲他的父母討婦媳這年（西歷一九二三年。）才開始以一種悲劇的形式爆裂出來。

霍之遠的舊鄉在石龍，那年夏天C城S大學（那時候學校的名稱仍是C城高等師範）放暑假，他抱着懷鄉病的熱情回到他的舊鄉去了。他的年老而頑固的父母，堅決地要把他和一個未嘗謀面過的村女結婚，他極力的反對。他因爲家中不便居住，所以藏匿着在林病卿的家中。

那時候，他害着神經衰弱症；日裏哭泣，

快樂。

『番夠呀，我而家好倦！（睡覺罷！我現在很疲倦！）』霍之遠說，朝着她睡下去。

她把她全身的衣服脫下來，露出雪白的兩臂；胸襟也脫去了，只剩下貼肉的背心，因此燈光下可以看見她那隆起而令人陶醉的酥胸。她的下體，祇遮着一件很薄的短褲，她的肉也似乎隱隱地可以看見。她望他一眼，打了個呵欠，朝着他睡下。

霍之遠，無論如何再也睡不下去了。他非常興奮，他張眼把她一望，全身的血都沸着了！她顯然是賭着氣在睡着，睡態美麗得可憐！他全身覺得癢癢，筋肉漲熱着。他覺得頭上有點昏眩，雙眼再也合不上來。他把他的右腿盤在她的大腿上，他的搖擱着的身體擠在她的身體上。她朦朧間向他望着一眼；只是笑。在這一瞬間，她的媚眼告訴着他，他應該做的一切，他喘着氣，眼睛裏燃燒着慾火。他橫起心來，不再思想什麼了。

『再去那兒多宿一晚去，大概是不要緊的。我立意不和她鬧，大概危險是沒有的！她實在也是很可憐，她一定在那兒等候我一晚，我應當到她那兒去安慰她幾句才是！』

他不再躊躇了，足步如飛的，不一會便走到金嬌的艇上去。她今晚在他的眼中越發覺得美麗。他一見到她周身便覺得乏力，軟軟地倒在她的懷上了。她不大將他責備，只說些等候得不耐煩一類的說話。

她的姊姊回來一刻，瞞着他只是笑。她稱呼他做她的妹夫。霍之遠把她手上一捻，她便滾到他的懷裏來。她生得還不錯，異樣妖淫而有刺激性。但霍之遠已為她的妹妹的貞靜的表情所誘惑，對她這種過分妖蕩的獻媚覺得有些討厭。她也很知趣，糾纏了不到幾分鐘，便走到鄰船去尋她的姘客去了。

陸嬌和她的兒子和昨晚一樣的都招呼他一會便避開。他覺得惶惑不安了！但她的自然而美麗的顏容，像音樂一樣的聲音令他即時感到

令竟有了這樣的力量。

他對她很坦白，他把他自己所以墜落和頹廢的原因和她解釋得很明白。她很憐惜他！當他把最近和張金嬌的Romance，用懺悔的聲口向着她訴說時；她羞紅着臉，很同情的說；

『你是上她的當了！』

她說這句話時，令他非常感動，有點想哭的樣子。……………

麥克揚現在可說是完全失敗的了；他很傷感，對於愛人所應盡的責任很放棄。他現在差不多見到霍之遠和林妙嬋在一處玩時，便托故走開了。他們現在對於英文這一科，教者和讀者都很浪漫，很隨便；以後漸漸把這種艱澀的研究時間改作談話會了。這種談話會以後也不大開，以後只成爲霍之遠和林妙嬋的對話會，情話會了！

霍之遠天天碰見羅愛靜，郭從武，林小憚幾個老友；他們時常向着他半警告，半羨慕的說；

他把她咬了一口，發狂似地壓在她的身上。以後的事他便完全忘記了。過了一點鐘以後他開始地痛悔着，臉上滿着懺悔的淚痕。

天未亮時，他抱着她痛哭了一會，對着她發誓他以後再也不到這裏來了。但當她爲他拭乾眼淚，軟語安慰着他時，他跪在她的面前，臉色青白，吻着她的一絲不掛的足尖，覺得像惡夢似的這一幕，再也不能挽回了。

三

霍之遠和林妙嬋日來愈加親熱起來了。他每日除開在中央黨部辦了七點鐘的工作以外，便和林妙嬋緊緊地混在一處。也許是，他的心靈得了安托，現在他作夢的臉上時常有點笑容。他的行爲再也不放蕩的了。他聽從她的勸告，酒也不喝了，煙也不吸了，金嬌那兒也絕對不去了。他覺得很駭異，他的幾個老友羅愛靜，郭從武，林小悍一個個都很有學問，很能夠說話的，總治不好他的惡習慣；她的軟弱的命

我的老婆並沒有愛情存在過，但事實上她仍然是我的老婆！倘若我和Miss林真個戀愛起來，這件事體真不好辦！唉！糟糕！我永遠是個弱者！我因為不忍和父母決裂便給他們拿去討媳婦！因為忍不住看我的老婆在守活寡便和她合辦，創造出一個兒子來！因為忍受不住和一個舊情人決絕，但又沒有法子和她親近；她從那個時候病了，我從那個時候沉淪一至而今！唉！糟糕，我本來已經是冰冷極的了！是荒涼極的了！此刻偏又遇見她，可憐的Miss林！唉！她對我的那樣柔情繾綣，我那裏有力量去拒絕她！和她戀愛下去吧！我對不住我的老婆，對不住我的直至而今眼淚尚為伊洗的舊情人！不和她戀愛麼？我又那裏有那樣的力量？唉！可憐的我！在社會上終於不至弄到一團糟不止的我！』

他想到這裏，一顆熱淚不提防地迸出眼眶，心上覺得一陣陣悲痛。

他的舊情人名叫林病卿，是林小悍的胞妹

『老霍！你顧住啫！你就來跟 Miss 林戀愛起來咯！呢等野真壞蛋，一世都想住女人！咁！我的同你話，你以後唔准同佢行埋一堆！遲吓，遲吓，你又同佢老夠（讀 Boukou）起來咯！（老霍！你要小心些！你差不多跟 Miss 林戀愛起來了！你這東西真壞，一生都在想着女人！這樣，我們對你說，以後不准你和她一處玩！逐漸，逐漸，你又和她會幹起壞勾當來了）』

霍之遠對着他們分辯說；

『你的真係可惡！咁樣亂鬧我都得嘅？我同佢行埋有幾天，你的就亂車廿四！（你們這班人真可惱！這樣子胡亂罵我都可以嗎？我和她認識還沒有幾天，你們便這樣的瞎吹牛！）』

但，霍之遠雖然口裏和他們這麼爭辯，心裏確實覺得有點靠不住。他開始地覺得有點害怕！他這樣的想着；

『我是有了老婆和兒子的人了！雖然我和

夜裏失眠。林病卿雖然直至這時還不嘗和他說過情話；但她的那種密脈的眼波，那種含着無限哀怨慈憐的少女的眼波已經很明瞭的告訴他一切。

他當時一則忱於他的慈母爲這件事傷心病危的消息，一則以爲林病卿對他的愛，或許是他自己神經病的幻覺；所以最終他坦然地走到他的十字架上去。

過了一月，他辭別了他的新夫人到林病卿家中找她的哥哥預備一同到C城S大學上課去。那天，天氣還熱，她的庭子裏的荷花在晨風中舒着懶腰，架上的牽牛高高地在遮着日影。他和她初見面時，臉上各有一陣紅熱，各把各的頭低下。

過了一會，她坐在牽牛藤下的一隻小凳上，手支着頤，手踝放在大腿上。她的美麗的臉龐有些灰白了，眼睛裏有一種聖潔的處女的光輝，但這些光輝是表示一種不可挽回的失望，一種深沉渺遠的哀怨。她的眼波和霍之遠的頰

喪的，灰白的，沉默的，有淚痕的眸子裏照射出來的光時常在不期然中相遇；兩人臉上都因此顯出死滅一般的悽寂！

林病卿的母親站立在庭子的走廊上，她的哥哥，嫂嫂和幾個女友都在庭子裏朝着霍之遠說笑。最後，病卿的母親向着之遠說；

『你的嫂夫人合你的意麼？聽說她是很美麗的！你的母親上幾天到這裏來對我們說你很愛她呢！好極了！好極了！恭賀你！恭賀你！明年暑假，請你帶她到來我們這邊玩好嗎？』

霍之遠聽了這幾句說話，覺得正如刀刺，不知怎樣回答。當他偷眼望着病卿時，他才明白現在他和病卿的關係了！這時，病卿滿面淚痕，忽然哇然地，吐出一口鮮血來，即時人事不省的倒下地面去！庭子裏登時大亂。他只覺得鼻子裏酸酸的，眼睛裏天旋地轉，胸中一團渾悶，腦上漆黑昏迷。朦朧間，他覺得似乎走到病卿身上朝着她昏倒下去，以後便像在夢中一樣記不起來了。

過兩天後，他從醫院中清醒，才漸漸地明白着過去的一切。病卿的事，人家不許他知道，不許他問及。他自己亦感到不便。直到他回到C城上課兩個月以後，他才從人家那裏聽到病卿的病，已經稍有起色了！

他以後也還見過她幾次，每次她都哭泣着走避。直至去年，她才嫁給之遠的朋友章紅情；夫婦間聽說並不和睦。

霍之遠所以頹廢，墜落，悲觀，許多人都說他是因為這回故事；他的劇烈的心臟病，聽說也是因此致起的。

但，過去的等於過去。他現在只在祝望章紅情和林病卿的感情逐日進步。因為他們都是他的好友。他自己沒有幸福，他覺得那是不要緊的；但他不願他的朋友們也和他一樣薄命！

這回，可是又輪到他的不幸了。他覺得他漸漸地沒有力量去拒絕林妙嫻給他的那種熱情了。他覺得已冷的心爐給她扇熱！已經沒有波浪的心湖給她攪動！他的默淡的，荒涼的，頹

廢的，自絕於人世的，孤寂的心，是給她抓住了！他雖然覺得有點生機，但他仍然有些不願意！因為他是習慣於寂寞的人，習慣於被惡命運踏踐的人，對於『幸福』之來，心上委實覺得有點不安！而且，他很明白，他要是和她真的戀愛起來，至少又要再演一次悲劇！他戰慄着，顫抖着，幽咽着！但他究竟是個弱者，他那裏能夠拒絕一個青春美貌的姑娘的熱愛呢！

這晚，他和林妙嬋在『C州革命同志會』裏面坐談着。『C州革命同志會』的會址在GT里一號，一座洋樓的樓下；主持的人物是黃克業和霍之遠。麥克揚和黃志銳都住在會裏面的，這時候，他們都到街上去。會裏面只剩下他們兩人。

她拿着一封信，一面和霍之遠談話，一面在瀏覽着。

『是那個人寫給你的信？』霍之遠問，雙眼釘視着她的灼熱的面龐。

『我不告訴你！』她羞紅着臉說，忽然地

把她手裏的信收藏着了。同時，她望着他一眼，微笑着，態度非常親密。

『告訴我，不要緊吧！』霍之遠用着很不關重要的神態說。

『給你看吧！這兒……』她說着把信箋抽出來給他一瞥，便又藏起，很得意地笑着。

當他從她的手裏搶着她的信時，她即刻走開，從廳上跑到臥房裏面去。她一路還是笑着，把信封持體在手上喊着說；『來！來拿！在這兒！……』

他跟着她跑入臥房裏去。她沒有地方躲避，只得走上臥榻上去，把帳帷即刻放下，吃吃的在笑着。

他站在帳帷外，覺得昏亂，但捨不得離開她；便用着微顫的手掀開帳帷向着她說；

『好好的給我看吧！你這小鬼子！』

『你自己拿去吧！哪！在這裏！她着喘氣說，指着她懷裏的衣袋。這時，她只穿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酥醉芬馥的胸部富有刺激性，

令他十分迷惑。……

當他把她的信兒從她的懷裏拿到手上時，他們倆的臉都漲紅着。那封信是她的未婚夫蔡煒煌寄給她的。她已經有了未婚夫這事回，霍之遠算是今晚才知道！他並不覺得失望，因為他實在沒有佔據她的野心。

林妙嬋倒覺得十分羞澀，她說她不喜歡她的未婚夫，他們的婚約是由他們的父母片面締結的。她說，她對於婚姻的事件現在已覺得絕望；但願結交一個很好的，心絃合拍的朋友去填補她的缺陷。最後，她用着乞求的，可憐的聲調半含羞半帶顫地說；

『遠哥！便請你做我的這麼樣的一個朋友吧！』

倏然地，迸湧的，不可忍住的淚泉來到霍之遠的眼眶裏。他的臉為同情所激動而變白，他用着一種最誠懇地，最柔和的聲音說；

『嬋妹！好吧！你如不棄，我願意做你的永遠的好友！』

他倆這時都十分感動，四隻眼睛灼熱的對看一會；微笑的，愉悅的表情漸漸來到他們的臉上。

他們，最後，手挽着手地走出會所來，在毗鄰的一片大草原的夜色裏散步，這大草原很荒廣，有一個低低的小山，有些茂密的樹林，在球星不明的夜色下，覺得這兒一堆黑影，那兒一堆黑影，十分森嚴可怖。他倆擠得緊緊的，肉貼肉的走動着。一種羞澀的，甜蜜的，迷醉的，混亂的狂歡的情調，把他們緊緊地縛住。倏然間，她把她手指上的一隻戒指拿開，套上他的手指上，用着一種混亂的聲口說；

『哥哥！我愛！這件薄物給你收起，做我倆交情的紀念！』

他是過度的被感動了！他的心跳躍着，惶惑着；極端的歡樂，混雜着極端的痛苦。他輕輕地拿着她的手去摸按着他的甜得作痛的心。作夢似的說；

『妹妹！我愛！我很慚愧，沒有什麼東西

贈給你；贈給你的只有我的荒涼的，破碎的心
！』

他在哭着，她也在哭着；兩人的哭聲在夜色中混成一片。

四

這日，霍之遠在中央黨部×部裏面辦公。這×部的部長姓張，名叫平民，年約五十歲，但他的頭髮和鬍子都蒼白了，看起來倒像是六七十歲的樣子。他的兩眼灼灼有光，鬍子作戟狀，蒼白色的臉，時常閃耀着一種壯烈之光；這種表情令人一見便會確信他是在預備着為黨國，為民衆的利益而犧牲的。

×部部裏的秘書是黃克業，矮身材，年約三十歲。面色憔悴，眼睛時時閃轉着，一見便知道他是個深沉的，有機謀的了不得的人物。他每日工作十餘小時，像一架器械似的工作着。他顯然為工作的疲勞所壓損；但他只是拉長的，不間斷的工作着，好像不知『休息』是怎

麼一回事！

霍之遠坐在一隻辦公檯之前，燃着一條香煙在吸着。辦公室內的空氣異樣緊張。電風扇在轉動着的聲音，鋼筆着紙的聲音，各職員在工作間的吸息的聲音，很匆促的混成一片。霍之遠的案頭除開主義一類的書外，還放着一部黃仲則的兩當軒全集，一部納蘭的飲水詞。這在他自己看來，至少覺得有些閒情別致。

他是個把革命事業看作饒有藝術興味的人，但當他第一天進到部裏辦事時，他的這個想便完全給現實打破了。他第一天便想辭職，但怕人家笑罵他不能耐苦，只得機械的幹下去。現在，他可算比較的習慣了，但他對他這種工作總覺得懷疑和討厭。

『我們這一班人鎮日在這兒做一些機械的工作，做一些刻板的文章；究竟對革命的進行有什麼利益呢？』他時常有了這個疑問。

他覺得在黨部裏面辦公的人們大概都是和他一樣莫名其妙在瞎幹着一回的多；他深心裏

時常覺得這班人和他自己終竟不免做了黨國的蛀蟲。

這時候，他一面吸着香煙，一面在寫着文章。他部裏擬在日間出一部「北伐專刊」，他是這刊物的負責人員，故此，他必須做一二篇文章去塞責。他思索了一會，覺得文思很是滯澀，只得溜到辦公室外面散步一會去。

他走過一條甬道，和一個會議場，在兩池荷花，數行絲柳的步道上繼續思索着。一兩聲蟬聲，一陣陣荷花香氣，解除了他的許多疲倦。他立在柳陰下，望着池塘裏面的芬馥的荷花吐了幾口濁氣，深呼吸一回，精神覺得實在清醒許多了。

『男兒作健向沙場，自愛登臺不望鄉；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他在清空氣中立了一會忽然出神地唸着黃仲則這首詩，心中覺得慷慨起來，眼上濛着一層熱淚。

『啊！啊！慷慨激昂的北伐軍！』他自語着，這時他昂着首，挺着胸屹立着，一陣壯烈

之火在他懷中燃燒着。他覺得他像一位久經戎馬的老將一樣。『啊！啊！我如果能夠先一點兒預備和你們一同去殺賊，是何等點痛快！是何等地痛快呢！……』

他正在出神時，不提防他部裏頭的同事林少貞從他的背後打着他的肩說；

『Mr·霍！你在這兒發什麼獸？』

他嚇了一跳，回頭向他一望，笑着說；

『在這兒站立一會，休息一下子呢！』

林少貞也是個很有文學興趣的人，他失了一次戀，現在的態度冷靜得令人害怕。他對霍之遠算有相當的認識，感情也還不錯。

他們談了一些對於文藝的意見和對於實現生活的枯寂乏味；便都回到部裏頭做文章去。

這時，他縱筆直書，對於北伐軍的激昂慷慨，奮不顧身的精神，和對於在軍閥壓逼下的人民的怎樣受苦，怎樣盼望區國府的拯救，都說得十分淋漓痛快。

時候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了，軟軟的斜陽從

辦公室的玻璃窗外偷偷地爬進來，歇落在各人的辦公檯上，在各人的疲倦的臉上，在掛在壁間的總理的遺像上。霍之遠欠伸一下，打了一個呵欠，便抽出一部黃仲則的詩集來，低聲唸着：

『仙佛茫茫兩未成，祇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蓬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懣，春鳥秋蟲自作聲。』

唸到這兒，他不自覺地嘆息一下。自語着說：

『可憐的黃仲則啊，你怕是和我一樣薄命吧！唉！唉！假若我和你生當同代，我當和你相對痛哭一番啊！……』

他眼睛裏模模糊糊地像給一層水氣障濛了。忽然，兩個女人的麗影幽幽地來到他的面前。她們都含着笑臉對着他說：

『之遠哥！我們來看你哩！』

他作夢似地驚醒回來向着她們一笑說：

『坐！這兒坐！啊！啊！你們從那兒來呢？』

這兩位女來賓，一位是林妙嬋，一位是她的女友譚秋英。譚秋英比林妙嬋似乎更加俏麗；她的年紀約莫十七八歲，剪短的髮，靈活的眼睛，高高的鼻和小小口。她的態度很冷靜，鎮定，閒暇。她的熱情好像深深地藏在她的心的深處，不容易給人一見。

霍之遠和她認識，是在幾天前的事。她是O城人，在廈門女校和林妙嬋是同班而且很要好的朋友。她住在隔離中央黨部不遠的長樂街，半巷，門牌十二號的一座普通住屋的二樓上。她的父母早已辭世，倚着她的兄嫂養活。她的冷峭和鎮定的性格，大概是在這種環境下面養成的。那天，下午，適值霍之遠部裏放假，林妙嬋便邀他一同去探她。他一見她便很為她的美和鎮靜的態度所惶惑。從那天起，他開始認識她，和羨慕她了。

這時候，她竟和林妙嬋一同來訪他，這真

是令他受寵若驚了。不過，他是個傲骨嶙峋的人，他對於一切熱情傾倒的事，表面上常要假作冷靜。要不然，他便覺得過分地損害他的自尊心了。所以，這時候，他對待他的兩位女友，斷不肯太過慫恿的。但，據旁觀人的考察，高傲的霍之遠在這種時候，總是失了常態的。

『我們在家中談了片刻，悶了便到這兒來找你！你現在忙嗎？和我們一道到外面遊散去，好吧？——呵！幾乎忘記了？秋英姊還要請你送一些主義類的書籍給她呢！』林妙嬋說，她這時正坐在辦公檯前面的藤椅上，望着霍之遠笑着。

譚秋英靜默着，臉上起了一層薄薄的紅暈。她和林妙嬋坐在毗連的一隻椅上，望着霍之遠笑着，不嘗開口。

霍之遠離開坐位，在宣傳品的書堆裏抽出幾部他認為價值還高的主義類的書出來，叫雜役包着，親手的遞給她。他的同事們，都偷着眼向他釘望，在妬羨他的豔福。

時候已是下午五點鐘，部裏停止工作了。他和她們一同走到街上去。他覺得他的背後有許多隻眼睛在釘視他。他有點畏羞，同時卻覺得頗足以自豪。他和她們搖搖擺擺的走了一會、終於走到第一公園去。

第一公園，距粵秀山不遠，園中古樹蒼鬱，藤蔓陰陰，一種槐花的肉香味，塞人鼻孔，令人覺得有些悶醉。

他們在園中散步了一會，擇着一個幽靜的地方坐下去。霍之遠坐在中間，她們坐在兩旁、各人都凝眸注視那如畫的園景，在靜默中聽見一陣陣清風掠葉聲，遠遠地浮動着的市聲。各人吸息幽微，神情靜穆。

林妙嬋把被風吹亂的鬢髮一掠說；

【風之琴梳着長林，好像寂寞之心的微音
【……………】

【啊！好淒麗的詩句！不愧一個女文學家呀！】霍之遠贊嘆着說。

【啐！……………】林妙嬋，臉上羞紅地怔

着霍之遠一眼說。

『真的！說的不錯！女文學家！女文學家！』譚秋英附和着說。

『你們聯合戰線起來了！……哼！我不怕！女文學家便女文學家！不怕羞！看你這女革命黨！』林妙嬋賭着氣說，把手指在自己的臉上劃着，羞着她。

『你這小鬼仔，誰和你說我是女革命黨呢？你自己急昏了，便亂扯人！……』譚秋英也賭氣說，走過林妙嬋這邊來，癢着她的坦露着的頭部。林妙嬋忍不住癢，便撲通地倒入霍之遠懷裏去一面求饒。譚秋英戲謔着她說；

『看你的哥哥的面上饒了你；要不然，把你的嘴都撕開來呢！』

這樣亂了一陣，大家都覺得很愉快。過了兩個鐘頭，已是暮色蒼茫，全園都在幽黑的領域中。他們才一同回去。

五

現在是初秋天氣了。嶺南的秋風雖然來得特別晚些，但善感的詞人，多病的旅客卻早已經在這七月將盡的時候，覺得秋意的確已經來臨了。霍之遠這時正立在S大學的宿舍樓欄裏面。是晚飯後時候，斜陽光很美麗的，淒靜的，迴照在明遠樓的塗紅色的牆上，在木棉樹的繁密的綠葉上。這種軟弱無力的光，令人一見便覺得淒然，寂然，茫然，頹然，悵然！霍之遠忽然感到寂寞，幽幽吟着；

『終古閒情歸落照！』

他的眼睛遠視着在一個無論如何也是看不到的地方，顯然是有所期待而且是很煩悶似的。他似乎很焦燥，很無耐性的樣子。在這兒立了一會便跑到那兒；在那兒立了一會，便又跑回這兒來。他的眉緊蹙着，臉色有些爲情愛所浸淫沉溺而憔悴的痕迹。學校裏上夜課的鐘快打了，一羣在遊戲着，誼誼着的附小的兒童漸漸地散完了。廣場上只餘着一片寂寞。樓欄裏只站着一個憔悴的他。

他的心臟的脈膊跳躍得非常急速，呼吸也感到一點困難。有些時候，他幾乎想到他的心臟病的復發是可能的事。他覺得有點駭怕。他所駭怕並不是心臟病的復發，而是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已經有點難於挽回的沉溺了。他一心愛着林妙嬋，一心却想早些和她離開。他倆是太親密了，那種親密的程度，他自己也覺得很不合理。

林妙嬋已於二星期前從黃克業家中搬到廣九車站邊的一座漂亮的洋樓的二層樓居住。同居的是林小悍的二妹妹，林雪卿（病卿是小悍的大妹。）和他的妻姨章昭君。另外同住的還有一個男學生名叫張子傑。一星期前，妙嬋的未婚夫也從他的舊鄉到C城來，現時同她一起住在這座洋樓裏面。

林妙嬋所以遷居的原因，說起來很是滑稽而有趣。原來黃克業的老婆是個舊式的老婆，她很愚蠢，妬忌和不開通。她的年紀約三十歲，爲着時髦起見，她也跟人家剪了髮；但除開

髦的短頭髮而外，週身不能發現第二處配稱時髦她的地方。她生得很醜，很像一個粗陋的下等男人的樣子。她有一個印第安人一樣的短小而仰天的鼻，雙眼灰濁而呆滯，嘴大而唇厚，額小而膚黑。她的身材很笨重，呆板，舉動十足分Awkward！但她的妬忌性也正和她醜態成二比例！

林妙嬋剛搬進她的家裏時，她的美麗本身已大足令她妬忌。當黃克業和林妙嬋在談話時，她更是妬忌得臉色青白，印第安式的鼻更翹高起來，喃喃地說着許多不堪入耳的說話。後來，她又看見霍之遠和林妙嬋很是愛好，更加憤恨，鎮日指桑罵槐地在攻擊着她。攻擊的結果，便促成林妙嬋的遷居。

她遷居後，出入愈加自由，她和霍之遠的踪跡便亦日加親密起來。

前天晚上，林妙嬋和霍之遠一道到電戲院去。院裏一對一對的情人咕咕咕地談話。他倆當然亦是一樣的未能免俗了。這晚，她身

上穿着白竹紗衫，黑絲裙，全身非常圓滿，曲線十分明韻。她的易羞的表情，含怨含情的雙眼，尤易令人迷醉。

這晚×電戲院演的是茶花女，劇情十分纏綿繾綣。霍之遠坐在他的皇后身邊，過細地欣賞着她的一雙盈握的乳峯。他覺得她全身之美似乎全部集中在這乳峯上。牠們這時在他的皇后的胸前微微閃現着。他有點昏迷失次，全身的血都沸熱了。

她的兩隻灼熱的眼睛，含情而低垂。她的臉羞紅着。膝部隔在他的膝部上，心上一陣陣的急跳。她是不能自持的了，全身傾俯在他的身上。

『糟糕！』霍之遠昏亂間向着自己說着。『現在更加證實我和她已經是在戀愛着了，啊！啊！這將怎麼辦呢？一個有婦的男人和一個有夫的女子戀愛，這一定是不吉利的！Oh! To Love Another Mans Wife it is Vry dangerous. very dangerous inbeed!』……

，才清醒着！……………

霍之遠在S大學裏面的宿舍樓欄上，回憶着這些新鮮的往事，覺得悵惘，悽鬱。林妙嬋的未婚夫，他已晤面幾次了；他的年紀約莫二十二三歲；高大的身材，臉膛闊大，衣着漂亮。全身看起來，有點粗猛的表情，雖然他的樣子還不算壞。他在上海的一個人私立大學畢業。他本想在本年暑假期內和林妙嬋結婚；但林妙嬋不願意，偷偷地逃到C城來升學。現在他自己跑到C城來，依舊要求她回去結婚。林妙嬋依舊不願意。他沒有辦法，只得守着她住着；一面托霍之遠替他尋找一件職業。

霍之遠自見林妙嬋的丈夫和她同居之後，他便不太願意和她見面了。但，他老是覺得寂寞。他這時候站立在幽昏裏，異常焦燥，雙手抱着他的頭，不住地，踱來踱去。

『革命！努力地去幹着革命工作！我要從朝到暮，從冬到夏的工作着！工作着！把我的筋肉弄疲倦了，把我的精神弄昏沉了！那樣，

那樣，我便將再不會被寂寞襲擊着了！……

他最後，終於這樣決定了。他的心頭輕了一些，覺得這個辦法是消弭他的幽哀的坦途大道。

他大踏步走進房裏面去。驀然間在他的書桌上看見一封信；那些娟秀的字跡一觸到他眼簾時，他便知道那是誰寫給他的，他躊躇了一會，便把牠撕開，看着：

『親愛的之遠哥哥：我今晚真是寂寞得很啊！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到這兒來坐談呢？真是……唉！難道我倆的友誼你已經懷疑着麼！親愛的之遠哥哥，便請你憶起在大草原間的晚上我們倆是怎樣的感動地呵！……』

我想不到你不來和我相見，是什麼意思？這幾大來，我恍惚墜入黑暗的墳墓裏面去了，我感到異常悲哀！我真是……唉，快來看我吧，親愛的哥哥！……』

你的妹妹，妙嫻。』

他看完這幾行短短的信以後，腦中覺得……

常混亂。

『去呢？還是不去呢？唉！一個善於懷春的少女！一個善良的靈魂！她真是令我完全失却理性，不知怎樣辦才好了！糟糕！剛纔千鈞百鍊的決心，這時候已經是完全動搖的了！……去吧！但是他的丈夫很令我討厭；很妬忌！他見我和她在一處是不大能夠容忍的。實在說，我和她也真是有點太親密了！唉！……不去吧！那她可太難爲情了！唉！爲安慰着她起見，就是冒許多危險，和不名譽也不能夠退縮的！……』

他終於這些決定了，立起身來，雄糾糾地立即跑向夜色幽深的街上去。過了十五分鐘以後，他便到了他的情人住着的樓前了。他躊躇了一會，便走進去。

她住着一個街面的大房，林雪卿和章昭君和她同住在這大房裏面。她的未婚夫住在一個後房，張子傑住在毗連廚房的一個小房裏。這時候，他們都在廳上聚談，廳上燈光照耀，亮

如白晝。

林妙嬋和蔡焯煌，這時也在廳上坐着。他們的神色很不和諧；一男的有些兇猛粗獷，像一隻野獸預備搏食一隻弱小的羔羊似的。但他顯然地，流露着失望；因為他的強力，不能得到一個處女的心。女的有些倉惶失措，恐怖和悲哀壓損了她的心靈；她的色蒼白得和一張紙一樣。

霍之遠和他們閒談了一會，林妙嬋便走到廚房裏面煮水去。廚房離這廳上不過十幾步遠，林妙嬋在那兒站立了一會便高聲喊道：

『之遠哥！之遠哥！』

霍之遠隨着這個聲音，走到廚房裏面去。

廚房裏面火光熊熊，壁上掛着一個藏盤碗筷子和各種雜物的櫃；入門靠牆的左邊，離地面二尺來高，有一個安放火爐和雜物的架。林妙嬋正立在這架前燒爐呢。她一見霍之遠，便現出怪可憐的樣子來。她的臉色一陣陣紅熱，眼睛裏閃出一層嬌怯的，懇摯的，銷魂的薄羞

。她是很受感動了，一種感激的，恩愛的，心絃同鳴的表情來到她的臉上。

『之遠哥！』她低聲說；『你這幾天生氣麼？爲什麼老是不肯到這兒來呢！……現在我要感謝你，感謝你還不至於擯棄了你的可憐的妹妹啊……』說到這兒，眼淚溢出了她的眼眶，她的胸部在喚着氣，聲音窒塞着。

『妹妹！』霍之遠說，他這時覺得一陣銷魂的混亂，在他面前這個淚美人，這個爲他而寂寞的少女，他覺得有擁抱和熱吻的權利；但暗中有了一種力量禁止他這樣做，那力量便是禮教的餘威。『我很對不起你！……但我不能時常來這兒和你談話的苦衷，你當然亦能夠知道的。我……今晚本來也想不來這兒呢。不過……唉！我那裏能……』他的聲音也窒塞了，他的銷魂的混亂，因他的每句話而增了他的煩惱的攪擾。他的心似乎是裂着了。

猝然地，不能忍耐地，她把她的一隻美麗的纖手伸給他。他的手兒顫得很厲害，不自

覺地去握着她的手。兩人的血都增高沸熱了。各人把畏羞的，飛紅的臉低垂。在不期然的偷眼相望中，各人都增加幾分鬱迫和不安。

『在這兒談話太久，終是不便；我們到公園散步一會去吧！……』這個聲音在霍之遠的喉頭迴旋許久，終於迸裂出來。

一種新鮮的喜悅，似乎在黑暗中摸索了許久，倏然間得到一星星光明似的喜悅在她的臉上躍現着。她似乎更有生氣了，更活潑了，好像一朵玫瑰花在陰雨的愁慘憔悴中忽然得到一段暖 and 的陽光照在牠的臉上一樣。牠把含情的，灼熱的媚眼望着他，輕輕地點着頭。這個要求，她分明是很高興地答應了。……

約莫十五分鐘的時間過去了，她從廚房裏走到自己的臥室中穿着得更齊整一些，便到衆人依然正談着話的廳上來。她很自然地，莊嚴地對着她的未婚夫說；

『我和之遠哥到街上散步一會去便回來！』

她的未婚夫的臉色即刻變得很難看了，他恨恨地望着他們，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他們在街上跑了一會，冷冷的街燈，涼涼的晚風，澹澹的疎星，鎮靜了他們的情緒。他們是手挽着手的走着，當經過S大學時，霍之遠心中一陣陣急跳，他害怕他給他的同學看見。

○……………

過了約莫一刻鐘，他們發見他們自己已在第一公園裏面了。一盞一盞的套着圓罩的電燈掛滿在此處彼處的樹腰上。全公園好像一個蔚藍的天體，這些圓罩的電燈便是滿天的月亮。人們在這天體間遊行的，便是一些無愁的天仙。這兒，那兒屹立着的大樹，便是在撐持天體使之不墜的巨人。這是何等地美麗，何等地神祕的一個公園啊！

他倆這時揀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坐下。那兒有繁花作帳，翠葉爲幕。他們在這種帳幕間相倚地坐下。這時，兩人都似乎窒息着，喘着氣；彼此的肉體故意地磨擦着，緊擠着。擁抱和

接吻的要求在各人的心窩裏都想迸發出來；但這種要求被制死着，被緊緊悶住着。在這種狀況下，他們都覺得有一陣銷魂的疼痛，煩悶的快感，柔膩的酸辛。兩人的臉燒紅着，額上有點發熱。女的微微隆起的胸部，芳馥的肉香，纖纖的皓腕，黑貂般的眼睫，豐滿的臀部在男性的感官裏刺痛！男的英偉的表情，一雙富有引誘性的靈活的眼睛，強健有力的兩臂，很有彈性的堅實的軀體對於女性的憧憬着的男女間的祕密的刺激，令她有些難以忍耐。……

在電戲院表演過那場魯莽的舉動，他們這時都不敢再輕於嘗試了。沉點了五分鐘以後，霍之遠望着遠遠的碧空，想着些遠遠的事物，極力分散他的藏在腦海裏的不潔的想像。他的努力，並非全歸無效；他覺得他的確是清醒了許多。他開始地用着一種幽深的，渺遠的神氣很感動地向着他面前的女后說；

『親愛的妹妹！……我是個墜落過的人，頹喪到極點的人，我想我不應該領受你的純

潔的愛！……我一向被無情的社會，惡劣的境遇壓逼着，侵害着，刺傷着，我的沸熱的心情，祇使我變成支離的病骨！我的天真無邪的行動，祇使我贖下一個破碎的，荒涼的心在我！唉！被呪咀的我！被魔鬼抓住的我！我的被毀壞的大原因，是因為我的同情心太豐富，我對於一切虛偽的，欺詐的，冷酷的權威和偶像太過不能討好！和不忍討好！我真是寧溘死以流亡，不願向那腐敗的，惡劣的舊社會的一切妥協！……在這舊社會裏面，父親和母親犧牲了我，我的妻被我犧牲，同時我也被她犧牲！我的心愛的病卿！唉！唉！現在她的呻吟多病又是給誰犧牲呢？……以前我的所以頹廢，墜落，一步一步走向魔鬼手裏去，走向墳墓裏面去，是因為這個緣故，現在，我的所以想戮力革命，把全身的氣力，把贖餘的血的沸熱傾向革命也是因為這個緣故！……』他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嘶了，便歇息着。他望着林妙嬋，澹澹的星光照在她的臉上，使她的面色變

得分外蒼白；她的手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血管裏的血被同情漲熱了。

『我一向，』他繼續說着。『好像在人跡絕滅的荒林裏過活一樣，好像在渺無邊際的大海裡的孤舟中過活一樣！人家永遠不把同情給我，我也永遠不想求得到人家的同情。有許多時候，我根本地懷疑『同情』這件東西了。我以為『同情』這兩個字大概是不能於人類中求之！……但是，親愛的妹妹！你為什麼這樣愛我呢？不要這樣的愛我。我想我是值不得你這樣的憐愛呢！……而且，你這樣的愛我，你的未婚夫會覺得不快意。是的，他今晚的人情不快意到極點了，我是知道的。親愛的妹妹，我的不敢時常到你那邊去坐談，為的是恐怕對你的幸福有所損害！……但是，我敢向你堅決的表示，我始終是愛你的！愛着你好像愛着我的親妹妹一樣！……』

林妙嬋的身體抽搐得很厲害，她全身傾倒在霍之遠的懷上，臉色死死地凝望着霍之遠。

一陣傷心的潑泣，不可調解的哀怨，壓倒了她。她想起她的未來的黑暗的命運，結婚後種種不堪設想的痛苦和被污辱！……她和霍之遠的終有隔絕之日！他在他的懷裏昏迷了。過了一刻，她才用軟弱的聲音說；

『哥哥！我愛你！我雖不能和你……；但我的……一顆鮮紅的心……早已捧給你！捧給你了！……』

她的悲酸的聲音，在微風裏抖戰着。……他們在這兒坐談着，一直到深夜才回去。

六

又是過了兩個禮拜，蔡煒煌因為害着腸炎病已於幾天前入H路的C醫院求醫去。林妙嬋本來已考進黨立的G校。並且搬進校裏而去；這時只得向學校告假，夜日去看守着她的未婚夫的病。

C醫院離K中央黨部不遠，牠在C城的東門外，洋式的建築物，甚是漂亮。在醫院面前

留着一片有剪齊的細草平鋪着的曠地；曠地上雜植着一些西洋式的異草名花。晚上有許多白衣的看護在這兒蹣跚着，坐談着。

醫院是紅色的磚砌成一個十字式；現出堅固，高峭，和危屹的樣子。屋頂載着幾個綠色的小塔，像戲臺上的丑角戴着的『店家帽』一樣，很滑稽而有趣。醫院內滿着各種藥水的氣味；氣象異常陰沉而幽鬱。

蔡焯煌住的是這座醫院的三層樓340號房。房的方向，是坐北朝南。房裏的壁都塗上白色，陳設簡單。一個給病人安息的有彈弓床板的榻。榻的四脚下有鐵的旋轉輪，可以任意移動。朝着病榻的他端靠牆有一張小榻轉給看病的人睡着的。林妙嬋現在每晚便是在這樣的榻上睡着。

這醫院因為是在郊外，故此每夜蟲聲如雨，窗外的黑影，像巨鬼的異像一樣，令人一見十分恐怖。要是，在這裏睡着的人，中夜從夢中驚醒，一陣悽楚的，恐怖的情緒便會使他透

不過氣來。

林妙嬋因為病人的壞脾氣，和驚人的險狀，夾雜着她自己的失眠，恐怖，憂急，弄得很憔悴。她每天抽閒的一二個鐘頭便走到霍之遠面前去啜泣。在這個時候，她覺得全宇宙都是漆黑，只有在霍之遠面前才得到光明；覺得全宇宙都是冰冷，只有在霍之遠面前才得到暖和；覺得全宇宙都是魔鬼，只有在霍之遠面前才得到保護。她的被病人嚇得像螢光一樣的臉，要在霍之遠的面前才能回復她的玫瑰花的顏色。她的被病人蹂躪得刺痛的心，要在霍之遠的面前才能回復牠本來的恬靜和甜醉。她的被病人叱責和呪咀的受傷的靈魂，要在霍之遠的面前，才能得到牠的安息的家鄉。

霍之遠，因為要避免蔡煒煌的妬忌起見，到醫院去的時候很少。但，林妙嬋的悽涼無依的狀態和懇切真摯的祈求終使他對這醫院的病室不能絕迹。

這晚，他在部裏放工，吃了晚飯之後，照

例地走到醫院去看他一看。他害的是『小腸壞』；一入室便聽到他不斷的呻吟。他的臉完全無生氣，深深的眼眶，鉗着兩隻無神的眼睛。他現出焦逼，煩燥，苦楚。在榻上輾轉反側，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定。斜陽光無力地照入病室，在他的完全憔悴的臉上演漾着。他流着眼淚對着霍之遠說：

『兄弟——我——很——感謝——你——你時常來看——我！——我——想——我——是——不能活——下去了！……唉！……』

霍之遠很受感動，用着悲顫的聲調向着他說；

『不會的！你的病並不是十分厲害；只要你能夠安心將息。醫生說，多一二個禮拜你便可以完全好了。——總之，無論如何，你這時應當心平氣和，神舒意爽。死生之念，得喪之懷，應當置之度外。——醫生只能夠醫你的病的一部份，你自己醫自己的部份比較還要大了一些呢。……』

病人點着頭，只是呻吟；他的病顯然不單是『小腸壞』那麼簡單；好像的身心各部份都病起來似的。

林妙嬋這時穿着淡紅色的襯衣，臉上因為廢枕忘餐而蒼白，神色有些恍惚不定。霍之遠望着她，眼上一熱說；

『嬋妹！你亦要珍重些！……』

林妙嬋望着他，覺得悽然，悵然，也是說不出什麼話來。

過了一會，霍之遠向着病人辭別說；

『煌兄，請你珍重吧！……明天我再來看你！……』

病人點着頭，表示感激的樣子。

林妙嬋這時也站起身來向着病人說；

『我送之遠哥下去吧！一會子便回來！』

這句話剛說完時，她已和霍之遠一道走到病室的門口了。他倆在走廊上走動時，擠得比平常特別緊。他把他的左手接在她大腿上，她左手挽着他的腰。他們的臉都漲紅着。

當他們行近樓梯口時，四面無人；她忽然故意地停住脚步，他也凝眸看她。

『之遠哥！你亦要珍重呢！你近來瘦削得多了！……』

她說着熱熱的珠淚，迸湧着她的眼眶。一陣軟弱使她全身的重量都載在霍之遠的身上。

他攙着她再向前行。用着悲顫的聲調向着她說；

『可憐的妹妹！……你好苦啊！……』

『之遠哥！』她說；『我怕得要命呢！他的病時常發昏，說神說鬼！我日夜被他嚇得透不過氣來。——他平時的脾氣已經是很壞。每一不如意，便捶胸撞頭。現在更兇了，大小便不能夠起身，都要我服伺他；稍一不如他意時，便破口大罵！——唉！……』

霍之遠這時在一種沉醉而又發昏的苦痛中，心裏爲一種深厚的同情和銷魂的癡迷所惑亂！他的青春的熱力，在這樣陰沉的，愁慘的，迷惑的狀況中焦灼着，壓抑着。他被一種又是

纏綿又是急促的情調糾纏着。一陣陣嬌喘的聲音，從林妙嬋的胸口裂出來，刺入他的耳朵裏，他的漲滿着血的臉上，登時變成蒼白。

『我愛！你怎麼這樣悲哀呢！』他喃喃地說着不自禁地吻着她的膀臂。

他們已是走到醫院門口了，在雜植着相思柳，紫丁香，洋紫荊，洋朱藤，和各種雜花的草地上只是躊躇着。夜色混合着花香，灑滿着他們的襟顏。這兒，那兒有許多白衣，白裙的看護婦的迷離的笑聲和倩影。

忽然，一個慘裂的，悲嘶的聲音從病人的室裏衝出來。這個聲音是這樣愁慘可憐的，正如一隻山豬給猛虎銜去時的悲鳴一樣。他們都為這聲音所震動，因為這個聲音似乎有些像他們熟識的病人吐裂出來的聲音一樣。他們即刻跑回三百四十號房去。當他們走近三百四十號房時，這種尖銳的，悲慘的聲音，繼續由房裏衝出，中間雜着一二句咒咀的話頭。

他們冒險走進房裏面去，蘇焯焯在榻上抽

搐着，口裏的慘叫停止了。忽然他把他死死的眼睛釘視着他們兩人。隨即喘着氣向着林妙嬋大聲叱罵：

『你！——噎！你——死——去——了——
——嗎？！你——這——噎！——小——娼——
婦！——噎！——噎！——潑貨！——你——
快——些——把我——勒——死——罷！——
』

他一字一喘，罵了這幾句，便又狠狠地瞪着他們一眼，隨即昏去。

林妙嬋只是哭，急得連半點主意都沒有，緊緊地擠在霍之遠身上，全身抽搐得愈加厲害。她把雙手遮着目，不敢再望榻上的病人。

霍之遠這時也急得心寒胆戰，他一面安慰着林妙嬋，一面在籌思着辦法。過了一會，他覺得非打電給病人的家屬不可。他很確信，病人已是沒有活起來的希望了，一個深刻的憐憫之念，來到他的心頭，熱熱的淚珠在他的眼眶裏迸出。

『唉！唉！悲哀！悲哀之極；』他下意識似地說着。這時，他的臉嚇得像幽嶠一樣淒綠，額上浴着冷汗。病人昏迷的時間是這麼悠長，有些時候霍之遠以為他是完全死去了。他急遽間從抽屜裏抽出一片紙來，用自來水筆寫着：

『廈門××街××號轉，述兄：煌病危，速來！C城，C醫院林。

他抽了一口氣，對着這張電稿打了幾個寒噤。辭別了林妙嬋，他抱着這張電稿，走向電報局去。

七

八月十五的晚上，一輪皓月已在天上凝視人間。這一夜的月色，在中國的傳說上和閩里間的習俗上都覺得是最美麗而有趣的一夜。尤其是，閩女們把她們酥醉的芳心，少婦們把她們溫馨的夢語，在裳飄帶轉的嫦娥的輝光之下為她們的意中人祝福跪拜，更屬韻致。

C城的中秋，也有牠的特別熱鬧的地方。這一晚，除開一些癡兒女在拜月懷人外，其餘的大概都到珠江江面蕩舟去。『珠江夜月』本來已是C城中幾個勝景中之一；而當這十里清光，萬人細語，在這清秋勝節之候，在這一般人認為有特殊的歷史性的美的傳說中，當然更加令人覺得有流連的必要。

霍之遠，獨自個人在S大學宿舍裏面的樓閣上對月呆坐。他的幾位好友羅愛靜，郭從武，林小悍，和他的幾個同鄉組織一個『賞月團』。他們這時候，都已經到珠江江面蕩舟去了。他本來亦是團員之一，但他托故不去；獨自個人在這清冷的宿舍裏面，別有所待。

他穿的是一套銀灰色的稱身西裝，坐在一隻寬足的藤椅上，神情寂寞，臉上從月光下望過去，格外顯出清瘦。他的左腳踏在樓板上，右脚下意識似地在踢擊着樓閣；雙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他的頭左搖右擺，倏然間大聲吟着；

『十里瑤光傷積愴，滿樓衣影怯秋寒！』

這個顫動而哀緊的聲音，打破了樓閣裏的沉寂。

『唉！唉！』他嘆息着，眼上漸覺為淚光所模糊。『我完全迷失了理性，完全在她的像醞釀一般的濃情裏陶醉了！唉！我的像殘灰一般的生命，終當為她再燃！我的像冰雪一般的情懷，終當為她再熱！在這世紀末的情懷裏，鬧市病的淒況中，遇見她！當真是我的生命史上激起了一個美麗的波瀾！但！心靈貧弱的我，一向在過慣破碎生活的我，戰鬥力不足的我，對這目前的幸運，覺得實在有點恐怖！可是命運早已使我柔順地做她的奴隸了，我的一顆心早已不知不覺地呈給她，揉在她的手心內了………唉！她這時候為什麼還不來呢！七點鐘，七點半鐘，時候已到了，她為什麼還不來呢？………』

霍之遠那夜到電報局打電報後，蔡煒煌的哥哥蔡述煥隔了三天便即趕到。蔡煒煌的病勢，日見沉重；他見他的哥哥趕到，向着他泣着

最後的數行眼淚後便即神經錯亂，認不出誰是誰來。林妙嬋現在比較有了閒空了；他除看視病人外，晚上總抽出幾個鐘頭來和霍之遠厮守着。這時候，正是他們晚上幽會的時候了，霍之遠所以不肯和他的朋友一同到珠江江面去蕩舟，老是在這校舍裏面等候的，也正是爲着這個緣故。

月兒今晚的確是特別美麗得多，她在天際悄立着，是這樣的娉婷，婀娜，風流。她把別離的淒清，相思的愁怨，倦廢的寂寞，沉醉的溫馨傳送給人間；她自己却永遠是羞怯的，鎮靜的，未嘗動情過的。但，她今晚的確是比平時更加美麗得多了。

這時候，一個娉婷的影，踏着花蔭，在月光下幽幽地移動着，一步步地走向霍之遠坐候着的樓閣那邊來。過了幾分鐘，這娉婷的影已立在霍之遠的面前，把等候得不耐煩的霍之遠高興得跳起來了。

『親愛的嬋妹！』他握着她的手，親熱地

低喚着。

『親愛的遠哥！累你久等了！』林妙嬋說，軟軟地擠在霍之遠的身上。

『到房裏面坐談去罷！』霍之遠很神祕似地說，他的聲音爲銷魂的愉快所窒塞，他的臉熱熱地漲着血。

林妙嬋很柔媚地望着他一眼，跟着他走進房裏面去。

『……………』

『……………』

兩人沉默了一會，在寂靜的臥室裏面，彼此都感覺到一種沉重的壓逼，透不過氣來。林妙嬋的臉完全羞紅着了，她的頭低垂着，兩眼脈脈含情。霍之遠坐在臥榻上，用着憐愛的，動情的，灼熱的目光望着她。一個神祕的，誘惑的，不能壓制的肉的渴望，擁抱和接吻的念頭來到他的心窩裏。同時，他因奮興過度而焦灼，覺得有一種窒塞着的煩悶。

『到校園去罷，今晚的月色好得很啊！』

他對着林妙嬋發夢一般地說着。這時，他完全在一種浪漫故事的情境中陶醉了。

「今晚的月色真的是很美麗的！到校園裏去很好，我很贊成！」林妙嬋答，她的態度很是自然而真摯。她今晚穿的是一套稱身的女學生制服，身材俏麗；玫瑰花色的臉龐在電燈光下發亮。她心裏怔忡着，又是含羞，又是快活。

是晚上八點鐘前後了，霍之遠和林妙嬋辭開灰褐色的宿舍，走到充滿着月色花香的校園裏去。校園裏是這麼美麗，幽深，神祕。翠竹秀拔，蒼松傲鬱，洋紫荊俏麗，法國梧桐蕭疏，獅子勒，珊瑚樹，九里香，鋪地錦，紫丁香，……把地面飾成一個盛裝的少婦一樣。

他倆這時站在一株薔薇花之前，霍之遠翹着首吮吸着那如夢如烟的澹蕩的月華，他的心覺得飄飄渺渺的，像在月光中游泳着一樣。過了一忽，他轉過頭來向着她呆呆地望，她的美麗的小臉，她的映着月光的胸前令他完全迷失了。他發狂地撲抱着她，把她狂吻了一陣。他

的心中覺得一陣以前未嘗感覺過的愉快。

『親愛的妹妹！』他喘着氣說，把頭靠在她的懷裏，聽着她心臟裏急亢的脈搏的聲音。『我的上帝！我的靈魂！我的生命！……………』熱熱的眠淚，不停地從他的眼裏滾出來，他覺得他太幸福了。

林妙嬋把她的一雙蓮藕般的手腕緊緊地挽在霍之遠的頸上。她像怕他走開了去似的用力的挽着，這使霍之遠的頸上覺得有些疼痛了。

他們只是把灼熱的，不！噴火的眼睛相望着，像飲了猛烈的酒精一樣的陶醉。過了許久許久以後。她才幽幽地向着他說，

『親愛的哥哥！我第一天見你時便吃了、驚，我的心便跳個不住了！你還記得第一天在黃克業先生家中相見時的情形嗎？你那時在電燈光下踱來踱去的唸着蘇曼殊的詩。你的聲音像音樂一般的打動我的心絃。你的那種一往情深的態度真是令我一見陶醉哩！那晚吃晚餐的時候，你望着我很自然地問着我的姓名，我當

時羞得滿面漲紅。哥哥！你的態度是多麼天真爛漫啊！你真是令人一見，便覺得多麼可愛啊！……………』

月光如銀，亮亮地披在他倆身上。樹影兒軟軟蠕動，竹葉兒微微顫搖，一切的花兒，葉兒把冶紅妖綠畫出一個美麗的樂園。一切的經過是太美麗的了，他們都幾乎以為在做着夢！

爲要證實這在進行着的 Romance 還不至於離開事實，霍之遠竭力想說出幾句話來。但他畢竟是太陶醉的了，更哼不出一個字出來。林妙嬋撈着嘴兒，閃着眼兒，在半醉半醒的狀況間繼續着說：

『那晚，我最不願意聽到的，便是你已經結婚和有了孩子的消息！我覺得失望，這真奇怪！親愛的哥哥！爲什麼我一見便會這樣傾心於你呢！』

『呵！』霍之遠已經失却他的說話的能力了。他的強健多力的雙臂總離不開她的像玉一般的肢體；他的胸部和腹部要是離開牠們的溫

柔的陪襯物時便覺得癢痛！他的喉爲熱情所燃燒而乾渴，他的眼閃着情火，他覺得他差不多要發狂了的樣子。

夜漸深了，涼露濕衣，輕寒剪面。他倆只是擁抱着，接吻着，接吻着，擁抱着，忘記了天地間除了擁抱和接吻之外，還有別的事體存在了。

八

三天後的一個清晨，曉日初生，幾聲鳥語從茂密的玉蘭樹掠過 S 大學宿舍的樓閣。霍之遠在臥榻裏醒了一會，懶懶地斜躺着未嘗起身。他釘視着帳紋出了一回神，連連地打了幾個呵欠。

『我和她的關係，將來怎樣結束呢！』他又想起和林妙嬋兩人間的問題來。他把他的眼睛合上繼續地推想下去。『咳！糟糕！我愛她嗎！是的，我現在便從客觀的情形上看起來也不能說是不和她有了戀愛的關係了。已經連擁

抱接吻都實行過，已經無日無夜地在說着情話，難道還說不上有了愛情嗎？真糟糕！真糟糕！我更會和她戀愛起來！真的，這不但我自己是這麼想！便連我的幾個好朋友和許多同鄉都在攻擊我了！他們都在積極地攻擊着我和她戀愛！咳！討厭！我真不願意聽到他們有這般的批評！』他翻過身來，把他的足跟敲着床板一下表示他的不快；把眼睛望着帳外一眼，一列崇高的大樹遠遠地射進牠們的幽綠色的光來。他又沉默地想着；『咳！神經質的她，工愁善感的她，假使因我對她的無情而令她走到死亡之路去，我的罪惡可更大了！咳！前天昨晨，她的態度是多麼令我感到憐憫和悽惻呢！她一早便走來見我，推開我的帳，握着我的手只是流淚。我問她爲什麼那樣傷心！她更出我意料之外地說了這幾句，『我祝他早死啊！他早一日死，我早一日脫離地獄！』我感到心痛，我知道她的決心了！我知道她對我的期望了！……咳！真可憐！一班缺乏同情心的批評家喇，

他們要是能夠知道這裏面所包含的是什麼意義，又何忍這樣的來攻擊我呢！可是，我的悲哀倒不是因為得不到這班人的同情能悲哀；我的悲哀的真原因，是我的本身對於生命根本上起了懷疑，對於幻滅，死亡，空虛，蒼茫的各種鬼影無法避去！唉！我的童年之心，我的歡樂之心啊！早已消逝！消逝！雖然，在和她擁抱的一兩個鐘頭覺得有幾分愉快和好過；但過後却更使我覺得悽惶和不安！預計將來的情形，我和她顯然有非達到結婚不可的趨勢。但，結婚後能夠使我快樂嗎？能夠使她快樂嗎？結婚後的大改革，對舊家庭的拋棄和犧牲，能夠使我的心不流血嗎？悲哀！這真悲哀！然而，一一唉！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唉！唉！】

『霍先生！霍先生！』忽然一個聲音在他的帳前喊着。霍之遠嚇了一跳，張開眼睛看時，原來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林妙嬋，和蔡述煌！他連忙起身，向着他們點了一下頭。

『好早啊！』他下意識似地說着，心中感

覺到一點不吉的預兆。

蔡述煌年約三十歲，是個普通的，商人式的樣子。他穿着灰布長衫，態度很是頹喪，絕望。他的蒼白色的臉，臉上刻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

『煒煌已於今早四點鐘的時候死去了！』

他帶着鼻音說。眼淚成穗地垂下。

林妙嬋只是啜泣着，她望着霍之遠只是打着冷噤，一種恐怖的，憂懼的，混亂的表情深深地刻在她的面上。

『之遠哥！……………』她咽着淚說着這一句，便放聲大哭起來。

霍之遠在一種深厚的同情，和充分的憐憫中喊出來；

『哎喲！天哪！……但是，這亦是無辦法的，述兄，嬋妹正宜節哀。我們現在須要從速整理他的身後事。以後各人須要更加出多一分氣力，做多一分事業，以慰安死者。我們不應該悲哀，不應該消極啊。……………』

自從蔡焯煌死後，霍之遠和林妙嬋便一天一天地更加愛好起來了。蔡焯煌之死是給他們的命運上一個多麼大的影響啊！

這幾天，恰好霍之遠臥病。正暮秋天氣，碧空和一個深水潭般的澄淨，淒沉。若在平時，他定會約幾位好友到白雲山巔去逛遊一場，在那兒有一種淵靜，蕭疏的特殊的情調給他們領會。或者，會約着他的情人坐着同歐洲十七八世紀一樣的馬車到沙河去作一回汗漫遊。在那兒，秋林掩映着斜暉，馬蹄聲雜着車輪輾地的聲音，特別能夠給人們以一種鄉愁的刺激；那便可以令他和他的情人在馬車裏面擠抱着一同去領略那種 Sweet Bitterness。或者，當他還未曾離去 Romantic 的猖狂時代，他定會對着秋風黃葉，散髮大叫；唸着，『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這兩句詩後，便把他篋中的棉衣全數拿到當舖裏面去換幾塊錢，即刻帶着他的朋友們到酒家去喝個泥醉。

可是，他現在是臥病了，而且也是比較從

前老成得多了；所以上面所說的那幾回事，他自然都做不到。他的病倒不十分緊要，不過輪轉幾天便一定可以痊愈的熱症。他在病裏，亦實在未嘗覺得寂寞；因為這場病從Prologue到The End，林妙嬋女士始終是個慇懃而纏綿的看護者啊。

在病中，在林妙嬋慇懃看護裏，霍之遠時常這樣想着；『唉！這回可更加沒法了！她的未婚夫現在已是逝世，我和她的愛情可更是沒遮攔的了！和她戀愛下去罷！把舊家庭拋棄，把不合理的舊婚約取消，從此在革命的，向光明的大路上走去吧！我不應該再在舊制度下呻吟了！我不應該和我的舊式老婆胡混着，過了暗無天日的一世了！但！唉！這其中亦正有難言之痛！……還是能夠安安靜靜地生活下去好；我的精力應該全部集中在革命的事業上。我幹一切的革命工作，都太不緊張，和太浪漫了；我以後應該痛改才是！唉！唉！被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雙重壓迫下的中華民族的民衆正

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時候；我！戴上革命者的面具的我，還不拚命去工作，拚命去幹着打倒帝國主義者和打倒軍閥的工作；這那裏可以呢？我！我還在這兒鬧着戀愛問題，這那裏可以呢？……………」

是晚上時候，電燈照耀，霍之遠躺在榻上，林妙嬋坐在他的身邊，替他捶腰。

『哥哥！你還覺得肚餓嗎？我替你煮一碗白粥給你吃。』林妙嬋把她的嘴放在他的耳邊問。

『妹妹！謝謝你！我的肚子還不餓呢！我覺得很有點口渴！』霍之遠答，他的炯炯的雙眼朝着她望。

她今晚穿的是一套G校的制服，淡灰色的襟裙，倒映着她的有病態的小臉，特別顯出一種貞靜，樸素的意緒。她的一雙水汪汪的星眼，又是帶着羞怯，又是帶着無限柔情；牠們似乎是在向人炫耀着說；『We are the purest and holiest！』

『我去替你泡一盞濃茶給你喝！』她說着，便把她的額去親着他的額上，自語着：『還熱呢！』

『妹妹！坐在這兒不要動；我病了幾天真把你累壞了！……………』

『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只是輕手，輕腳，用不着氣力，怎麼便會累壞人呢？哥哥！你也忒客氣了！』她說着，便立起身來，即刻去替他泡着一盞濃茶，拿來給他。

他坐起來，倚在她身上把那盞濃茶一口氣喝完了，額上出了一額汗，精神覺得舒適了許多。

『妹妹！』他說，把頭枕在她的頸上。『你對待我這樣好，我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你才好呢！……唉！這時候，我好像睡在搖籃裏受母親之愛護；我好像躺在草坪上受陽光之暖照；我好像在黑漆的曠野裏得到一線燈光時的安慰；我好像在蒼茫的迷途裏得到一個親近的人來引導我到目的地去一樣的快樂！唉！妹妹！你

對待我這樣好，我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你才好呢……』他越說越覺得興奮，把林妙嬋呆呆地望了一回之後，眼中一熱，忽然淌下幾點眼淚來。

『哥哥！』林妙嬋很受感動地說，把霍之遠的手握着很出力。

過了一會，羅愛靜，郭從武，林小悍幾個人都從街上回來，走來看他。他們替他買來一些梨子，嘉應子，陳皮梅；和拿來一劑藥。

『老霍！而家覺得好的嗎？』郭從武問。他是個高身材，闊臂膀，雙眼英銳得可怖，粗暴而又精密，滑稽而又有真性情的人。他的年紀還輕，今年剛二十一歲。

羅愛靜和林小悍都在霍之遠的面前坐下。林妙嬋早已站在一旁和他們搭趣着了。

『今晚係雙門底撞到一個女子，真係漂亮咯！佢的屁股，真係大的愛人！……』林小悍用着滑稽口脛說，他是個矮身材，面孔生得漂亮，性格倔強而高傲的人。他的年紀約莫廿

二三歲。

『個個女子真係漂亮咯！老霍！可惜你病左，唔會同我的蕩街去，失了里個機會咯！』郭從武讚嘆着說，他一面說，一面笑，態度很無忌憚而活潑。

羅愛靜只是沉默着；他望霍之遠一回，望着林小悍諸人一回，望着室裏面的燈光一回，始終是沉默着。他的年紀和林小悍一樣大，戴着近視眼鏡，面孔生得秀雅而蒼白，態度沉默而迂徐，是個好性氣的人。他在這幾個人中，比較最有理性，頭腦比較亦緻密一些；但身體却是他最壞。他行路時，背有一些駝，顯出不健康的麼子來。

他們再坐了一會，說着一些應該留意保養的話頭；便把看護他的全部份的責任交給林妙嬋，跑回他們的房裏去。

『你們這班男人都喜歡說這些不尷尬的說話，真是討厭極了！』林妙嬋帶笑說，她照舊地走到他的臥榻裏面去伴着他坐着。

『他們也忒可憐了！一個個都是心高氣傲，又看不慣這社會裏面一切的虛偽的排場，因此索性變成滑稽起來了！唉！這班人實在最苦；你看他們表面上雖然是有說有笑，但他們的心都是不停地在流着血呢！（Heart bleeding）我從前也和他們一樣，現在比較是好了一些了！這也是妹妹的力量呢！』霍之遠說。

這時候林妙嬋忽然看見一個臭蟲在霍之遠帳裏爬着，她便把牠用指甲夾住，丟在地板上用鞋底踏死。一面笑着說；

『哥哥！你所以這樣瘦的原因，大概是因為這裏的臭蟲太多罷！嚇！嚇！』

『牠們蠕蠕而動，神態有點像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花花公子一樣；我有時倒是有點不願意即時把牠們撲殺，有意留着玩玩啊！哈！哈！』霍之遠答。

『哥哥，這麼說，有點太便宜牠們了！噫！噫！』

『那也好，便請你給我執行這個肅清臭蟲

的職務罷！哈！哈！』

『嚇！嚇！我來當劊子手，把這些醜類殺個乾乾！淨淨！』

『勇敢！勇敢！你是個女將軍啊！哈！哈！』

這樣談笑了一會之後，林妙嬋便真個替他翻枕，推席，一心一意的在撲滅臭蟲。

霍之遠心中覺得異樣感激，眼上漸漸地又是濛上一層淚光。自幼便神經衰弱的他，十年來嘗了一點人世的滋味，更加覺得社會上一切的結合大都是虛偽；一切的排場大都是欺詐；一切人與人的關係，大都是互相傾陷，互相誣毀，一切的一切，都使他灰心，使他覺得活下去固然有些不妙；橫起心來去幹着自殺的勾當，却又未免有些愚蠢。半年來的決心革命，固然使他的意氣稍為奮發一點；但他只是把光明和美夢，寄之未來的希望。在這資本社會裏面得到一個兩足動物的真摯的愛情，他覺得絕對是不可能的。這時候，不！自從遇見林妙嬋的

時候！他開始地覺得天壤間，究竟還有情的一字存在了！他覺得異樣快慰，異樣得意。

『啊！啊！我此生終算是不虛度了！我終於在生命的程途上得到一個真正的伴侶！我的生命的種子不致丟在冰山雪地裏，未嘗開花結子便先被凍死了！我不致於在黑暗裏面摸索終生，不至於再在燈昏人寂的時候，有了一種所謂「茫然」之感了，』霍之遠躺在榻上，很感慨的想着，出神地在看着他的情人在替他撲殺臭蟲。

九

霍之遠日來很是忙碌，他預備到菲律濱去。菲律濱總支部在最近發生一個大糾紛，總支部的執行委員會破裂了，執行委員間互相攻訐，都來中央控告。中央擬派霍之遠為黨務專員，前到菲律濱排難解紛去。他的行李和一切啟程的手續都弄清楚了，惟有美領事方面還未肯把他的護照簽名；故此，他還未能夠即時啟行。

他對於革命的努力和對於戀愛的狂熱可說是兼程並進。他現在的意識和行動都革命化了。對於社會主義一類的書，他亦陸續地潛心研究了。『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他覺得這句話，的確是說得不錯啊。他現在工作很忙，除開在中央黨部辦公外，還要領導着一二個旁的革命團體做工作。他的思想，現在愈加正確而且不搖動了，他時常這樣想；

『舊社會的一切制度都站在資產階級說話。資產階級用着經濟的力量去壓迫，榨取無產階級；他們用着強大的海陸軍，航空隊去鎮壓各種叛亂；用着國家，朝廷，議會，官吏各種工具去懲罰各種暴動；用着宗教，道德，美術各種武器去柔服各種不平的心理。他們在國際上，形成資產帝國主義，專以欺壓弱小民族為事；在本國之內，專以剝削工農無產階級為其要務。中國的革命，第一個目標便是在消滅這種罪惡貫盈的資產階級；在口號上，這種工作

是對外打倒資本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資本家。第二個目標，我們要肅清半封建制度下的大小軍閥；因為他們都是仰着資本帝國主義的鼻息，而且他們本身便是剝奪工農的資產階級。我們的K黨部，雖說是集合農工商學各階級的力量去革命；但要是沒有改良農工階級的待遇，沒有保障農工階級的生活，叫他們沒衣沒食地去幹着革命，這一定是不能成功的。……」

他的個人主義的色彩和他的浪漫的，不耐勞苦的習性，都已經漸漸改除了。他覺得從前把革命看作一件消遣品，和藝術品，實在是不對啊。

『革命是一種科學，是理性的產物；純情感的革命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他在最近已經有了上面這個確信。

他和林妙嬋二人間的戀慕，也日加深厚起來了。現在羅愛靜，郭從武，林小悍諸人都時常地在諷刺着他。

『老霍！呢等野真係壞蛋！咁浪漫點得呢

！我的估你緊係要同 Miss 林戀愛起來，你拚命話我的係車大炮。而家，你重有話講咩？成日同佢行埋一堆，鬼咁親密；真係激人咯！（老霍！你這東西真是個渾蛋！你這樣浪漫怎麼能夠呢？我們預料你和Miss林戀愛起來，你老是說我們在吹牛皮。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講呢？你整天只是和她混在一塊，親密得令人可恨呢！）』

林小悍有一次特別和他開談判，那是當他將被×部派到暹羅工作去的前一晚。那晚，他用着滿腔的革命情緒和一種悲亢的聲調同霍之遠一道站在S大學的宿樓閣裏面說：

『老霍，你要當心些！你別和 Miss 林真個戀愛起來！你要知道，現在許多同志都在我面前攻擊你太浪漫，攻擊你為 Miss 林所迷惑！實在說，除開你的太浪漫這一點，你無論在那方面都可以做這班在攻擊你的同志們的領導者。譬如說C州革命同志會罷，這個會差不多是由黃克業和你二人締創的。本來你在這個會

的歷史方面和一向的勞力方面說，當然不失是一個領袖人材；但一二個和你意見不對的人卻都利用你和Miss林戀愛這件事來做攻擊你的材料。他們說你只配勾女人，不配幹革命事業！……實在說，你和Miss林也確實有點太親密了。本來戀愛我是贊成的，但你又何必和這樣一個尋常的女子情熱起來呢？她又不見得有什麼漂亮的地方；你爲她的緣故，會犧牲你的家庭，犧牲你的革命事業；這又何必呢？』……

霍之遠對他的老友의 忠告，覺得很有採納的必要。但，當他碰着林妙嬋時，他又有點混亂，把一切都忘記了。

這天，是星期日上午，（那是在他的熱病已經痊愈的二個星期後，）林妙嬋照例地來到S大學找他。他正在看着『The struggle of the Class』一面在打算到非律濱後對那兒的情形應該怎樣處置。

——對那兒的羣衆大會，我應該有了一場

怎樣動人的演說。演說時，我的態度應該怎樣慷慨激昂。我的演說的內容，每句話都要怎樣打動聽衆的情緒。對那方面的糾紛，我應當調查牠的真相，極力調解。萬一糾紛不能停息時，惟有在當地開代表大會解決之。……根本的辦法，我應當把那兒的工人統統組織起來，並且設法聯絡菲律賓的民族一同去幹着反帝的工作！……——

『哥哥！今天是星期了，你也應該休息一會兒才是！你看，樓外的陽光映着樹葉成爲黃金色，天氣是多麼好呢！到外面逛一逛去罷，那一定是很有趣的！』林妙嬋說完，把頭靠在他的肩上。

『好的！我也很想到外面去跑一回去！你昨天晚上回去的時候趕得上點名嗎？——實在說，你們的學校也太沒有道理了！你們的教務長，尤其是荒唐！說什麼你們一天到晚都是在找情人，所以晚上偏偏要點名！這真滑稽，找情人便找情人，這難道是什麼了不得的壞事嗎

逛遊去罷！

他們這樣戲謔了一會之後，霍之遠便穿衣納履，忙了一會，拉着林妙嬋的手跑向街上去。

他們先到第一公園去，在那兒坐了約莫一刻鐘以後，便一道到雅園揮髮去。揮髮後，他們便一道到E古園去。

E古園，在六榕塔對面。原來是一個舊使署，現在可是荒涼了。但，那種荒涼特別饒有幽趣的。在那兒，落葉積徑，沒有人來把牠掃除；苔痕在空階上爬滿，這時已是憔悴了。在那兒，有千百株交柯，蔽日的老樹，樹身上綴滿青藤，翠蔓。這些老樹蔭蔽下的小徑，是這樣幽深，這樣寂靜。在那裏走動着時，便會令人忘記現在是什麼時代；便會令人想到太古的先民在穴居野處，有巢氏構木爲巢的情調上去；便會令人想到中古時，許多避世的賢人在過着他們幽棲生活的情調上去。在這森林裏面，風吹葉動，日影閃映，都會令人想到鬼怪的故

前 線

在星月閃爍照耀的夏夜，到這兒事
會碰到像莎士比亞所著的夏夜之夢
鬼后，而且演出一場滑稽劇出來了

千百株老樹掩蔽着的小徑上走過去
綠草如秧的草場。這草場四面都圍
樹，倒映着一個蔚藍的碧落；碧落
日光，都在這草地上掠過。在那雲
，令人想起遺世絕俗的生活，也有
慕的地方來。但，這自然只是一個
境只可於中世紀求之；現在自然是
了。

和林妙燁兩個人在這古園遊耍了
真是有趣。他倆都在草地上坐下，
在談着話。

！跟我一塊兒到非
時他坐在林妙燁的
『去罷！』
緊緊，兩手按摹着地
地，兩眼儘朝着地

『好是好的！但，我的父親和母親恐怕不答應我！』林妙嬋說，她全身乏力，擠在霍之遠的懷裏。她的臉，全部羞紅了，格外顯出嬌怯柔媚。

『不要緊！只要你肯答應，你的父母親方面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到菲律賓去很不錯，那兒聽說風景很好，氣候亦很溫和呢。——不過，隨便你罷！不去，也不要緊的』霍之遠賭氣說，不再擁抱着她了。

『去的！去的！你的性情真是太急了罷！』林妙嬋說，她用力把他抱住，在他的額上接了一個吻。

『唉！我們倆這樣不明不白的混下去，終非結局！』霍之遠慨歎着說。

『這話怎講？……』林妙嬋問。

『……』霍之遠沉默着。

『我們倆這樣做着朋友，不可以嗎？』

『……』霍之遠仍然是沉默着。

『請你說，我們將來要怎麼樣才好呢？』
林妙嬋堅執地問着。

『唉！我想你一定已經明白了！』霍之遠
漲紅着臉答。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說，我們倆將來
要怎樣結局才好呢！』

『我們倆快要離別了！離別後，……
唉！那亦是……』

『說不定，我也能夠跟你一塊兒去呢！』

『你不去也不要緊，我倆終有分手之日呢
！……好！實在說，要這樣，才算是個
革命家啊！……』

『你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我有
了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呢？』

『你當然沒有什麼對不住我的地方！我一
向都是很感激你呢！不過，我們倆的關係我終
覺得有點……』

『你爲什麼這樣不坦白呢！……唉！你
的家庭的情形我已經知道了！我倆……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他現在很積極；他的人生觀現在已變成革命的人生觀了。

那天，在林小悍將離開 O 州到暹羅去的離席上，他對着他的幾位好友和幾位同鄉，半宣誓，半贈別似的這樣說道；『這時候，是我們的老友將要去國的時候，在這秋深送別的離筵上，要在平時，我們一定是要灑淚，一定是要喃喃地說了許多溫柔體貼的話頭。現在，可是不同了。現在我們都已經是革命戰陣上的戰士了！我們現在歡送這位老朋友到異國去，無異說，我們要這位十分努力的革命戰士把這兒的革命的力量帶到異國去一樣！我們餞別這位老朋友，不是簡單地因為和我們有了情誼上的關係。他現在已經是站在黨國的，民衆的利益上去做他的衝鋒，陷陣的革命工作了；所以我們站在黨和民衆的立場上，更加要把他餞別一下，做我們的一種熱烈的表示！我們希望他始終能夠做一位勇猛的戰士！死則馬革裹屍而歸，我們不客氣的祝他能夠爲民衆而死！真的！爲

民衆而死！爲民衆的利益而死！這是件光榮不過的事！我們希望今天在這裏喝酒的同志，一個個在革命的戰陣上都有斷頭將軍的氣概！林同志現在要到國外努力去，我們依舊在這國內努力；在經緯線上雖有不同，但我們的精神却是始終不可不合成一片的！……………」

他對林妙嬋的態度，依舊熱烈；但他的太柔順的，太懦弱的，太沒有主意的性格時常使他得到一種反感。可是他依舊很愛她。有時，他反而覺得她那種含羞而怯懦的表情，那種不敢痛痛快快幹下去的固執性，特別地可以造成他倆的愛情的波瀾。他覺得愛情是應該有波瀾的，應該曲折一點才是有趣味的……………。

她愛霍之遠，幾乎愛得發狂。她要是幾個鐘頭沒有看見他，便會覺得坐立不安。她天天晚上都到S大學來找他，早起的時候，也時常來找他。她日常替他做的工作都是一些最親密和體貼不過的工作；——譬如替他摺被扇蚊子，撲殺臭蟲……………等事。擁抱和接吻，更是他

倆間的家常便飯。但他和她談及婚姻問題時，她始終是這樣說；

『我和你一定不能達到結婚的目的！我和你結婚的時候很對不住你的夫人，對不住你的父母！——可是，我無論同任何人結婚，我敢說都是形式上的結合，愛情一定沒有的。我——唉！我！我在這世界上始終惟有愛你一個人呵！……』

幾天前，他倆一同到鏡光照相店去拍着一張紀念愛情的相片。那張相片拍的時候，他倆擠得緊緊，兩對眼睛都灼熱地相視，臉上都含着笑。在這相片後面，他倆這樣地題着；

『爲革命而戀愛，不以戀愛犧牲革命！革命的意義在謀人類的解放；戀愛的意義在求兩性的諧和，兩者都一樣有不死的真價！』這張相片僅洗了兩份。霍之遠把他份下的一張放在枕頭下面。每當中夜不寐，或者在工作疲倦之餘，他常把牠偷偷地拿出來，出神地欣賞了一會。

這晚，是個大雷雨之晚，林妙嬋依舊在霍之遠的室裏坐着。陳尸人機械地在做着他的論文；他做的都是一些不通和反動的論文，但他因為做得很多，所以社會上有許多人在讚許他是個了不得的革命家，一個飽學的革命論文家！

霍之遠很感覺到有興趣地站立在樓欄裏面，聽着雷聲雨聲，和看着電光。他把頭髮弄得亂，口裏不住的呼嘯着。

『呵！呵！偉大！偉大！呵！呵！雷呵！雨呵！電光呵！你們都是詩呵！你們都是天地間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你們都是力的象徵！都是不屈不撓，有聲有色的戰士！呵！呵！我在這兒聽見你們的斧鑿之聲！聽見你們在戰場上叱咤暗鳴之聲！聽見你們千軍萬馬在衝鋒陷陣之聲！我在這兒看見你們的激昂慷慨的神態！看見你們獨來獨往的傲岸的表情！看見你們頭頂山嶽，眼若日星的巨大的影子！你們都是詩的！你們的聲音，你們的容貌，你們的行動都

是詩的！啊！啊！只有你們才是偉大！才是令人震怖！……………」

『哥哥！進來罷！莫只管站在樓欄發獸！你的外衣都給雨水溼透了！…………』林妙嬋說，即時把他拉到室裏面去。

『啊！偉大！偉大！我們的人格，要像這雷，這雨，這電光一樣才偉大！啊！偉大！被壓逼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要像這雷，這雨，這電火，起來大革命一下才偉大！…………』啊！啊！偉大！偉大！』霍之遠繼續說着。

『啊！偉小！偉小！你這樣發獸連外衣都給雨水溼透，才是偉小呢！嘻！嘻！』林妙嬋吃吃地笑着，她把他的外衣脫去，掛在衣架上。

『啊！妹妹！我們不要懦弱了！我們還是幹下去罷！你那種態度，我很不敢贊成的！你何必把你一生這樣的糟場！來！我們手挽着手，衝鋒陷陣去罷！我們要在荆棘叢中去闢開一條大路；要在社會的阻咒聲裏去做我們的光明磊落的事業。我們應該前進，永遠地前進，不

應該退縮！……啊！妹妹！妹妹！你聽！窗外的雨聲是怎樣的悲壯，雄健；雷聲是怎樣地驚魂，動魄；怎樣的亢越凄緊，你看，看那在夜色裏閃灼的電光，是怎樣的急驟，而威猛！你看，現在那電光又在閃着了！啊！啊！偉大！啊！啊！我們不應當更加奮發些兒嗎？不應當更加勇敢些兒嗎？……………』霍之遠很興奮的說。

『唉！你叫我怎樣努力呢！我的父親是很嚴厲的！我的母親也是異樣地固執！……前幾天他們才寄來一封信，囑咐我不可輕易和男性接近；並且要我回到蔡家守貞去呢！……唉！……』林妙嬋答，她的聲音急促而悽楚。她說後，不住的在喘着氣。

『啊！噯！守貞！守貞！哼！……在這兒我們可以更加看出舊禮教猶惡的面孔了！這簡直是要把你活生生地葬入墳墓裡面去！唉！可惡的舊禮教！我們馬上要把牠打倒！打倒！打倒！我們一定要把牠打倒才好的！妹妹！還

是向前走罷！只有向前才是我們的出路！……
！向前！向前地跑上那光明的大道上去！向前
！……啊！妹妹！我現在已經勇氣萬倍了！我
現在的思想已經很確定，對於社會的分析，已
經很明白了！我們要做一個出生入死的革命家
，我們的目標是要把一切腐舊的，虛偽的，不
合人性的，阻礙文化的，隔斷我們到光明的路
去的舊勢力，舊思想，舊禮教，根本地推翻！
我們不但在舊社會的制度上要革命！我們的一
切被舊社會影響過的心理，習慣，行動也都要
大大地革命一回才行的！……………啊！啊
！這時代是個新時代！是個暴風雨的時代！我
們！我們不應該再躺在舊制度之下呻吟了！起
來！起來！勇敢些兒罷！奮發些兒罷！妹妹！
我始終願和你一塊兒去向舊禮教挑戰的！看嘍
！我現在是勇氣萬倍了！……………』霍之遠用着
高亢的聲音說，他展開胸脯，邁步踱來，踱去
，態度異樣勇敢，奮發。

『唉！哥哥！我始終是覺得沒有勇氣的！

你還是把我忘記罷！我們以後不要太親密了罷！我願意始終做你的妹妹！但，我們兩人想達到結婚的目的，我想無論如何是不能夠的！……』林妙嬋答，她的態度很冷靜而頹喪。

『不可以嗎！唉！那也可以！隨便罷！我也不敢太勉強你呢！唉！我從來是未嘗勉強過一個什麼人的！好罷！我們以後不要太親密罷！這當然也是一個辦法的！以後，你也不必時時到我這裏來找我，我當然是不敢到你那邊去找你的！好！我們兩個人便這樣下場罷！橫豎我們終有分手的日子呢！……唉！我究竟是一個傻瓜！我一向多麼不識趣！好罷！現在我也覺悟了！我再也不糾纏你了！我再也不敢和你太親密了！』霍之遠帶着憤恨的口吻說，他的兩眼包滿了熱淚，幾乎就是看不清楚站在他對面的是誰了。他越想越氣憤不過，匆遽地走到榻前去把他枕下的那張相片拿到手裏說：

『這張相片尤其是太親密的！你看！我現在把牠撕開了！』他說着，把牠一撕，撕成兩

片，又是一丟，擲在樓板上。

林妙嬋面如死灰，坐在霍之遠的書桌前只是哭。她哭得這樣傷心，好像即刻便要死去一樣。

霍之遠也覺得很傷心，他的態度變得異樣懷喪。他把她肉貼肉的安慰了一回，她只是不打理他。

『便算我所說的話完全是錯的！原諒我吧！我們依舊做好朋友罷！親密一點不要緊罷！……唉！唉！我的意思本來是說，我倆既然有了這麼深厚的愛情，便應該勇敢的幹下去，不顧一切！我們如果終於要分開手來，便索性從今晚分手，反而可以減少了許多無謂的纏綿！……唉！不要哭得這樣傷心吧！有什麼意思，緩緩講吧！我始終是服從你的意思的！……唉！好妹妹！親愛的妹妹！不要這樣哭，你的身體本來已經是單薄了！唉！不要哭！千萬不要哭！別把你的身體太糟蹋啊！唉！唉！千不是，萬不是，還是我的不是呢！……』

『霍之遠說，用手輕輕地在撫着她的腰背。她依舊不打理他，依舊很悽涼的在哭着。』

『唉！妹妹！你終於不打理你的哥哥嗎？你哥哥告訴你的說話，你終於一點兒都不聽從嗎？……唉！……』

她忽然立起身來，向他一句話也不說的，便要走回去。她的身體依舊抽搐得很厲害，她的臉色完全和一個死人一樣。

『你便要走回去嗎？雷雨這樣的狂暴！你的身體抽搐得這樣的厲害！……』霍之遠吃吃地說着，用力挽着她。

她推開他的手，喃喃地咀咒着；頭也不回地走出房門外去。霍之遠本能的跟着她走出。他恐怕她這樣走回去，一定會在街上倒下去。

『妹妹！回來罷！』他用力挽着她的手，本能地說着。

她極力抵抗着，幾乎要叫喊起來。他只得放開手讓她走去，一面仍本能的跟着她後面。

這時候，霍之遠的腦裏，有了兩個矛盾的

思想。……

第一個思想是；——讓她去罷！索性地從此和她分手！她根本是一個薄弱不過的女子！她始終是一個舊禮教下的奴隸！她根本是個不能夠幹革命的女人！讓她滾到地獄裏面去罷！

另一個思想是，——她真可憐！她愛我愛到一百二十分，我不能夠讓她這樣的傷心，這樣的失望，而不給她多少安慰！我應該依舊的鼓勵她，指導他，應該拉着她一同跑到革命的戰線上去！

結果，後面這個思想佔着勝利了。他跟着她一步一步地跑向她的學校去。在路上他倆在雷雨之下共着一把雨傘，把衣衫盡行溼透了。

她的學校是在K黨部裏面。K黨部離S大學不過一箭之遙。不一會兒，他倆像一對落水雞似地，到了K黨部門首了。

『回去罷！用不着你這樣慫恿！』她啜泣着說。

『唉！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兒怎樣苦呢？…』

唉！我還有許多說話要和你講，我們一塊兒進去罷！』霍之遠柔聲下氣的說。

區黨部是省議會的舊址，門口站着兩個衛兵；面前有一列欄杆式的矮牆；進門最先看見的是左右兩旁的葱鬱的雜樹，再進二三十步，便是黨部裏面的頭門，在簷際掛着一塊大橫牌，寫着中國區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頭門兩旁，一邊是衛兵司令室，一邊是通報處。從這頭門向前走去，又是四五十步的樣子，才到了第二座大屋上。這座大屋，是一列橫列的大廳房，庶務處，被壓迫民衆聯合會，工人部，農民部都在這裏面辦公。由這兒再向前面的一列走廊跑，兩邊是兩個蓮塘；在這蓮塘盡頭處再走十幾步，便有一個圓頂的大禮堂。大禮堂的兩旁有千百條柳樹，柳樹盡頭處便是兩列舊式的洋樓。G女校的教室和宿舍便都在這大禮堂左邊的一列舊式洋樓裏面的。這時候，這些黑色的屋瓦，蒼鬱的雜樹，垂垂的柳絲，待殘的荷瓣，大禮堂褐色的圓頂都在雷雨，電光下面閃

映着。……

霍之遠和林妙嫻一同進到這K黨部裏面了。林妙嫻依舊在哭泣着，可是她的腰部和臀部緊緊地擠着霍之遠身上了，她的臉色比較沒有剛才那麼蒼白了，她的身體漸漸恢復着平常的狀態，沒有抽搐得那麼厲害了！

霍之遠平心靜氣地把她勸了兩個鐘頭。他說，他可以犧牲一切，他可以犧牲家庭，可以犧牲名譽，可以犧牲性命去愛她。他說他可以做她的哥哥，做她的情人，做她的丈夫，如果她覺得那是必要的時候。他勸她不要太薄弱，不要在舊制度下呻吟！他勸她從今晚愈加要諒解他，和他愛好起來！

最後，他倆在雨聲，雷聲，電光裏面接吻着，比平時加倍銷魂，加倍熱烈的接吻着。她承認她一向太薄弱，她承認今晚是她自己的錯誤。她懇求他原諒她，憐憫她。

『哥哥！你回去罷！唉！你的衣衫都溼透了，別要着了涼！唉！你一定很冷了！……』

她說着，把他抱得緊緊。

約莫十一點鐘的時候，霍之遠才從區黨部裏面跑出來。雷雨依舊很狂暴，他的心頭覺得異樣快適，好像戰士從戰陣上戰勝歸來一樣的快適。

『啊！啊！幹下去！向前飛跑罷！向前飛跑罷！』他下意識的自語着，一步一步地走向大雷雨裏面去。

十 一

霍之遠前後親自到美使署去幾次，白受了幾場氣，始終領不到護照；現在他決定不到菲律賓濱去了。

時候已是初冬了，梧桐葉凋黃殆盡，菊花却正含苞待放。（這兒所說的，自然是O城的現象。）黃花岡的黃花依舊燦爛，珠江江岸的絲柳却已搖斷許多人的情腸了。要在平時，這種時候正是霍之遠病酒懷人的時候，正是他悲天憫己的時候。去年在這個時候前後，他還是

拚命在飲酒賦詩。現在我們如果把他的書箱開出來，還很容易便可發見他的書箱裏面依舊放着一部舊的詩稿，那部舊稿的第一頁題着『野燐荒螢』四個一寸見方的字。裏面有一首七絕詩和一首七律詩，是他去年這個時候前後寫下的。那七絕寫的是：——青燈照夢，微雨溼衣，遠念舊人，不禁悽絕！成此一首，聊以寄懷。『病骨不堪壯歲後，新詩吟就好花前；舊人應在海天外，細雨微寒被酒眠！』那七律寫的是：——白菊花。『傲骨千年猶未消，籬邊照影太寥寥！生涯欲共雪霜澹，意氣從來秋士驕；如此夜深伴皓魂，更無人處着冰絹！絕憐風度足千古，不向人間學折腰！』

可是，這時候，他和作這兩首詩時的態度，完全變成兩個人了！他現更加不顧一切了！在幾天前他已經和羅愛靜一同加入資本社會所視為洪水猛獸的×黨去了。

×黨的黨員全世界不過二百萬人，但這二百萬人卻已經能夠令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恐怖

！這二百萬人都是全世界工農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他們都預備擲下他們的頭顱去把這個新時代染成血紅的時代！他們都預備犧牲他們的生命去把統治階級澈底地摧倒！他們都是光明的創造者！他們都是新時代的前驅者！

一個多月以前，他對K黨的組織，便起了一個很大的懷疑。他覺得K黨雖然是個革命黨；但未免有點人品複雜，腳式也忒混亂了。他覺得K黨只可算是個農工商學各階級的聯合會；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黨！他覺得K黨內面各階級的矛盾性，和衝突性無論如何是不能消除的！因此這個黨，根本上便有了一個致命傷！因此這個黨便沒有統一的目標和統一的指揮之可能！既然是沒有統一的目標和統一的指揮的可能，因此便不能成其為黨了！

自從那個時候起，他便和羅愛靜，林小悍，郭從武幾個人組織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他們對於資本論，和其他各種社會學都有了相當研究，因此，他們對K黨愈加懷疑，傾向×黨。

的心理亦愈加堅決了。後來，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林小悍到暹羅去了，郭從武到安南去了，這個研究會也就無形取消了。但自從那個時候起，他們的決心却都已經不可動搖的了。

林，郭去後，霍之遠和羅愛靜同在×黨部辦公，對這個問題，更加狂熱地討論過。結果，他們覺得絕對地沒有疑義了，便都在前幾天加入×黨去；介紹他們加入這個×黨的，便是黃克業。

黃克業是×黨的黨員，霍之遠一向並不知道。他是個老練的，深沉的，有機謀的人物。他和人家談話時，只是把他的眼睛頻頻地閃着，把他的頭時常地點着；他絕少發表議論。他本來又是機警，又是靈敏；但他却要故意地扮成一個愚蠢的樣子。

他和霍之遠，羅愛靜相處很久；他始終是他們的思想的指導者，但他却很巧妙的把他自己的色彩掩蓋，直至他們加入×黨之後，才知道原來他是他們的介紹人，而且他是那個支部

裏面的書記。

加入×黨的那天晚上，是給他一個怎樣深刻的印象啊！那個印象是令他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那天晚上，黃克業約着他和羅愛靜七點鐘到×黨開會去。可是林妙嫻已經照例地到S大學來找他，她要他帶她到公園談談話去。他一心在依戀着她，一心却又在記掛着開會。『到公園談談情話去好呢？還是到×黨部開會去好呢？』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撇下林妙嫻跟着羅愛靜一道到×黨開會去了。

羅愛靜穿着一對破舊的黃皮鞋，頭上的頭髮稀而微黃，臉色蒼白，鼻上掛着近視眼鏡，他的全部的神態文弱而秀雅。他行路時，兩隻脚跟相向，足尖朝外，成爲一個八字。他穿着一套不漂亮的鎖領學生裝，望去好像郵政局裏面的辦事人員一樣。他的性質很堅苦，很沉靜有一點俄羅斯人的色彩。

×黨部總機關就在S大學的前面，距離S

大學不過幾十步之遙。牠是在一家鞋店的二層樓上面，又是冷靜，又是陰暗，又是幽森！這機關裏面的陳設異樣簡陋，異樣殘破，牆上只貼着一些『大革命家』的畫像，旁的裝飾，一點也沒有。

霍之遠和羅愛靜跑向這裏來的時候，路上恰好撞着黃克業。黃克業把頭一點，憔悴的臉上燃着一點笑容；跟着便把他的短小的身體擠到他倆中間來。

『你們來得很早！』他的聲音尖銳而響亮。他穿着一套用幾塊錢在四牌樓買來的黑呢中山裝，腳上包着一雙髒破的黑皮鞋，行路時頭部時常不自覺地在搖動着。這種搖動好像能夠把他的腦裏的過度的疲勞搖丟了去似的。因為他在工作最忙的時候，惟一的休息，便只是搖頭。他天天都有搖頭的機會，他的搖頭的習慣便這樣的養成了。

他們第一步踏入×黨門首時，霍之遠的心裏便是一跳。

『啊！啊！好了！我現在踏進這個最革命，最前線，最不怕犧牲，最和舊社會作對頭，最使資本帝國主義者震恐的革命團體裏面來了！我是多麼快樂！我的快樂比較情人的接吻，比較詩人得到桂花冠，比較騎士得到花后，比較匹夫得到王位，比較名儒得到在孔廟廊下吃生牛肉都還要快樂萬倍啊！……………』

他感情很興奮地這樣想着。

當他進到裏面見到許多同志們都在那裏走動着時，他的心老是覺得很和他們親熱起來！他覺得要是能夠和他們一個個抱着接了一回吻，那是一件怎樣快樂的事啊！

『啊！啊！我！我心裏的手和你們的手緊緊握着一回罷！我和你們都成了好兄弟了！我和你們都成革命隊裏最英勇的戰士了！

』他不停地在自語着。

當他看見二三個女同志在他面前走過時，他臉上一熱，覺得更加和她親熱起來；他想趕上去叫着她們『姊姊！妹妹！』他想如果可以

和她們擁抱時，他很想和她們熱烈的擁抱着！

『啊！啊！英勇的姊妹們！可敬佩的姊妹們！你們已經是先我走到這兒來了！啊！啊！偉大！偉大！你們這些女英雄都是值得崇拜的！』他幾乎把這幾句話向着她們說出來了。

『老霍！你的心中覺得怎麼樣？』黃克業問，他這時正在一隻翹足的藤椅上坐下，把他的近視眼鏡拿開，用手去擦着他的眼睛。

『我覺得很快樂！啊！啊！我覺得有生以來，今晚是最快樂的一晚！……』

羅愛靜蒼白的臉上也燃着一點笑容。他在室裏踱來，踱去；把他的左手的第四個手指的指甲時常的拿到嘴裏咬着。

『啊！老霍！我們握手罷！』他朝着霍之遠伸出他的手來，這樣說。……

現在差不多開會了，這支部裏的人差不多統統到來了。這支部的名字，叫K中支部；到這裏來開會的都是K黨中央的職員多。

這支部的人數比較少，裏面有一個五十少

歲，外貌清秀而性情溫和的老人；有一個十七八歲，大眼睛，舉動活潑的少女；有一個三十多歲，狀類戲臺的大花臉的中年人；還有幾個和霍之遠年紀相差不遠的少年，狀類學生。

黃克業是這支部的書記，開會時亦是由他做主席。這時候，他點着頭，掛上近視眼鏡，用着他尖銳的聲音，作了一場政治報告。那報告是把帝國主義歐戰後的經濟狀況和侵略殖民地的手段比較一番；最後是這樣說；

『歐戰後，資本帝國主義者差不多都破產了！那時候，可惜各國的社會黨人意見很紛歧，不能集中力量去把那些垂斃的資本帝國主義者根本推翻，他們大都還不能打破國家的迷夢；結果，他們便大多數給那班統治階級利用去了。現在這班資本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力量差不多都恢復了，自然是工人愈苦，資本家統治階級愈加驕奢淫佚起來了！許多從前被政府利用去的社會黨人到這個時候才開始地在悔恨呢！經過這一次的經驗更加可確定我們黨的政策，

更加可以證明我們的黨的澈底不妥協的精神是十分對的！我們的黨是世界最進步的黨，牠將把全世界被壓迫的普羅列塔利亞和弱小民族，領導着用着科學的方法，照着客觀的環境，澈底地，永遠不妥協地去把這些資本帝國主義者根本打倒。……」

在這場政治報告之後，跟着便是同志間互相的批評。在這樣的會場裏面，整整的過了兩三個鐘頭，霍之遠覺得意氣奮發、精神百倍；他竟把林妙嬋在S 大學等候他這回事忘記了！

「啊！啊！這才是我的生活呢！我的生活一向都在無意義的傷感，無意義的沉淪裏面消磨過，那實在是不對的！啊！啊！這才是我應該走的光明大道呢！我一向的呻吟，一向的到墳墓之路去的悲觀色彩，一向的在象牙塔裏做夢的幻想，統統都是不對的！……啊！啊！快樂！快樂！我今晚才覺得『真』的快樂呢！……」他老是這樣興奮的思索着。

散會後，他和羅愛靜，黃克業走下樓來，

在那有月亮照耀着的街上走着，他的心還突突地在跳着。……

十點鐘的時候，他回到S 大學去；林妙嬋一見面便把他這樣質問着；

『討厭我嗎？我以後再也不敢來找你！……』她眼裏包滿着熱淚，面上溢着怨恨的表情。

『親愛的妹妹！對不住得很啊！我到街上去，恰好碰見一位朋友，他很慇懃的拉着我到茶室裏談了這二三個鐘頭，才放我回來！啊！啊！真是對不住得很呀！……』霍之遠亂吹着一回牛的，陪着罪說。

『唉！你不知道我等候得怎樣難過呢！…你自己曉得快活，撇下我一個人在這裏受罪！你好很心呀！』林妙嬋說，她的聲音中有點哭泣的成分。

『到外邊玩去吧！外邊的月色很好！』霍之遠說。

『不去了！我要回學校去！』林妙嬋答。

她還有些怒意。

『到O州革命同志會傍邊那個草場上玩玩去吧？那一定是很不錯的！』霍之遠再要求着，拉着她走出房外。

『討厭！第二次，你如果再是這樣的對待我，我便不打理你了！』林妙輝說，她的怒氣完全消解了。

『不敢的！哥哥以後一定不敢再這樣放肆的！好吧！不要說這些閒話，外面的月色好極了，我們到外面去吧！』霍之遠用着滑稽的口吻說。

這一晚，他和林妙輝在外面玩到十二點鐘的時候才回來；在落葉聲，噴水聲，和犬吠聲的各種催眠聲裏，他睡下去了。在夢裏，他夢見他的身上縛着十幾個人頭，那些人頭都是從統治階級的大人物頭上取下來的。……：

十二

* 部招生，牠要在最近訓練一班學生，預

備派他們到海外工作去。這訓練班的名字叫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部長雖然名義上是這訓練班的負責人，但實際的工作却落在黃克業和霍之遠的手裏。這訓練班的意義和責任都很重大，牠是負有整個的華僑革命運動的使命的；牠一面對中央負責，一面要使十萬華僑黨員，九千萬華僑民衆都革命起來，都來幫助 ㄚ黨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的。

霍之遠現在很忙碌，他漸漸地染着黃克業的搖頭的習慣了。他一方面要幫忙創辦這個訓練班，一方面要辦理部務，另一方面又要參加各種民衆運動。他整天的忙着幹事，從這裏跑到那裏，辦完這件事，便又辦着那件事；他差不多和黃克業一般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但，他的心裏，却覺得異樣的快樂。他這種快樂完全建築在他的努力本身上。他時常覺得光明不久就會來臨，大地的妖氛不久便會消滅淨盡。他時常覺得革命勢力一天一天地增漲，反動勢力一天一天地消沉，革命成功的日子大概不

久便可達到了。

他自從加進×黨後，對於革命的見解和辦事的手腕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很想把林妙嬋也拉進×黨去，因為他覺得林妙嬋的思想近來比較也很是進步了。他想，只有把她拉到這革命黨裏面來，才能夠把她訓練成爲一位英勇的鬥戰人員。

他自從有了這個意思之後，和她談話時的態度和論點便都故意對她下了許多暗示。她把對主義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向他質問時，他都向她解釋得異常透關。他時常地向着她這樣說；

『個人主義的時代已是過去了！我們不能再向墳墓裏去發掘我們的生活！我們不能再過着浪漫的，英雄式的，主觀獨斷的生活了！這時代，是大革命的時代！是政治鬥爭最劇烈的時代！這時代，把一切的人們分化得異常厲害；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再沒有中立之地位了！我們如果不願意做個反革命派，便須努力

去革命！我們如果要革命，那我們對於革命的理論，革命的策略，革命的手段，便都要澈底明白了才好！同時，我們的人生觀便絕對須要革命化，生活便絕對須要團體化，意識便絕對須要政治化，行動便絕對須要鬥爭化！要這樣，我們才能夠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才能夠在時代的前頭跑！……………】

她對他所說的都很明瞭。她很急切地想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她時常向他表示她決心加入×黨了。她說；

『我已願意拋棄家庭！願意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上去做一個澈底的革命者！我已經預備着爲民衆而犧牲！爲民衆的利益而犧牲了！……………』

這一天晚上，他們一同找譚秋英去。譚秋英也在G校讀書，這二三個月間她大努力起來，時常代表着G校在二三十萬人的羣衆大會的演說臺上演說。她和霍之遠，林妙輝接觸的機會很多，感情很是不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到公園去蕩其一蕩，好唔好呢？』霍之遠改變談話的傾向說，他的態度很是舒適閒暇，眼睛不停的在望着屋脊上的月光。

『好嘅！……』譚秋英拉長聲音說。

銀霧一般的月色把整個的公園籠罩着。園裏面的大樹，因為太高了，好像把碧空刺破了似的，這時也正沉吟無語，在領略着嫵娥的青睞。幾百株槐樹，梅樹，桃樹，相思樹，梧桐樹也像覺得韶光易老，好景無多；都凝神一志的在諦聽這無聲的月光之波。一切的雜花，雜樹，草葉藤蔓都躺在夢一樣的美麗的園境裏。這一切都是耽美主義者，牠們都超出了時代的漩渦。

在一條花巷裏面，他們三個人坐下來了。月影透過花縫的各個小孔成爲一個，一個的雞蛋大小的橢圓形的影子在他們的面上和衣衫上蕩動着。

『Miss譚！我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唔知道你可唔肯答應我呢？』霍之遠含笑向着譚秋

英說。

『你有什麼事見教呢？我做得到，自然答應嘅！』譚秋英低下頭去把她的裙角一拉。

『我想咁……』霍之遠只說了半句，便抬着頭在望着月光。

『你想點呢？快的講俾我聽！我好想聽你的話嘅啫！……』譚秋英說。

『你的兩個嘍度講！我走到第二處去！……』林妙嬋用着戲謔的口吻說，真的立起身來走向前十幾步去，在草地上坐下去。

『你里個鬼！真多事囉！嘻！嘻！』她望着林妙嬋笑着。

『我想咁！而家里度嘅政治環境咁亂，反動派咁緊要；我的想革命又唔知點革好，不如大家加入×黨去！你話好唔好呢？』霍之遠說，把他的手指拗折着作響。

『哎喲！霍先生！你想加入×黨去咩？危險呀！我話唔好！』譚秋英，把她的美麗的大眼睛一閃，分明露出她話裏的反面的意思出來

『哎喲！譚！請你唔好咁樣激我囉！你的意思我限巴難（全數）明白左咯！……我想嬋妹同你係好朋友，而且你的都向G校讀書，最好請你時時同佢談話，拉着佢一路來！……』霍之遠拍着她的肩說。他忽然覺得今晚上的她，比平時顯得格外可愛了。

『林！我的返去囉！你里個鬼！』譚秋英望着林妙嬋拉長聲音叫着。同時，她向着霍之遠低聲說；

『你嘅意思我已經明白左；我自己咁樣想左好耐囉！妙嬋，一個月來的思想真係進步好多，我同佢再多談幾次話，睇佢的態度點樣自講！……』

『嬋妹！唔使咁惡作劇咯！ㄟ！我的幾個人再行一行！喲！今晚的月色真係漂亮囉！……』霍之遠立起身來，走上前去挽着林妙嬋的手。林妙嬋全身倚在霍之遠身上站起來了。

『好！真好！咁樣點怕撒嬌呢？嘻！嘻！

』譚秋英戲謔着她說。

『嘻！嘻！你自撒嬌囉！你成日同佢坐埋一堆！……』林妙嬋報復着說。

『……………』譚秋英沉默着，臉上飛紅了。

是晚上十點鐘的時候了。園花像都倦眼惺忪，月色更加幽潔如霜。他們一面說笑，一面走出園外。

『Miss譚！今晚同你講的說話，請你記住呀！再見！再見！』到S大學門首時，霍之遠向着譚秋英這樣說。

『嬋妹！明天再來找我，我有事要和你商量呢！好！現在請了！晚安！晚安！』霍之遠搭着她的手說。

十三

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開學已經有兩三個星期了。校舍就在K黨部裏面，學生一百二十人，都是中學以上的程度；裏面華僑子弟的成份

最多，其次便是S大學預科的學生。

教室門口掛着許多紅布題着白字的標語：『革命的華僑聯合起來！』『華僑運動的先鋒！』『奮鬥到底！』教室裏面也掛着許多紅布題着白字的標語，在講台前，端端正正地掛着一幅總理遺像；像兩旁掛着兩條紅布白字的格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在這裏充教員的，都是一些先進的，富有革命學識的名流；他們大都是×黨裏面的重要人物。其中如教社會科學的張大燠，教農民運動的林初彌，教工人運動的鄭新，教帝國主義侵略史的黃難國，教黨的政策的鮑樸，都是C城有名的革命領袖。霍之遠也在這訓練班裏面教着『華僑運動』一科。同時，他是這訓練班的唯一的負責人物，——代主任。

訓練班的教務長，姓章名杭生，是個頂有趣的人物。他年約三十，軀體十分高大，麻臉，兩隻眼睛近視得很厲害，——左眼二千四百度，右眼一千六百度。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

在南洋十年，很是出風頭；後來他被荷政府拿去坐監，一直坐了三個年頭；現在才被逐出境，回到這兒，被稱爲赤都的C城來。他的個性強得很，但並不討人厭；他的言動浪漫得可怕，他的思想也糊塗得格外有趣。他的性格暴如烈火，但有時却是柔順如羊。他喜歡踏風琴，喜歡用他嘶破了的，粗壯不過的聲音唱着『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這條國民革命歌。他在他臥室裏的窗上慣貼上一些格言：最不通而又最令人覺得有趣的是：

『孫中山的精神！列寧的人格！克魯泡特金的道德？』這一張他最得意的格言。這張格言裏面所含蓄着是什麼思想，他永遠未嘗和人家說過。

他對性的要求特別厲害，因爲他一向是個獨身主義者。他看見一個女性時，無論她是肥是瘦，是白是黑，是老是小，都拚命地進攻，直至那個女性見他便避開時爲止。他時常在霍之遠面前這樣說；

『我的性格所以這樣壞，這樣暴躁，完全是因為沒有一個女人來愛我，來和我同居的緣故！我的半生飄泊，一事無成，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如果有一個女人來愛我，無論她比我更醜，更老，我的事業的成便因此一定會更大，我的性情便因此一定會變成更溫和了。』

他和霍之遠的交情很不錯。霍之遠和他談話時，他最喜歡問他進攻女性應該用什麼方法。

『老霍！告訴我！你進攻Miss林的時候用着什麼方法呢？』這句話，幾乎變成他日常向着霍之遠問安的說話了。

他的精神很過人，辦事很認真；每晨五點鐘便起身。起身後，便大踏步在學生的宿舍前搖鈴叫喊，把那班學生趕起身來早操。那班學生大體上對他都有好感，雖然有些人在攻擊他對待女生的態度太不客氣，而且對待學生有些太暴躁！

他！這個放蕩不羈的無政府主義者！已經

在一星期以前加入×黨來了！

他第一天進到×黨裏面，當黃克業在作着政治報告時，便在打盹。以後他和人家談話時，便挺胸搏拳說；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易姓，我老章便是×黨的黨員！』

經過黃克業，霍之遠和羅愛靜幾個人幾番告誡之後，他才把這個脾氣稍為改了一些。

有一天，黃克業，霍之遠，羅愛靜和他一同去參加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學生的支部會議。一個學生在會議場中批評他，說他的性情太暴躁和脾氣太壞。他急得暴跳如雷，幾乎走上前去打那個學生。他大聲地咆哮說；

『我老章！幹就幹！不幹就跑！我並不喜歡做你們的教務長！我的脾氣和性情壞，有什麼要緊！我覺得我如果把這些脾氣改掉，便不成其為章杭生了！……』

幾天前，K黨部北遷，黃克業和羅愛靜都隨×部的部長出發到H地去，×部裏面的職員

隨着出發的很多。訓練班的事體很重大，部長和黃克業便極力要霍之遠留在C城負責任，名義是做這訓練班的代主任。

他自從做這訓練班的主任以來，很是惶惶恐恐。因為，這時C城的政治環境已是漸漸險惡起來。這時K黨部的地方也已由C省黨部遷進來辦公，這省黨部的態度，異樣灰色而反動。X部的後方辦事處在這省黨部裏只佔了三間房子。這三間房子裏面所含蓄的意義和色彩，在C省黨部和C省的軍政界看起來，都有些『紅光燭天！』的感想。在政治環境上孤獨得可憐的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尤其是被稱爲『X的犬本營！』

全C城已在黑暗勢力統治的下面了。在這兒有所謂三K黨，四Y團，都是專與軍警交結，一志反對X黨的黨團。三K黨的領袖名叫林殃逋，四Y團的領袖名叫鄭萊頃，他們都是某將軍忠實的走狗，馬屁的專使。他們都很注意向着這訓練班尋隙，在可能的時候，他們便要

向這訓練班下着毒手。

這訓練班裏面的學生，×黨青年團的人數佔全數十分之四，四Y團的人數佔十分之三，三K黨的人數佔十分之一。其餘的便是一些『無所爲』派。霍之遠極力向三K黨和四Y團的學生拉攏，他的態度表示得異常灰色。結果，全校的學生感情都和他很好，他的手腕得到一個大大的效果。……

他和林妙嬋的愛情現在愈加成熟，有許多人和他們見面時，簡直不客氣地稱呼他們做一對夫婦了。有許多人在背後攻擊他們，說他們間一定已經有了不可告訴人的事體發生了。

他和她在最近又有了一場小衝突，那場小衝突在他倆的愛情的洪流上只算是一個助長波瀾的細沫吧了。

那是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大約是十一月初三四的晚上吧，霍之遠和林妙嬋又是到第一公園去。（他們在環境和經濟的關係上，別的地方不能夠去，只有公園是他們的行臺。）

那時候，適值朔風嚴緊，公園裏面的遊客少得很。那些孤高傲世的棕櫚樹，雄姿英發的木棉樹，枝葉離披的大榕樹，在那種清冷的空氣下，更加顯出幽沉雄壯，有點歷萬劫而不磨的神氣。黑漆沉悶的天宇，閃着萬朶星影，那些星影好像掛在枝頭一樣，又好像在半空裏游泳着一樣。

『多麼神祕呀！我愛這黑漆的夜，比較我愛月亮的心理更是強烈。月亮雖然是美麗，但好像一覽無餘，給予人們的印像好像淺薄一點似的。黑漆的夜可是不同了，牠好像是把牠整個的美鎖住，這裏面美的消息，美的蹤跡，美的淵源，美的神髓都要由你自己去探討，去搜求，去創造！故此，比較起來，黑夜之美才是值得讚美的呀！』霍之遠像一個神秘主義者的神氣說，他笑着了。

他攬着林妙嬋一道走到一株木棉樹下的坐櫈上坐下。

『嬋妹！你和羅愛靜結婚，願意嗎？我替

你倆介紹！』霍之遠忽然異想天開的這樣說。

霍之遠一向很坦白，他對待羅愛靜尤其是有話便說。他覺得羅愛靜實在是他生平的第一位好友。羅愛靜對他和林妙嬋的戀愛時常加以評擊，他也時常在羅愛靜面前承罪。他覺得羅愛靜雖不是怎樣偉大；但他的有理性的，忠實的，懇摯的態度已經足以做他的法尺。至於他和林妙嬋間有了一絲愛情在滋長着，霍之遠實在夢也未嘗做過！

這天早上他接到羅愛靜在北上的途上寄來一封信。信中說，林妙嬋寄給他的相片他已經接到；她在相片後面寫着要他努力和保重身體的說話，他也很誠懇的接受了；最後，他又說，嬋妹在車站和他握別時灑着淚的態度，他到死時也是不能忘記的。

霍之遠讀完這封信時，心中不覺嚇了一跳。他覺得自己原來是個傻瓜！他覺得真愚蠢，為什麼一向看不出林妙嬋和羅愛靜有了這種深刻的愛苗在各人的胸中滋長着呢？本來，羅愛

靜還沒有老婆，又是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他老早便有把林妙嬋介紹給他的意思。但羅愛靜的態度一向很冷靜，而且時常在他面前說着林妙嬋的壞話，他便只好歇了這個念頭。他把那封信讀了再讀，演繹了一會之後，覺得原來他自己和林妙嬋熱烈了一場，結果只變成了她和羅愛靜兩人間的愛情的阻礙物！他哭了。

他馬上下着決心，想從這個迷途裏面逃出來。他想極力成就林妙嬋和羅愛靜兩人間的好事。這時候，他倆都在公園裏面，霍之遠便把上面那句說話探問着她。

『願意？唉！這話怎樣說起？你真是不知道我的心是多麼苦呢？……』林妙嬋答，她也不禁嚇了一跳。

『苦！苦什麼？』霍之遠大聲說，他鼻孔裏一酸，覺得有一些兒恨她了。

『唉！你又何苦來呢！難道我得罪你不成，拿着這樣氣色來對待我！……』林妙嬋的臉色變得異樣蒼白了。

『唉！我真是一個傻瓜！我老早就不應該做你和羅愛靜間的愛情的障礙物呀！』霍之遠聲氣很粗暴的說，他把她的放在他頸上的手恨恨地推開去。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和羅愛靜有什麼愛情可說？唉！你！……』

『有沒有愛情，你們自己才知道！我老實對你講，你和羅愛靜如果真真的能夠戀愛起來，我是很贊成的！不過，你們的態度為什麼要這樣不坦白！為什麼要把我欺騙得這樣厲害呢！你說你和羅愛靜既然沒有愛情，為什麼要偷偷地送着相片給他，為什麼在車站送別時會偷偷地爲他彈着眼淚呢！……………唉！我一向算是對不住我的老朋友了！我對不住羅愛靜！我對不住你們倆！我一向阻礙着你們的相愛！唉！不識趣的我！可是，現在我已明白了！我向你聲明，從今晚起，我再也不敢和你在一塊兒玩！好吧！我祝你和羅愛靜戀愛成功吧！』

『唉！你教我怎樣說呢？我寄給他一張相片，難道這便可以證明我和他已經發生了愛情嗎？若說我在車站上爲他灑淚那更加是無稽之談！你在那兒看見我爲他灑淚呢？……』林妙嬋禁不住潸泣起來了。

『嬋妹！唉！真的！請你不用客氣！你便痛痛快快地和我決絕吧！我祝你和羅愛靜早日結合起來！我現在也沒有閒空和你戀愛呢，我的工作忙得很呀！』霍之遠神氣很不屑似的說。他用手很很地向椅上擊了一下。

『哥哥！唉！天才知道我的心是多麼苦呢！唉！我全條生命都被你支配着！我離開你便覺得了無生趣！可是！……我終覺得不應該和你結婚，我恐怕你的家庭給我這個闖入者犧牲着！唉！爲着你！爲着你，我才想到羅愛靜身上呢！我想羅愛靜是你的最好的朋友；我如果和他結婚，最少還可以時常和你相見，最少還可以時常和你在一處做事！但！我因爲舍不得離開你，所以這幾晚來都爲着這件事在哭泣

着！……」林妙嬋把霍之遠緊緊地摟抱着，把她的眼淚漬在霍之遠的臉上。

「這又何必呢？……你又何必這樣多情？」霍之遠用力地把她推開。

「呃！呃！呃！……」林妙嬋只是哭着。

「好！我們今晚談話的結論，便是你和羅愛靜結婚！我呢，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你們！」霍之遠望着森嚴的夜色，崇高的大樹，想把他的胸中的悲哀抑制一下。

「哥哥！我想——……」林妙嬋抽着氣說了這幾個字，以下再也不能說下去了。

「你想怎樣？我坦白地對你講，我是很「不客氣」的。」霍之遠態度冷然，機械地撫着她。

「唉！哥哥！你！——你！——真——狠——心呀！——我——這——幾——晚，——又——是——哭——着，——又是想——着！——我——結——果——終——是——覺——得——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很小的面積。

『老章！你這間房子真是漂亮啊！——這尊石膏像尤其是動人！』霍之遠帶着笑說。他倚着林妙嬋坐在辦公檯前。

『哎喲呵！老霍！你不知道我是多麼苦呀！還虧有這位女朋友和我相伴，要不然我可要急死了！哈！哈！』章杭生作勢把桌上的石膏像接了一個吻，不禁大笑。

『老章！趕快討了一個老婆吧！你這樣害着性的苦悶，便拿着石膏像出火真不是辦法！』霍之遠隨意地在案頭上掀開一部書在看着。

『哎喲呵！老霍！討老婆！哈！哈！現在的女子都是慕財愛色的多，我想我此生一定沒有希望的了！——哎喲呵！你們真好！你們真比池底鴛鴦，天上神仙還要快活得多！哎喲呵！又是溫柔！又是纏綿！又是多情！哎喲呵……』章杭生像母牛一般叫着，又是想向石膏像作吻。

這時候，從門口走進兩個人來；他們進來

後，便和霍之遠，章杭生握着手，都在椅子上坐下。這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陳白灰，一個是李田藹。陳白灰年紀約莫二十三歲，是個大臉膛，身材粗壯的人。他的眼睛很大，有點像水牛目一般；額頭很闊，鬍子很多，但日常都是刮得很光滑。他的性格是熱心而多疑，遲滯而寡斷。他說話時的態度，老是很矜持，很像演說式，但很容易令人厭倦。他是這訓練班裏面的職員，——文牘員。李田藹年約二十六歲，身材很矮，面部的構造，像千年的樹根圍成一樣，眉目嘴鼻，額頭，額骨，下頰各處都有一種堅苦卓絕的表情蘊蓄着。他是個真正的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絕對不坐手車，絕對不嫖，不賭，不吸煙，不喝酒。他是個絕對孤獨的人，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妻子，——他三歲時便是一個孤兒，以後便由這個社會的惡毒冷酷的鎚把他鎚鍊長大起來的。他是章杭生的好友，這次才在南洋被逐回國；他被逐的原因，是因為他在一個高小學校做校長

，和那校的校董的女兒發生戀愛；他和她曾經偷偷地接了一回吻，不料被人家發覺，因此便被驅逐出校，被驅逐出境了。他現在每晚也在這臥房裏睡覺的。

『霍先生！林女士！你們在這兒坐了好久了！』李田藹向着霍之遠和林妙嬋點了一下頭說。

『好啊！好啊！我們今天便在這房裏開個談話大會吧！哈！哈！』陳白灰說。

他們幾個人拉雜談論了一會之後，章杭生忽然向着林妙嬋說；

『Miss林！你們G校的同學褚珉秋女士你認識嗎？請你替我請她到這兒來坐一坐吧！』

『褚珉秋女士嗎？我認識她的！她是你的朋友嗎？好的！我便去替你請她到這裏來！』林妙嬋說，她望着霍之遠一眼，立起身來便走向距離這裏不過數十步遠的G校去。

『褚珉秋女士真漂亮！老章！你便討她做老婆吧！』陳白灰說。

論那一個男性都會爲之銷魂迷醉的。她的口亦是很美的，牠的兩片唇在說話時一張一翕的神態，特別惹人憐愛。她的整個臉部的輪廓有點太大；她全身的姿勢，也有點太矮胖。但，因爲她的年紀很輕，神態又是很天真活潑，故此，令人一見，便覺得她是個有趣的，可愛的女人。

『哎喲呵！坐下吧！坐下吧！褚女士！褚女士！哎喲呵！坐下吧！坐下吧！今天是禮拜天，我想請你和他們到黃花崗逛逛去！』章杭生高興得跳起身來。他跑過來，跑過去，身上像是發熱，又像是很忙的樣子。

『坐下吧！請來參加我們的談話會！』霍之遠望着她一眼，心裏覺得和她親熱起來了。

她望着霍之遠一笑坐下來了。她坐在林妙嬋身邊，林妙嬋又靠着霍之遠坐着；故此他們坐位的距離很近。大概是因爲她已經先認識了林妙嬋，而且霍之遠和林妙嬋的關係她已經知道的緣故吧？她對着他很不客氣，很親熱的樣

『褚！唱吧！這麼多人喜歡你唱！』林妙嬋附和着，她這時候臉上溢着笑，心裏很是快樂。

這時，像情人的眼波一樣溫暖的日光在各人襟顏上蕩着。像女人的吸息一樣低微的風絲在各人的耳邊掠過。一切噪雜的聲音都沒有了，只一二聲禽鳥在遠林傳來的清唱。一切俗氣的，令人厭惡的顏色都沒有了，在這幽曠的草地上浮動着的只有山光，雲影。

『啊！啊！投到自然母親的懷抱中來吧！不革命也罷了！革命真是太苦和太沒有趣呀！……不！這種思想是狗屁不通的，你看那些工農羣衆怎樣苦痛！他們由白天到黃昏，由春夏到秋冬都是把窮骨頭煎熬着，但結果只有警察的棒桿，工頭的藤條，資本家的榨取，大地主的壓迫，貪官污吏的剝奪，饑寒和凍餒的賜予是他們的總報酬！是他們的幸福的總和！我能夠離開他們，放下他們自己走到大自然的懷抱裏面來享受清福嗎？……』霍之遠忽然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之前十幾步，是烈士們埋骨的墳場。這墳場不夠一畝地寬廣，四面圍着鐵欄。這墳場前橫着祭床，左旁豎着一亭，亭裏面豎着一面石碑。

他們下了汽車來到烈士的墳前默哀了幾分鐘之後，便盡量地在逛遊着。

『哎喲呵！好極了！這兒的景象好得很！Miss 褚，唱歌吧！請你唱歌給我們聽！』章杭生，在自由神前的草地上跳着。

『哎喲啊！好極了！好極了！Min褚，跳舞吧！請你跳舞給我們看一看！』李田蘊怪叫如猿，他情不自禁地自己跳起舞來，他的態度好像戲台上的丑角一樣。

『好的！好的！我贊成請Miss褚唱歌和跳舞！』陳白灰用他的拇指頭作勢，把眼睛張得異常之大。

『……』褚珉秋沉默着，她只是用着笑臉去答他們的請求。

『唱吧！唱歌吧！Miss 褚！你怕臊嗎？……』霍之遠又是把她含情地釘了一眼。

觸到這個問題來，他把頭低下去了，把兩隻眼睛望到想像裏的工農羣衆的慘狀，他眼上一熱，幾乎淌下淚來！

『唱着月明之夜吧！唱着葡萄仙子吧！哎喲呵！快樂得很啊！Miss 褚唱吧！唱歌吧！』章杭生在草地上打滾地這樣叫着。

『他媽的！跳舞吧！你們不跳，我自己來跳吧！哎喲呵！快樂得很呀！快樂得很呀！』李田藹一面叫着，一面笑着，一面跳着，狀如獼猴。

『Mr 霍！你的身體有點不好嗎？你的臉兒有點蒼白啦！』褚珉秋走到霍之遠身邊懇切的問。

『沒有！謝謝你！』霍之遠覺得站在他面前的褚珉秋完全是他所有的了。

『老霍！哎喲呵！不得了！不得了！你和Miss褚這樣親熱起來了！哎喲呵！哈！哈！』章杭生有點醋意說，他仍然是在打滾着。

他們在這兒玩耍了半天才回去。不知怎樣

地，霍之遠和褚珉秋以後便非常要好了。

十五

霍之遠從章昭君和林雪卿那裏探知褚珉秋也是×黨的同志。（章昭君和林雪卿已加入×黨，她們都在G校讀書，並且搬到大東路的×號門牌居住。）並探知譚秋英還未嘗加入×黨。這晚，他便約着褚珉秋，譚秋英，和林妙嬋幾個人和他一道到公園談話去。他的意思是要請褚珉秋介紹譚秋英和林妙嬋加入×黨青年團，G校支部的。

是夕陽晚晚的時候，在黃色的燈光漸次照耀着的街願。霍之遠心中滿着愉快地和她們一道跑着。

『Miss譚！我那晚和你在公園裏所說的那件事你該不至於忘記吧！』霍之遠朝着譚秋英說；他和她故意行得很緩，這時已經落在林妙嬋和褚珉秋的後面二三十步遠了。

譚秋英身上穿着一套稱身的湖水色夾長袍

，袖口短短的，露出一雙纖小而可愛的手來。她的臉上，有一種又是沉靜，又是有媚態的特殊情調；她的舉動有一種又是鎮定，又是善於迷惑人的特別魔力。她說話時的聲音，時常在語尾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婉轉，令人在聽見這種聲音時，臟腑都會為牠熨貼。

她和霍之遠兩人間有一種懇摯的，熱烈的友情。不！那不單是一種簡單的友情，那怕是一種不露骨的，深心蘊蓄着的男女間之愛情吧！她和他見面時雖然絕對未嘗說過一句情話，但她的那種壓制不住的愛的傾向時常不自覺的以另一種方式表演出來，——嚴冷的而又關切的表情。這種表示，在他倆討論革命問題時，最容易被人們看出。

『我當然是記着哩！』譚秋英答。她和他談話，用C城話時比較多一點，但有時也用着普通話。『不過，你說，林妙嬋這個人怎麼樣呢？我總覺得她不大能夠革命！她好像只能做到賢母良妻的地位，做不到陷陣衝鋒的革命工

作呢！』

『我也覺得是這樣的！不過，她現在已經是進步很多了！她在我面前屢次表示要加入×黨去；我想如果她加進×黨後，經過嚴格的訓練，大概總可以幹起一點革命的工作起來了。……』霍之遠看出她對林妙嫻顯然有一種醋意的表示，這種表示令他深心裏感到滿足。因為從她這種表示中，他看出她對他的愛情來。

『是的！她在我面前也是時常這樣地表示！她說她願意犧牲家庭，願意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的觀點上去革命！她說她願意和我一塊兒加入×黨去！我想，她既然這樣說，便拉着她和我們一同加進×黨去也未嘗不可以的！……』譚秋英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向着霍之遠一掠，顯出十二分親愛的態度來。

『我有一個朋友，他大概是×黨的人物，我已經和他討論過好幾次；他答應替我找個介紹人；×黨裏內的情形他人體上也已經和我說得很清楚了。』霍之遠把他兩手插着他的洋服

的袋口，他的爲工作所壓損的疲倦而憔悴的臉上溢着微笑。

『×黨裏面的情形怎麼樣，請你告訴我吧！』譚秋英踏進一步，把身體擠在霍之遠的旁邊。

『我便告訴你吧！但，我只據我的朋友一面之辭，這些說話，到底對不對，我是不知道的。……』霍之遠把他的嘴放在譚秋英的耳邊說。

當他把×黨裏面的內容和各種入黨的手續向她報告完了的時候，他們已到第一公園的門前了。褚珉秋和林妙輝站在門口等候他倆。

『Miss褚！跑得這麼快，趕你們不上了！』霍之遠的眼睛不意又是和她相遇，他的心中又是覺得惘然了。

『知道你們幹些什麼勾當呢！噥噥陸陸地只在後面說着一些什麼祕密話？』褚珉秋孩氣的笑著。

『真的！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勾當呢？嘻！』

嘻！』林妙嬋板着臉冷笑着。

『哎喲！你們這兩個嚼舌根的蹄子！這樣亂七八糟的賴人！』譚秋英臉上飛紅，趕上前去挽着褚珉秋那肥胖的腕亂捻。林妙嬋跑過譚秋英背後還是冷冷的在笑着她。

公園裏面小梅切放，雛菊盛開。枝頭縈香，澹如月痕的梅花，真有些幽人絕世的清姿；皓潔如霜雪，孤僻如高士的菊花，亦有些吐棄凡塵，散屣人間的格調。

在斜陽映照着的下面，樹枝浴着紅光，像在火爐裏發火一般。遙望六榕寺塔，玲瓏孤聳，在落照的蒼茫裏，顯出異樣淒涼，蕭索的樣子來。……

他們在園裏面散步了一會，便都在樹叢間的一隻長凳坐下。譚秋英纏住霍之遠談話；她問着K黨部爲什麼會發生那麼多的糾紛；問着K黨爲什麼要把工農商學各階級聯成一氣；問着K黨爲什麼會失去許多青年人的信仰；問着階級鬥爭有什麼理由；工農階級爲什麼一定不

能夠和資產階級合作；……各個問題，霍之遠都一一地答得很詳細。這麼一來，足足廢去了兩個鐘頭了。在這兩個鐘頭裏面，霍之遠連和褚珉秋、林妙嬋說一句話的閒空都沒有，她們真把譚秋英恨死了。

『呀！你看她和霍先生的態度多麼親熱，多麼獻慫慫！噢！簡直她就是一個狐狸精！』

『噢！你看她在笑着了！她的態度多麼妖嬈呵！哎喲！我們上當了！我們不應該同他們一道到這裏來才是呵！……』

林妙嬋和褚珉秋當着霍之遠和譚秋英談得入神時，不禁這樣低聲耳語在評擊着譚秋英。

當霍之遠和譚秋英的討論結束的時候，公園的電燈已經亮了很久，那輪血紅的太陽，也已在一個鐘頭之前，沉入地面去了。

『Miss褚！我想和你說幾句話呢！』霍之遠吐了一口氣，朝着褚珉秋說。

『什麼事體呢？霍先生！』褚珉秋把她的手指剔着牙齒任笑着。

『這兒來，我要和你商量一件重要的事體啊！』霍之遠站起身來用手招着褚珉秋一同走到前面去。

褚珉秋即時立起身來，和他走到一株木棉樹下站立着，那兒離開林妙輝和譚秋英坐着的地方，約莫二三十步遠。

『Miss 褚！請你答應我一件事！』霍之遠把他的手插在他的腰上，臉上溢着平和的微笑。

『什麼事？霍先生！』褚珉秋把她的那雙美麗而帶着神祕性的眼睛朝着他只是閃着。她今晚穿的依舊是一套黑緞旗袍，臉上薄薄地擦着一點脂粉。她說話時的態度，很是坦白，自然，生動。她雖是十七八歲，但她的神態，了無掛礙，就好像一個嬰孩一樣。她雖然不是怎樣的美麗，但她却可以稱為『春之化身』，『快樂的女神』。無論那個人和她相見時，都會把工作的疲勞消盡，把胸中的抑鬱忘去的。

她對待霍之遠特別有一種好感。她因為霍

之遠和林妙嬋愛好的緣故，便和林妙嬋愛好起來。她在林妙嬋的面前時常說出愛慕他的說話來。

這時候，她和霍之遠站在一處。前人的臉都灼熱着，心中都在跳動着。

『Miss褚！我想你和林妙嬋，譚秋英都是G校的學生，她倆的思想都很不錯，而且很想加進我們的黨來，請你替她們介紹一下吧！』霍之遠把鼻在嗅着矮木上的浮蕩着的一層肉香，胸口有些壓逼而迷醉。

『我不是×黨的黨員！呀！霍先生，你弄錯了！嘻！嘻！』褚眠秋笑着說，她的笑聲就和一個嬰孩的笑聲一樣。

『你這小鬼子！你還想騙我嗎！哈！哈！』霍之遠看着她的那種孩氣的態度，不覺笑起來了。

『你既然知道我，爲什麼不知道譚秋英也已經加進×黨呢？』褚眠秋全身不自覺地和霍之遠擠得愈緊。

『啊！譚秋英已經加進入了我們的黨了麼？我問林雪卿，她說開了幾次會都碰不見她呢？』

『她們不同組啦！譚秋英是第一組的，林雪卿是第三組的！』

『啊！啊！哎喲！我今晚算是上了譚秋英的當了！她問我許多說話，都是騙我講着玩呢！呀！這小鬼子，真可恨啊！』

『今晚她向你問的那幾個問題都很沒有道理；可是你却答得很好！』

『啊！啊！我終覺得是上她的當了！哎喲！可恨！可恨！』

『霍先生！你要我介紹林妙嬋麼？好極啦！好極啦！我近來時常和她談話，她的思想的確是很不錯啦！』

『便請你把她介紹吧！你和她同學而且一塊兒住着，最好請你時常指導她啊！』

『自然啦！我可以全部負責任，把她介紹到黨裏來！……哎喲！霍先生，你們訓練班

的那位教務長，亦是我們的同志嗎？』

『是的！不過他浪漫得了不得！他從前是個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主義者！現在他的態度雖說好了一些，但還是脫不了個人無政府主義者的色彩啊！』

『真的啦！他真是浪漫得怕人哩！霍先生！我真怕他！他看見女性的時候，好像即刻便要把她吞入肚裡去一樣！噢！他的態度真是兇到極啦！』

『哎喲！他這個人也還有趣哩！』

『有趣嗎？我覺得像他這樣的男子真有點討厭呢！』

他倆依依戀戀的在談着，不覺又是過了半個鐘頭了。這時候，霍之遠耳邊聽到林妙嬋在叫喚着他的聲音。

『啊！啊！我便去！』霍之遠遙遙地回答着，一面向着褚珉秋說：

『我們回去吧！她們在叫着我們呢？』

『霍先生！聽說你新近死去了一位哥哥！』

我想現在你一定是悽楚得很了。但是霍先生，容許我用着小妹妹的資格來勸你，請你看開些兒，保重身體才是啊！』褚珉秋誠懇地安慰着霍之遠。她的聲音因同情而顫動了。

『Miss褚！感謝得很！』我的哥哥死了的消息你怎麼會知道呢！唉！』霍之遠心裏驟然起了一陣悲痛，眼上即時給一層霧氣罩住了！

霍之遠的哥哥死了的消息，前幾天才從他父親的家信接到。當時，他只是心上如大石壓住，腦裏如鐵鎚痛擊，他本擬即日奔回家裏看一看去。後來因為經過同志們的勸告，才沒有去的成功。這幾天，他因為工作太忙的緣故暫時地好像把這個悲哀忘記了。這時候給褚珉秋這樣一問，又把他的悲哀重新惹起來了！

『之遠哥！之遠哥！回去啊！不早了！』林妙嬋拉長聲音在叫着。

『Miss褚！我們回去吧！』霍之遠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一陣柔嫩溫熱的刺激，傳播了他的全身。他們的臉都灼熱着。

『霍先生！咳！Miss褚！哎喲！你們才不知又是在幹着什麼勾當呢！嘻！嘻！』譚秋英走到他們的身邊，把她的大眼睛釘了他們一下。林妙輝默然走到她們身邊，全身靠在霍之遠臂上、一聲不響地站立着。她望一回譚秋英又望一回褚珉秋，冷然一笑。

十六

十二月的時候了，霍之遠和林妙輝兩人間的愛情已經達到沸點了。他倆現在衝突的時候比較很少，似乎已經是由癡情上的結合，達到主義上的結合一樣。他倆的意識和行動現在完全是普羅列塔利亞化了。他倆的談話的焦點現在完全是集中在主義上了。本來在這樣的軌道上走去，他倆的同棲生活的問題，當然是在必然律裏面可以達到目的的。但，愛情到底是有波瀾的。他倆在這條平安的軌道上，於是又碰到一場悲喜劇了。……

霍之遠近來因為和譚秋英碰到面便談話，

談起話來便非一二個鐘頭不行。雖然內幕上他們是在談論革命問題和接洽關於林妙嬋加入×黨的事；但在旁觀人考察起來，總誤會他們是在談情話的！這種誤會，自然是林妙嬋更加厲害！一方面因為譚秋英的年齡，才情，風貌處處都有和林妙嬋成為情敵起來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為當霍之遠和譚秋英在談話的時候，總是守着×黨的黨紀，不肯讓林妙嬋加進去。（林妙嬋還未曾正式被承認為黨員）這真使她按納不住了。……

這天，正午的時候，褚珉秋，林妙嬋，和譚秋英一道到×部後方辦事處去找霍之遠。霍之遠便和她們跑到辦公室外面的草地上散步去。譚秋英照例拉着霍之遠拚命的談起話來；她的談話的內容似乎很祕密似的，她招着霍之遠跑開十幾步去噦噦陸陸地談着。林妙嬋和褚珉秋守候了一會覺得不耐煩了，便冷冷地向着霍之遠遙噦着一兩句辭別語，跑回G校去了。

霍之遠和譚秋英在草地上依舊在談着。草

地之旁是個荷塘。塘裏的荷花在二個月前已經凋盡了，這時候只剩下一些枯黑的荷梗。荷塘之沿有許多病葉枯枝的柳樹，這些柳樹在金黃色的日光照耀之下閃着笑臉。

『譚先生！你是太糊塗了！我站在黨的立場，用着同志的資格來批評你！你把我們的黨的祕密統統洩漏給林妙輝！你和她因為感情太好了，便把黨內一切的情形告訴她，這是很不對的！我們黨裏的黨員是需要理性的，不需要感情的！就拿你那天同我講話的態度來講，你實在也不應該把許多黨內的祕密告訴我！噢！霍先生！我用着同志的資格來批評你，你快要把這樣的脾氣修改一下才好呀！……』譚秋英站在霍之遠面前，雙手交叉着放在她的胸前，態度很是堅冷。

霍之遠聽到這段說話正中他的心病，不禁把臉漲紅着。他想不到譚秋英這個嬌小玲瓏的少女會這樣不客氣地拿着黨紀來教訓他。他覺得又是羞恥，又是愉快。羞恥的是他自己實在

幹得不對，給譚秋英當面這樣教訓，有些難為情。愉快的是他覺得受了這樣一個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女同志來糾正他，批評他，實在是很幸福。

『Miss譚！你所說的話都對吧！我很感謝你！但，這裏面你實在還有許多誤會的地方，我不得不向你解釋一下。我對林妙輝的說話雖然有些地方太不注意，但並不至於把黨內的秘密洩漏給她的。至於和你那晚的談話雖然未免太坦白些，但我已經知道你的思想很不錯，而且態度已傾向我們的黨來了，我才那麼講的啊！……』霍之遠一面認罪，一面還是取着辯駁的態度。

『霍先生！你再也不用和我強辯了，你把許多黨的消息告訴給妙輝，我們G校已經許多人知道了！……』譚秋英的態度更加嚴厲，她的眼睛裏閃着火，簡直是發怒了。

『Miss譚！不用動氣吧！你對我的批評，我誠懇的接受了！』霍之遠又是覺得痛苦，又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唉！妹妹！你的癡情，你的對待我的專一的癡情我是很感激的！但，現在你已經決心幹起革命的工作來了，便不應該這樣任情，這樣沒有理性呀！……你叫我怎麼辦呢？幹革命工作的人，男女幾乎就常是混在一處的；如果和一個女人談話，便算是和她戀愛！那我以後，看見每一個女人，都要先行走避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一件事體呀！』霍之遠柔聲下氣的說。

『誰是你的妹妹！譚秋英才配做你的妹妹呢！……現在我再也不想和你說下去了！你的工作忙得很呢！哼！你們革命家！你趕快把昨天晚上那張表拿來還我，我自己填寫去吧！革命！時髦得很，我也跟着你們幹起革命的勾當來了！』林妙嬋伸手向着霍之遠要入黨表。

『放在我這裏吧！我替你填上便好了！』霍之遠心中吃了一驚，覺得衝突的材料又是添上一件了。

『不用費你的心呢！我自己曉得怎樣填寫

哩！』林妙嬋踏進一步，向霍之遠衣袋裏面搜索着。

『沒有帶來的，昨天晚上我把牠放在學校裏面呢！』霍之遠瞞着她說。

『我現在即刻和你到你的學校裏拿回來！去！一道去！』林妙嬋跳起來，即刻便要動身。

『妹妹！請你不要動氣！那張表是介紹人填寫的表，不是被介紹人填寫的表。譚秋英一時錯給了你的，現在已經被她拿回去了！』霍之遠覺得無論如何再也掩飾不住，便據實的說明。

『真的嗎！……』林妙嬋喘着氣說，她圓睜着雙眼，臉上滿堆着失望和憤急的神氣。

『怎麼不真！……不過請你別耍這樣氣急呀！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霍之遠安靜地說。

『哎喲：你又來捉弄我了！你和譚秋英又來這樣把我欺騙了！唉！×黨是你和譚秋英兩

個渾蛋私有的黨！是你們的愛情背境的黨！我再也不願意加進去了！要加進這個黨才算是革命的嗎？那便索性不革命也吧！唉！……』她抽咽着，全身戰抖着，臉色變成蒼白了。

『唉！妹妹！不要這樣的胡鬧吧！你也太薄弱了！你這樣任情使性，完全不是一個革命黨人所應有的態度啊！退一萬步講，便算我真個是和譚秋英戀愛起來了；難道你便可以拋棄你的革命的決心嗎？你的革命的決心是建築在羣衆上，還是建築在我和譚秋英兩人身上呢？……唉！妹妹！請你平心靜氣，緩緩思考吧！不要越急越弄糊塗了！』霍之遠鎮靜的安慰着她。他心裏好像受了一刀，這一刀使他又是失望，又是灰心。

『唉！何必要和一個女子發生戀愛呢？革命工作要緊呀！我今天又要把工作的時間拋擲了兩個鐘頭了！唉！不行！我的工作是多麼重要呀！』他口裏雖然在勸慰着林妙嬋，心裏不禁這樣想着。

『呃——呃！呃！我——上——了——人——家的——當——呀！……』林妙嬋不斷地喘着氣，抽咽得更加厲害。

『妹妹！你真是越說越不近人情了，你上了誰的當呀！唉！難道！……唉！你說我騙了你嗎？……』霍之遠也是喘着氣，臉上溢着怒容，他覺得他是太受侮辱了。

『不要假親熱了！口皮上妹妹的，妹妹的叫着；心裏却老早在咒咀我快些死去哩！………唉！實在我也太不自量了！本來我們根本上便未嘗相愛過，我和你只和路人一般，我這個路人來纏住了你這麼久，實在是對不起的很啊！……』林妙嬋咬着牙，恨恨的說，她丟下霍之遠走開去了！………

『妹妹！回來呀！回來呀！……』霍之遠望着她的背影高聲的叫喊着。

她頭也不回來地走向G校去了。

霍之遠呆呆地在站立着，他覺得他好像受了萬千的委屈；心中覺得一酸，不提防便是淌

下幾滴眼淚來。

『唉！工作要緊呀！戀愛是一件多麼愚蠢的事呀！』他嘆了一口氣，走向辦公室辦公去。

十七

過了兩個鐘頭，霍之遠正埋頭案上在改着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學生的文章時，G 校的校差拿了一封信到來遞給他。那封信是林妙嬋寫給他的一封絕交信！信中寫着：

『霍之遠先生！對不住得很呀！剛才對你真是無禮得很呀！先生革命黨裏面重要人物，民衆隊裏先鋒！望善自珍重！妙嬋既愚且任性，自思實不足以伴你，以後當不敢再和你糾纏下去，一方面恐怕妨碍你的革命工作！一方面恐怕做你和譚秋英姑娘戀愛的障礙品也！……

妙嬋素性懦弱，又不善於交際，自料在這光怪陸離之世界裏面，不適宜於生存！……現已決意離開人生之戰場！祝你和譚秋英姑娘

戀愛成功！祝你所希望的革命成功！……』

霍之遠看完這封信後，臉色完全變成青白，他把頭髮亂抓，跟着，便是一陣昏迷。

『完了！我和她的關係便這樣的終給了！也好！戀愛是多麼討厭的一回事呀！是多麼無意義的一回事呀！……』他清醒後便下了這樣的結論。

『還是寫封信給她好的！她恐怕會自殺呢！唉！一個熱情而沒有理性的女子，是怎樣難於對付呀！』最後他終於這樣決定了。他抽起筆來寫着信：

——親愛的嬋妹！

伏望勿因惱怒太過，致傷身體！這對妹自信尙未有負心之處，來書云云，不免失之過激矣！晚間當到G校訪妹，望勿外出爲荷！……

霍之遠寫完這封信後，叫辦事處裏面的一個雜差即刻把牠拿到G校去。他一面在感傷着。他覺得一個人絕對沒有其他的人來愛他，固然是有點太寂寞了，太不像樣了。但當他被人

家愛得太厲害的時候，也是一舉一動都不自由起來，也是痛苦得很啊！他對於戀愛根本上起了一個幻滅的念頭了。

晚上，他在訓練班，吃過晚餐後，便一個人走到 G 校去找她。她出來見他，但態度冷淡得很；她的兩隻眼因為哭了一個下午的緣故，已經腫得像胡桃一樣了。

『妹妹！到外面去跑一趙吧！』霍之遠很親熱的叫着她。他充分的被她的悽楚的表情所感動，心裏覺得難受起來。他說話的聲音，也顫咽着。

她仍然沉默地不作一聲，但她的脚步却已經跟着他走了。

『妹妹！不要太悲哀吧！……呀！只要你能夠平心靜氣，不久你定會把我諒解了！』霍之遠酸着鼻說，他想握着林妙嬋的手，吻了一千個熱吻。

『……………』林妙嬋仍然是沉默着，她只望着霍之遠一眼，冷然地一眼。

這時候，他們已經到了C州革命同志會傍邊那個草場上了。是夕照酣紅，暮天無雲時候，他們的人影長長地投在地上。霍之遠的瘦稜稜的臉上滿着一種沉思而憂鬱的陰影。他怕羞而摯切的用着他的顫着的手去握着林妙嬋的手，但她冷然地把他拒絕了。

『你終於不打理我嗎？……唉！……』霍之遠嘆了一口氣。林妙嬋只是沉默着。

『妹妹！我和譚秋英的交情只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朋友的感情，她對我亦是冷淡得很。不要誤會罷！今天的事，尤其是不成問題；那只是一種手續的問題。這一點你將來入黨後，便一定會明白起來了！』霍之遠忍耐着說，他的心又有些氣憤起來了。他覺得他對她很坦白，而她終不能諒解他。這是多麼可惱的事體啊。

『你和譚秋英姑娘的事體，誰敢干涉你；我和你也不過是個普通的朋友吧了！入黨！我那裏配入黨呢？……』林妙嬋冷然答，她對於霍之遠顯示一種堅決的拒絕的表情。

『好！完了！請吧！林女士！』霍之遠大聲的說，他丟下林妙輝即刻走開了。他心裏覺得悲傷而痛快。

『哥哥！唉！回來吧！』林妙輝見他跑了二三十步遠還沒有回頭來，便這樣高聲呼喊着。喊後她便哭起來了。

霍之遠心中又是覺得不忍了，他只得跑回去和她站在一塊！

『怎麼樣？……』霍之遠咳了一聲說，他的眼睛變成噴火的玻璃球了。

『唉！哥哥！恕我吧！一切都是妹妹不對啊！……』林妙輝全身抖顫着，臉色像死人一樣的挽着霍之遠的手去親着她的唇。『我！我——表面——上——雖——然——在——和——你——鬥——氣，——我的——心——卻——是——很——愛——你——呢！——唉！』

『妹妹！唉！你爲着我受了這麼多的痛苦了，看！你把你的眼睛都哭得紅腫起來哩。……』霍之遠深深地又是被她的悲楚所激動，

把她的憤怒之氣完全消失了。

『哥哥！親愛的哥哥！恕我罷！今天真把你氣殺了！唉！原諒我吧！這都是因為妹妹太愛你的緣故啊！……』林妙嬋臉上飛紅，感情很激動的說，她的那雙水汪汪的淚眼，儘朝着他釘着。

『都是一時的誤會，不算什麼一回事啊！……』霍之遠低着頭在望着他和她兩人的長長的影，疊在一處，臉上溢着微笑。

『為什麼笑起來呢？』林妙嬋也跟着她笑起來了。

『看！你看那地上的人影吧！你說我們親密，還是地上的人影親密呢？看！地上的人影已經拚成一個了！……』霍之遠望着林妙嬋很自然地說。他的炯炯而英銳的眼泛着一層為情慾所激動的光。他的態度又是威武又是有稜氣。這樣的神情是一種最易令女人們迷惑的美啊。

『哥哥！還是我們親密哩！』她的紅唇噙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着她的額。

『我一定要跟你去！噯！……』她像一個小孩子似地搖着身擺着頭央求着霍之遠帶她去。

『好的！好的！我帶你一道去吧！但是你能夠遠遠地站在外面，不能夠跟我進到裏面去啊！進到裏面時，要是碰到你們G校的同學，事情可便糟了！』霍之遠心裏覺得有些對不住黨了。他覺得他的感情終是太豐富，他的理性不能夠把他自己主宰着了！

『唉！我知道了！一定是你約定譚秋英姑娘在會場裏面等候你呢！……』林妙嬋臉上又是露着疑慮和失望。

『……』霍之遠沉默着，他望着她只是不語。……

晚上約莫九點多鐘的時候，他在會場出來，便又走到G校去找她。月色很是美麗，大地上的屋宇，樹林。人物，都像是在銀光下沐浴着一樣。他倆在街上走了一會，便到S大學裏

面的一個僻靜的小花園去。

這個僻靜的小花園，是在一座教室之前，廣約一畝地，景象十分幽雅。他倆在這兒的石凳上坐下，遠遠地飄來一陣胡琴的聲音，在那聲音裏面雜着一陣一陣男女的笑聲。霍之遠覺得有些惘然了。

他忽然把林妙嬋用力的擁抱着，在她的額上，唇上，肩上，腕上亂吻了一陣。他覺得在這樣的世界上佔有一個像林妙嬋這樣年青美貌而又多情的姑娘，是多麼幸福的一回事呀！他開始用着羞澀而又抖顫的聲音向着她說；

『親愛的妹妹！我們以後怎樣結局呢？……我想——你——和——我——！唉！』他覺得不能再講下去了；林妙嬋的脾氣，他是知道的，他恐怕她又是耍哭起來了。

『哥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答應你！』林妙嬋把臉伏在霍之遠的胸裏說，全身顫動得很厲害。

『我愛！……』霍之遠哼了這一句，又

是銷魂，又是混亂！

『哥哥呵！我……把——我的……所有的
一切，都呈獻我——的——親——愛的哥哥呵
！……』林妙嫻的耳朵羞紅着像兩朵紅玫瑰
花一樣了。

『我們以後再用不着顧慮一切，懷疑一切
，只是努力跑向前面去吧！奮鬥！奮鬥！我們
要互相督促着去和一切惡勢力作戰！我們的結
合完全是建築在革命的觀點上！是的，像我們
相片上寫着的一樣；爲革命而戀愛！不以戀愛
犧牲革命！……』霍之遠站起身來說，他的
態度很是激昂慷慨。

『哥哥！我願始終和你站在同一的觀點上
革命去呵！』林妙嫻也站起身來，她的態度很
表示出一種勇敢，和預備去爲民衆而犧牲的熱
情。

『握手吧！』

『握手吧！』

他倆的手緊緊地握着，用全身氣力的握着

。他倆的態度，就和喝醉了酒一樣。

十八

初春時候，在爆竹聲裏和街上人都穿着麗服的情境下，春天的快樂的影子已經來到人間了。

霍之遠照舊忙碌着，他一身兼了兩個重要的職務，——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的代主任，和×部後方辦事處的主任。他的頭髮和鬍子比平時格外散亂了，他的臉格外瘦削了，他的衣服格外不講究了。但他的炯炯有神的雙眼，他的臉上一種有吸引力的特殊情調，卻一些也是不變。他現在差不多完全在團體生活裏面陶醉了；關於個人的傷感，懷鄉病的意緒，悼惜過去的心情，差不多都沒有了。可是，在和女性接觸這方面，他的心裏還不免留下一點膩膩的快感，這或許是他的年紀還輕的緣故吧。

他和林妙嬋的戀愛，現在已告成功了。可是他對譚秋英和褚珉秋的態度究竟是怎樣呢？

他和她倆究竟有了戀愛的成份存在嗎？這問題，實在連他自己亦覺得難以答復呢。他覺得他的心雖然在否認他和褚珉秋，譚秋英兩人有了什麼愛的存在，他的理智雖然在排斥這種不合邏輯的愛的事件的發生，但在下意識裏，在朦朧的境界間，他有時又覺得她倆在他的心裏都佔了一個不小的位置。

林妙嬋曾向他戲謔着說；『哥哥呵！要不是我和你先有了婚約，譚秋英或者褚珉秋一定會把你佔據去嚟！哎喲！她們對待你的態度都是親密得多麼厲害呀！』……他覺得這幾說句話也並非完全違背事實的。

不過，他現在已經把全部的生命力都寄託在革命上面，對於戀愛這回事他並不表示得怎樣熱烈。因此，他對着譚秋英和褚珉秋的那種在他心中的愛的嫩芽，便很不吝惜地借着革命的利斧去把牠割去。

他和褚珉秋的情感的濃厚本來也不減他和譚秋英的。但，譚秋英深沈寡默，用情專而刻

，褚珉秋天真浪漫，用情自然而無痕迹，故此霍之遠和褚珉秋雖有時極端表示愛，但林妙嬋未曾加以干涉；譚秋英和霍之遠接觸時，雖絕對未曾表示愛，但林妙嬋却早已經不能夠容忍了。

褚珉秋會和他侃侃地討論着戀愛問題，會和他緊緊地擠在一處談着話，會和他肉貼肉地呆立了一會；她和他中間有許多地方不拘形迹，任意抒寫。她極端的崇拜他，信仰他。她對譚秋英批評他的說話，十分抱着反感，她憎惡譚秋英。她說譚秋英太幼稚，而且對於革命只會講，不會做。她入×黨已經三四年，是個老黨員了。但，她依舊是天真浪漫，毫無拘束；實在說她是個優遊於法度中的人物了！

一個月來，她和霍之遠，林妙嬋一同到公園散步去許多次。每次在路上走動時，她都站在中間，把霍之遠和林妙嬋分開在她的兩旁。在公園的長凳坐下去休息的時候，她也毫不客氣的坐在中間，把霍之遠和林妙嬋緊緊地靠在

她的脅下。她說她很不高興和人家戀愛，她一見男性向她進攻時，便覺得肉麻。她時常放大喉嚨，手舞足蹈的向着霍之遠和林妙嬋這樣說；

『現在一般的男性向女性進攻的那種態度，真是一種發狂的態度啊！他們看見一個女性便沒頭沒腦地設法要和她相識；和她相識後沒有幾天便匆匆忙忙地向她求愛了！真真是豈有此理！我碰到像這樣的男性差不多一打以上了，真叫我氣又不是，笑又不是呢！有一次我有一個男同鄉，他忽然間天天跑來看我，並且忽然向我寫起情書來了；我覺得奇怪不過，只是置之不理！過幾天，他哭喪着臉走來找我，他罵我無情；我把他大大地教訓了一場，他才抱頭鼠竄而去！哎喲！真是痛快得很啊！……』

她說話時的那種坦白毫無拘束的神態，那種大刀闊斧不顧一切的表情，時常使霍之遠覺得襟懷為之一暢。

她自己雖說她不喜歡和人家戀愛，但她在

霍之遠面前却最喜歡討論戀愛問題。她所聽到戀愛史亦多得很，她時常在霍之遠面前把人家的戀愛史拿來做談笑的材料。她對待霍之遠的態度，總是笑迷迷地，親密不過的。她那種親密的態度，比普通的所謂愛人或許還要厲害呢。……

她和林妙嬋的感情好得很，林妙嬋加入×黨，她的確盡了不少的力量。林妙嬋一向的態度是懦弱不過的，而且她和章昭君有了一點莫名其妙的私隙；因此章昭君極力反對她；在支部的會議席上，褚珉秋和章昭君大戰了一陣，才把她打退。林妙嬋才得被通過，她的黨員的資格才算確定。林妙嬋因此很感激她，她也把林妙嬋姊妹一般的看待着。

霍之遠也很愛褚珉秋，他隔幾天不見她便很望念着她。他心裏時常這樣想着；

『我如果有了這樣的一個妹妹，和她一世厮守，（不結婚的！）是多麼愉快的事啊！……』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多了。

因爲工作的過度的疲倦，他的神經末梢的感覺似乎愈加銳敏。在這樣的狀況下，他愈加覺得站在他面前的褚珉秋是像仙子一樣可愛了。他覺得越看越動情，越離不開她了。他有點神經衰弱病似地想着；

『哎喲！我如果能夠倒在她懷裏躺一忽，是多麼舒適啊！我的頭便靠着她的心窩，我的額和整個的臉便都藏在她的盈握的一雙乳峯之下，我的手便攬住她的腰，我的身體便全部都掛在她的大腿上，啊！要這樣能夠讓我躺下一會啊！……』

『霍先生！我和你到會客室裏面談談去吧！』褚珉秋在他的耳邊說；她的那雙美麗得像能夠說話的眼睛向他溫暖地一閃。

霍之遠吃了一驚，臉上頓時漲紅了。他幾乎即刻走上前去摟抱着她。倏然間，他有點羞澀起來了。

『呵！呵！好的！好的！一道去吧！』他

幾乎喘氣說，足步已經隨着她一步一步的走到G校裏面去了。

G校的會客室是在女生宿舍的樓上，那是一間二丈見方的雅潔的房間，前後兩面都鑲着玻璃窗。褚珉秋帶他到這室裏面後，便把室門關閉了；她說：

「我們的舍監是四Y團的重要人物呢，她住在距離這兒不遠的房間裏，我們說話時，倒要提防她！」

她和他都坐在同一列的藤椅上，他倆的身體的距離就只有幾寸遠。她今天穿的是一套淡紅色的旗袍，身上的曲綫很明顯，很有刺激性和誘惑性的美。她坐在那兒，恍惚就是春的化身，恍惚使全室都放了光明，和充滿一種娛樂的空氣。

霍之遠很是興奮，他的眼弈弈發光，他鼻孔翕翕地在喘着氣。他週身恍惚發熱一般；他覺得他好像躺在美麗的彩雲裏面，而那些彩雲都是有了女體遺下來的暖香似的。

『是的！我們談話應當低聲一點！』霍之遠茫然的答。

褚秋英用手拍着她的美麗的肩膀，她的緊小的旗袍蕩了一下，一種處女所特有的肉香從她的袖口裏面飄盪出來，一直刺入霍之遠的鼻觀去。她的那對深夜裏，森林中在天體上照閃的星星一般的眼睛朝着霍之遠發光。她婀娜而又自然地說；

『霍同志！我們的舍監陳嘉桐是多麼可惡啊！她把我們壓迫得很厲害；像社會主義一類的書，都不給我們看；我們如果太活動了，她便即刻把我們制止！學生中做她的走狗的，實在也不少；因此我們的一舉一動，她都即刻便知道。譬如我們此刻在此地談話，若是給她知道，說不定會給她痛罵一場，說我們是在此間做出不可告訴人家的說話來了！……………霍同志，你知道嗎？譚秋英這人真壞，她和她很接近，很有感情呢！』

『這陳嘉桐真是可惡！她以前曾在我們×

部辦事，後來給部長開除了。她現在對×部的人，都很痛恨呢。唉！真糟糕！你們的校長侯煙妍，倒像個很革命的人物，自從她北上了，便把這G校交落給這班渾蛋！真可惜呢！……譚秋英，我覺得倒還不錯。她好像很沉着而有理性的樣子！霍之遠答，他把褚珉秋的一隻放在桌上的手腕看得發獸。在那隻手腕上，他即刻幻想到被她們摟抱着時的愉快，他全身在抖顫着。

斜陽光像一隻小病貓似地爬進會客室裏面來；窗外碧綠色的樹葉發出一層冷冷的光，形成一種悽然的沉靜。

『Miss褚！』霍之遠站起身來怪親熱的這樣叫着，緊緊地靠在她的身邊，他的身上像觸了電似的，一下裏熱起來了。『你不久便要畢業了！畢業後你一定要回到你的故鄉去！我呢，說不定在最近的將來也會東飄西泊，我們以後怕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

『那裏便會這樣呢？我們以後相見的日子

多着呢！……………霍同志，畢業後我打算不回家去，我願跟在你的後面去幹着革命呢！

』褚珉秋把她的全身都靠在霍之遠身上，她的頭歇在一邊，眼睛向他瞟着，臉上溢着稔氣的微笑。

『……………』霍之遠儘在呆呆地沉思；他覺得他恍惚已經答覆了她的說話，又覺得好像未曾答覆她似的。他的眼睛像用螺絲釘住也似的釘在褚珉秋的美麗得可憐的體態上。

『那是最好的！』他作夢一般的答着。

忽然地，他的腰上接觸着一雙溫柔的，有力的手，他的胸前軟軟地壓着一個有彈性的，芳馥的女體！他眼前一陣昏黑，室裏面的一切都像在轉動着了！

他定睛看時，褚珉秋已經從他身邊走開去，臉上全都飛紅，身體在戰抖着！

『再會！』霍之遠嚙聲說，幾乎流出眼淚來了。

十九

燕子在飛着了，空氣一天一天地潮溼起來了，春之神像穿着五色彩衣飄到人間來了。大地上一切昆蟲，禽魚都活躍起來了；光和影和聲音，都從死一般沉寂的冬天甦轉過來，像赴着羣衆大會一樣的喧騰叫喊着，於是人們的心裏都隨着外面的熱鬧充滿着生意了。

霍之遠現在更加忙碌了，他差不多每天從白晝到黃昏都在忙着工作；他的工作緊緊地纏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一條蠶臥在蠶繭裏面一樣。

這晚，他因為腦子痛得太厲害了，便跟着林妙輝譚秋英到外面散步去。他們本來是預備到西瓜園看馬戲去，後來不知道爲什麼又把計劃改變了，只在公園裏跑了一趟，便到小飯店吃飯去。

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了，街上灑滿着強烈的電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晝。他們在那小飯店

裏面選定了一間比較雅潔的房間坐下去之後，便叫伙計要幾盤普通的飯菜來用飯。

霍之遠和林妙嬋坐在一邊，譚秋英坐在他們的橫對面。他們一面在吃飯，一面在談着話。門外忽然下起雨來；雨聲如裂玉，碎珠；一陣陣涼快瀟灑之感幽幽地爬到他們的心頭來。

『Miss譚，在革命的戰陣上，你說情感是絕對應該排棄的東西嗎？』霍之遠茫然說。這時他只穿着一件西裝的內衣，和一件羊毛背心；他的神情，似乎很為雨聲所攪亂。

『自然的，我感覺到這樣！』譚秋英答，她的態度很是鎮靜而安定。她穿的是一套黑布的衣裙，那衣裙倒映着燈光，襯托出她的秀美的臉龐顯出異樣娟靜。

『但革命的出發點却由於一種熱烈的情感；你說對嗎？——譬如說列寧吧，或者說中山吧，或者說現時的許多革命領袖吧，他們的革命的出發點那一個不是由於他們對於被壓迫階級的 Profound Sympathy 呢？那一個不是由

於他們對於被壓迫階級的懇摯的，熱烈的同情呢？所以，我敢說革命的事業固然應該由理智駕駛；但牠的發動力，還是情感呢！』霍之遠想用他的巧辯說服她。

『這種論調完全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論調；站在普羅列塔利西亞的觀點上說，這種論調完全是錯誤的啊！哪！別的不說，我們的黨的理論和策略不都完全是建築在理性上面麼？我想，霍先生你終是脫不去一個文學家的色彩啊！』譚秋英又是用着教訓他的口脛了。

雨越下越大了，雨聲像擂着破鼓似的，又是熱鬧，又是淒清。在這樣春夜薄寒，雨聲打瓦的小飯店裏面，他們投射在地板上的影子，拚成一團，說不出有無限親密的情調。

『Miss譚，你真是冷酷得很啊！我們在革命上自然不主張任情，但情感本身又那裏能夠被否認！你說，一個人要是無情，根本上便和一塊石頭，一顆樹有什麼分別呢？唉！Miss譚，別要這樣冷酷呢！我想，你似乎忽略了人生

是一件怎麼有趣的東西啊！』霍之遠動情地說，他的態度幾乎是向她求情的樣子。

『嘻！嘻！哈！哈！……………』譚秋英忽然大笑起來，她笑得再也不能說話了，只得將她的身體伏在桌上。過了一會，她喘着氣說；

『哎喲！真係笑死我呀！』……………霍之遠和譚秋英談話時，時常C州話和普通話混雜用着，這是他們的習慣。……………

『點解咁好笑呢？』霍之遠臉上飛紅的問，他被她這陣大笑所窘逼了。

林妙嬋偷偷地考察得他倆的神態，氣得連飯都吃不下去。她停匙，丟筷，呆呆地坐着，臉色完全變成蒼白了。

霍之遠望着她一眼，背上像澆了一盆冷水似的，早已涼了一半了。即刻他把臉朝着她，低聲下氣，甚至於嚙着淚的說；

『妹妹！覺得不舒服嗎？啊啊！飯要多吃點才好啊！……………』

『我的肚子早已不餓了！』林妙嬋用着憤

怒的聲口說，她的眼上閃着淚光。

『哎喲！妙嬋姊！吃多一點飯吧！你不吃，連我也覺得沒意思起來呢！……唉！還是不來好，我一來便使到妙嬋姊連飯都吃不下去，這是什麼意思呢！』譚秋英半勸慰，半發牢騷的口脛說，她臉上早已全部飛紅了。

『我自己吃不下去，干你什麼事！別要太客氣了！』林妙嬋把臉轉向室隅，再也不看她了。

雨越舊下着，而且越下越大，大有傾江倒海之勢。他們只得向伙計要了一壺茶，在室裏再談着，就算是避雨。

『妹妹！今晚的菜很好啊，還是多吃點飯，好呢』霍之遠柔聲下氣的只是勸誘着她。

『我不吃了！我的肚子不餓，教我怎樣吃下去呢！』林妙嬋頭也不轉過來的答。

『妙嬋姊！妙嬋姊！……』譚秋英也是柔下氣地說，她望着霍之遠只是笑。

過了一忽，雨漸小了，但依舊是不曾停止

。他們三個人共着一把雨傘，擠在一堆的走出小飯店來。街上溼漉漉着照着人影，店戶的燈光也都照在積水上。霍之遠居中，譚秋英和林妙嬋站在他的兩旁走着。

『我頂喜歡雨！要不是伴着你們兩位姑娘在走着；我一定會散髮大跳，一來一往的奔走着在這樣的雨聲之下！……………』霍之遠感到一種詩的興趣，在他的心頭擠得緊緊。

『所以我說你還是脫不去一個文學家的色彩啊！』譚秋英冷然說。

『這種色彩好不好呢？哈！哈！』霍之遠故意撞擊着她的身體，頓時像覺得觸了電一般的酥醉。

『好的！怎麼不好呢！嘻！嘻！』譚秋英笑起來，全身幾乎都伏在霍之遠身上了。

林妙嬋忽然從他們身邊走開去了！她在雨中走着，頭也不看他們的走着！她的臉上白了一陣，紅了一陣，她的唇都褪了顏色了。

『妹妹！瘋了嗎！你全身都溼透了！來！

快來！』霍之遠顫聲叫着，他和譚秋英走到她身邊去；她不願的走開去了。

『妙嬋姊！妙嬋姊！快來吧！霍先生在叫着你呢！』譚秋英的臉又是漲紅着，她望着霍之遠一眼，覺得怪不好意思地便即把頭低垂下去。

到了S大學了。她們都到霍之遠的房中坐下。門外的玉蘭樹，溼漉漉地在放射着冷潔之光。雨依舊下着，而且更大了。

『哎喲！今夜的雨，真是下得怕人啊！』霍之遠的態度仍然是帶着一種詩的感興。

譚秋英沉默着，林妙嬋仍然是滿面怒容。霍之遠的說話竟沒有人來打理他，他覺得悲傷起來了。

『哎喲！霍先生，我要回去了！』譚秋英立起身來臉上的表情和一團水一樣。

『好的！我和你們一道去！妹妹！我們一起出去吧！你回到G校去！秋英回到她的家中去！』霍之遠站起身來說，他預備着便要啟行

的姿勢。

「你們去吧！你和秋英姊一道去吧！我要在這兒再坐一忽！」林妙輝的蒼白的唇上顫動了一下。

「一道去吧！」

「不！」

「唉！……………」

「唉！……………」

「妹妹！你今晚爲什麼變得這樣奇怪呢？唉！現在已經不早了，我和你一道去吧！」

「我不去！難道你這裏不許我再坐一會嗎？——不要緊，如果你不允許我再坐一會；我便走了，但我自己會走路的，不敢勞動你的大駕呢！……………」

「唉！你真是不諒解我嗎！」

「唉！你真是不諒解我！不諒解我嗎！」

「……………」

「……………」

「哎喲！戀愛是多麼麻煩的事體啊！有了

戀愛便一定耽擱了革命的工作！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命是不應該有了戀愛這回事啊！』霍之遠這樣思索着，意氣異樣銷沉下去。

『Miss譚！』他幾乎流着眼淚的叫着，『我和你先去吧！一會兒我再來帶她到G校去！……………』

『妙嬋姊！妙嬋姊！……………唉！你也太使性了，你不知道霍先生心中是怎樣難過哩！……………不要太固執吧！一塊兒去！唉！妙嬋姊！妙嬋姊！你連答應都不答應我一聲嗎？唉！』譚秋英走到林妙嬋的身邊這樣勸慰着她。

『你們去你們的！我想再坐一忽！……………唉！秋英姊，你的爲人好得很啊，好得很啊！我是知道的！』林妙嬋流着淚把頭靠在書桌上。

『妹妹！真的想在這兒再坐一忽嗎？也好！我先送譚女士到她的家裏去！……………』霍之遠朝着她說。

她微微點着頭。

霍之遠和譚秋英走出門外，下了宿舍的樓梯，走到狂風雨裏面去了。宿舍橫對面，明遠樓前後的大道上，木棉樹巔巍巍的像在灑淚一樣，不！像掛着小瀑布一樣！他倆共着一把洋傘，緊緊地擠在一處。兩人的臉都灼熱着，譚秋英的像流星一樣的眼睛頻頻地向着霍之遠放射着光芒。

『霍先生！林妙輝到底爲的是什麼？她的態度爲什麼這樣地難看呢？妬忌嗎？我們今晚也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惹她的妬忌啦！他的身體不好嗎？但是又覺得不像！』秋譚英像怕受了寒似的，把身體擠在霍之遠懷裏。

『她大概是把我愛得太厲害了，故此她對你和我的親密的態度，便未免有些妬意了！我想，大概是這樣吧！』霍之遠喀了一聲，這樣答着。

『唉！霍先生！我真糊塗！我想，要是這樣，我真不應該和你這樣接近了！……』譚秋英臉色紅了一陣，白了一陣，她的嘴唇任翕

動着。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過街上，在積水很深的橫巷裏面蠕動着。他們的身上的衣衫都霑溼了，就如一對跌入水裏去的公鷄和母鷄一樣。他們的熱情也似乎給雨水霑溼了，濛濛迷迷地溶成一片。譚秋英身上的明顯的曲綫，隆起的胸，纖細的腰，豐滿的臀部，……像Model般的，溼淋淋的貼在霍之遠的身邊。霍之遠呆呆地看着她，肉貼肉地捱着她走着，他的喉嚨爲情火所燒燃而乾渴，全身的感覺都麻木了。他極力的把他的情熱制死着，一種銷魂的疼痛深深地刺入他的靈府。

『Miss譚！你又何必這樣薄弱呢！她不過是一時的誤會，你又何必這樣掛心呢！……我想她實在有點太任性了，還是希望你時常和她接近，才能夠把她這種態度糾正呢！』霍之遠把他的有力的肩故意的向她撞了一下。她的臉那時飛紅了，但他並不生氣。

『霍先生，她想和你做起夫婦來嗎？你也

很愛她嗎？」譚秋英動情地問。她用力握着他的手，臉色完全蒼白了。

『我——和——她——已——經——有——
——了——婚約了！』

霍之遠顫聲說、用力的在她肩上咬了一口；他的心覺得不安起來了。

『嘿！.....』她全身都傾俯在霍之遠的懷裏，眼淚擠滿着她的眼眶。

一頭女人的亂髮披在霍之遠的胸前，一雙水汪汪的媚眼，一個蒼白的嘴唇倒壓在霍之遠的面龐之下！他們的身體因太受情感激動而搖蕩着了。

過了一忽，她用力推開他，帶着哭聲走進她的家裏去了。霍之遠在她的門口站了許久，他的脚像生了根似的拔不動了。他幽幽的垂着淚，覺得好像做着一場惡夢。他用手擊着巷上的牆，一陣奇痛令他清醒起來了。

他趕回S 大學時，林妙輝已經氣憤得差不

多達到發狂的程度。她的臉完全沒有血色了，她的牙齒在格格作響。

『你讓我去死吧！你這樣侮辱我！』她啞淚顫聲說，再也不打理着霍之遠；跑出門外去了。

『天哪！That is the love's reward.！』他含着淚說，即刻跑出房外追着她去！……

二十

C 城的政治環境，現在更加險惡了。×部後方辦事處日日在風雨飄搖之中，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命運，也和大海裏的孤舟一樣，四圍的黑暗的勢力都在扳着冷眼猶笑牠。四Y 團和三K 黨現在愈加活動起來，他們在報端上，在口頭上，在行動上都在排擊×黨。×部後方辦事處和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和前方來往的函電都要受檢查了。恐怖之雲密佈在C 城的各個革命機關的屋頂，那些雲在人們的心裏頭幻作一幅，一幅的大屠殺的陰影，一切在幹着革

命的人們心頭都感到一層重重的壓迫。

和霍之遠同住的那位貓聲猴面的陳尸人，現在大做特做他的反對×黨的文章了。他由教育救國論者，一變而為三K黨的重要份子了。他對着霍之遠很懷疑，他時常走到霍之遠的書桌前去偷看他做文章。爲了這個緣故，霍之遠覺得非從速搬家不可了。

這幾天他因爲×部裏發生一件特別事變，忙得要命；便托林妙嬋和譚秋英把他的簡單的家具搬到距離C城約莫二里路遠的F村去。林妙嬋在G校也快畢業了，她便和他搬在一處同住。

K黨部中央黨部的代主席姓吳名爭公。他和×部的部長張平民是一個對頭；這時候，他便不顧黨章私下命令解除他的職務。但K黨中大多數的中央執行委員都反對他，他們都聚集在H地開着聯席會議來對付他。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部的命運自然是在風雨飄搖中了。同時，×部後方辦事處，和×

部所辦的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自然也在險惡的風波裏面激盪着了。爲應付這個危險的局面，霍之遠從晨到夕都忙着開祕密會議，團結學生的內部，策應前方的危局，對付當前的惡劣的環境；有許多時候，因爲工作太忙，他覺得頃刻間便要斷氣的樣子。可是，他的精神却反覺得異常的愉快，他的疲倦而憔悴的臉上時常溢着微笑。

過了兩個禮拜的光景，

H地的聯席會議，一時間似乎得到勝利；吳主席自動下臺了。在這種情形之下，C城的政治環境，一時間也似乎稍有點新的希望。C省黨部在總理紀念週的禮堂上也曾聲明服從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的。四Y團的領袖鄭萊頃近來也在極力拉攏×黨，想和×黨合作了。

這時候，霍之遠所主持的×部後方辦事處和海外工作人員訓練班自然也在安穩一些的命運裏生存着了。

林妙嬋已在G校畢業，現在幫着霍之遠在

×部後方辦事處辦事。譚秋英從事女工運動，近來忙碌得很。

褚珉秋現時住在校外一個祕密的地方，她在辦理×黨的某一部份的內部工作。和霍之遠志同道合的幾個老友，郭尚武已經從安南回來；羅愛靜現在且地×部和黃克業一道在辦事，他有信給霍之遠，說他想努力去做工人運動；林小悍在暹羅亦時有信來給他，說他在那兒和許多反對黨在鬥爭着，工作忙碌得很。

霍之遠在×黨裏面得到許多正確的革命理論和敏捷的鬥爭手腕；他在領導着一班×黨的青年團怎樣去工作，這班青年團都是他的訓練班的學生，他們都是十二分英勇。他們都是華僑運動的先鋒隊，都是預備到各個殖民地和弱小民族中間去做他們的革命領袖的。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霍之遠忙得發昏。他現在每晚都到外邊開祕密會議，和林妙嬋談話的機會真是少得很。他好像完全變成一架機器了，他的癡情，浪漫，文學的欣賞的情調都沒

有了！他現在對於戀愛的見解，不是贊成和不贊成的問題，而是得空和不得空的問題了。他覺得戀愛這回事，實在是不錯；但只是一種有閒階級的玩意兒！他現在已經沒有閒空來談戀愛了。

林妙嬋的態度仍然是癡情，浪漫；她仍然是把霍之遠愛得太厲害。她對褚珉秋的感情仍然是很好，對譚秋英仍然是有了一種誤會。不！實在不能說是一種誤會，因為譚秋英和霍之遠的確是有點太親密了！

這天約莫晚上七點鐘的時候，褚珉秋，譚秋英都在霍之遠和林妙嬋的家裏一同吃飯。他們都在廳上的一隻破舊的圓桌圍着，霍之遠和林妙嬋坐在一邊，褚珉秋和譚秋英坐在他們的橫對面。桌上放着一碗榨菜肉片湯，一盤芥蘭牛肉，和三兩碟小菜。桌的中間放着一眼洋油燈，照得滿室都有點生氣。

【霍先生，我和陳白灰一同到非州去好麼？他說你想派他到那邊去，他要我和他一道去

呢。可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還沒有答應他哩。」褚珉秋臉上燃着一陣笑容。她今晚穿的是一套G校的女學生制服，顯出她過身特別豐滿的曲線來。她的一雙美麗而稍為肥胖的手，在說話時一搖一擺，態度依舊是天真浪漫，坦白而率真。

「你自己的意思覺得怎麼樣呢？陳白灰這人我覺得有點靠不住。他以前是個三區黨的黨徒，現在我們的同志還有很多人在懷疑他，說他是個投機的份子呢。」霍之遠正用着筷子夾着一撮芥蘭牛肉向口裏送。他的態度很是閒暇而自在。

「真的啦，我也覺得他有點靠不住的樣子，他的態度很糊塗呵。和這樣的人一道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去，我心裏實在也覺得不高興，我想將來如果能夠和你一道到海外去，我倒是喜歡不過的！」褚珉秋把她的美麗的眼睛釘住霍之遠，毫不客氣的說。她的態度很自然，很真摯，完全沒有一點兒羞澀的意思。

『……………』霍之遠沉默着，心裏感到一陣膩膩的快感。他望着林妙嬋和譚秋英，臉上一熱，心裏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miss譚，你想到海外去嗎？我們幾個人將來都一道都到海外去罷！』霍之遠朝着譚秋英說。

『不！我不想去！我的學識很淺，不知道怎樣去幹着華僑運動呢！』譚秋英態度冷然，她把他的眼睛定定地望着簷角，像在思索什麼似的。

『用不着這樣客氣啦，秋英姊，你的學識比我們高得多呢！』林妙嬋笑着，把譚秋英捏了一把。

吃完飯後，洗了手臉，又是談了一會，褚珉秋便先回去了。譚秋英依舊在霍之遠房裏坐談着。

『霍先生，吳爭公這次下檣，在K黨上有了什麼意義呢？』譚秋英這時把她的外衣脫去，只穿着一件灰色的襯衫，坐在霍之遠面前。

那天晚上演過那悲慘的一幕之後，她似乎沒有什麼芥蒂，照常地和霍之遠愛好。

她近來時常到霍之遠這兒來，晚上便和林妙嬋睡在一處，她老是喜歡和他談論政治問題，每每談到夜深。

她每星期到霍之遠家中睡覺的日子總有三四天；她在清晨將起身的時候最喜歡唱着國際歌和少年前鋒歌，她的聲音，又是悲婉，又是激楚。她因為工作太忙，和宣傳時太過高聲叫喊；有一天在霍之遠家裏早起更喀地吐出一口紫黑的血來！

以後，她便時不時吐着一兩口血出來，可是她依舊不間斷地，幹着工作，霍之遠勸她從事將息的時候，她釘着她只是笑着。

『吳爭工下檯是K黨的一大轉機，我想。』霍之遠用着一種沉思的態度答，他只穿着一件ABC的反領衫，天氣已是很溫暖了。『王菁層—K黨正式主席依照十月中央所召集的聯會議決議案是應該復職的；因為有了吳爭公做

了黨的障礙物，使他不能歸國。現在吳爭公既然是被打倒了，他當然是可以前來復職的。他這一來，K黨當然便有中興的希望了。不過，這話實在也很難講；吳爭公和軍事狄克推多的吳計司，聽說是把兄弟，一向狼狽爲奸的。他這一下下臺，倒難保沒有更厲害的怪劇要演起來呢！近來，聲說吳計司有驅逐K黨的總顧問，和屠殺民衆的決心；所以吳爭公下臺這一幕倒像是悲劇的導火線，那可很糟了！』

霍之遠把這段說話說完以後，才發覺林妙嬋已經負氣走到隔廳的那間房子去了。

『嬋妹！嬋妹！到這裏來吧！我們在這裏討論着政治問題呢！』霍之遠高聲的喊着。

『不！我頭痛！你們談你們的去吧！』林妙嬋嚙着淚答，她把那房子的門都關閉起來了。

『唉！她真是個負氣不過的人！霍之遠低聲向着譚秋英說，把頭搖了幾下。

『她到底爲着什麼？』譚秋英低聲地問，

她的臉上又是漲滿着血了。

『她大概誤會我們太愛好了的緣故吧！』
霍之遠在書桌上用墨筆在一張稿子上寫着這幾
字；他望着坐在他面前衣着樸素像工女一樣的
譚秋英，回想到那晚的情景，覺得心痛起來。

『那我以後再也不願意到你們這邊來了！』
譚秋英也用筆寫着這幾字，恨恨地把牠擲在
霍之遠的面前。

『嬋妹！到這邊來吧！我們一道討論政治
問題吧！』霍之遠再朝着隔房的妙嬋這樣喊着
。他一面用他的眼睛安慰着譚秋英。

『不！我在這邊做着祭文呢！』林妙嬋哭
着說。

『你在做着誰的祭文呢！』

『誰要你來管我！』

『告訴我吧！爲什麼要做祭文？』

『我在做着自已的祭文呢，管你什麼事啊
？』

『你……………爲什麼要做着自已的祭文呢

？』

『我差不多便要死了！』

『怎麼會死呢？唉！……………！』

『唉……………』

呀的一聲房門開了，林妙嬋喘着氣走到屋外去了。

『嬋妹！到那兒去！回來吧！』霍之遠着急的叫着，他的身却仍離不開譚秋英。他把在燈光下滿面怨恨氣色的譚秋英呆呆地只是看着，心中覺得有無限酸楚。

『唉！霍先生！』譚秋英說，她把身體擠上霍之遠的身上來。她的臉色完全變白了，她的眼睛裏窺窺地滴下幾點眼淚來。

『唉！秋英……………』霍之遠說，他把手握着她的手。

『……………霍先生！我要回去了！……………』

『不！今晚在這兒睡覺吧！……………』

『唉！……………』

『唉！……』

『我到外面找嬋妹去吧。你在這兒坐着；……唉，對不起得往啊！』霍之遠覺得有無限哀楚地立起身來，忙走向屋外去。

林妙嬋在屋外的曠地上走着，她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樣。曠地上的月色皓潔，凝寒；屋瓦上，林樹上，都像披着白雪一樣。霍之遠追上她，把她一把摟住。她用力推開他的手，又是向前走開去了。

『妹妹！回去吧！子細着了寒哩！回去吧！哥哥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緩緩地講，哥哥當然是聽從你的說話啊！……唉！回去吧，外面這麼冷！』

『……』

『唉！妹妹！回去吧！給人家看見，太不成說話了！』

她越走越遠，他越追越急。她只是抽咽着，極力抵抗他的擁抱和撫慰。她的傷心是達於極點了，在她的蒼白的嘴唇裏面時常噓出來一

些肺病似的氣味。

『妹妹！』霍之遠用着暴力擁抱着她，流着眼淚說；『我到底有什麼地方對你不住；你可以緩緩地說，別要這樣把身體糟塌着啊！』

『我把身體糟塌，與你什麼相干？哼！』林妙嬋抽着氣說。她仍然是極力的在推開他的手，但因為體力敵不過他，只得屈服在他的肘下。

『這話怎講？唉！』霍之遠喘着氣說，臉色青一陣，白一陣。

他倆這時已經走到一條小河的旁邊，那小河的前後兩面，都有蒼鬱的樹林遮蔽着。月色異常美麗，大地上像披着一幅素縑一樣。霍之遠心裏覺得愈加恐怕起來，他把林妙嬋抱得更緊，他恐怕她會從他懷裏掙脫，走到小河裏面去！

『唉！妹妹！回去吧！』

『你是誰？去！魔鬼！』

『哼！我是魔鬼！………』

『我上了你的當了！』

『我何嘗騙過你？』

『唉！你既和我沒有愛情，又何必和我定婚？』

『誰說我和你沒有愛情？唉！』

『你爲什麼每回碰到譚秋英，便丟開了我？』

『唉！這真難說！我自信對待譚秋英很平常！』

『很平常！差不多愛得發狂了！』

『那裏有這麼一回事？』

『你每天和我混在一處的時候，總是懸頭喪氣；和譚秋英在一處時便興高采烈；這是什麼緣故呢？』

『她高興和我談論政治問題，故此相見時便多說話一點；我想，並沒有其他的緣故呢！』

『唉！回去吧！攪起滿天星斗，實在爲的是一點小小的誤會呀！』

『實在也是因為你是對待她太過多情了，才會惹起我的誤會呢！』

『以後我對待她冷淡一些便是，你也別誤會了！』

『唉！哥哥！這都是妹妹太愛你的緣故呢？唉！你以後別要和譚秋那麼接近，她對你實在是很有用意呢！』

『呵！呵！我知道了！』

他們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多鐘了。譚秋英已經在一刻鐘前回家去了。她留着一條字條在書桌上，這樣寫着：

『霍先生，妙嬋姊；對不住得很啊，我因為家中有事，不能久候了！祝你們好！譚秋英字。』

霍之遠看見這條字條，心中覺得像是受了一刀；他把林妙嬋緊緊地摟住，呆呆地在榻上斜躺下去。他暗暗地哭起來了。

在這一個星期內，霍之遠把他的學生全部派到海外去了。這個工作，是使他感到多麼快慰啊！幾天來，C城的局面，又是嚴重起來了。

這天霍之遠正在×部後方辦事處辦公的時候，忽然有兩個爪哇的革命家到來找他。這兩個革命家的名字，一個叫 Aham，一個叫 Asan。Aham 軀體高大，面部像一個有錢的商人一樣。他的膚色比中國人黑了一些，穿着很漂亮的西裝，看去不失是一個 Good And Find Gentleman。Asan 軀體短小精悍，雙眼英銳有光，額短，鼻微仰，顴骨高，膚色很黑。他的態度很誠懇，舉動很活潑。服裝也和他的同伴一樣漂亮。

他們都是三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都是×黨的黨員，在爪哇境內被當地政府驅逐了好幾次。這一次他們是剛從莫斯科回來的。他們和霍之遠說話時，都是操着很流利的英語。

他們以前和霍之遠已經晤面幾次，霍之遠

嘗請他們做一些關於報告爪哇革命的文章在×部後方辦事處的一種刊物叫做「×部週刊」上發表。

他們和霍之遠在×部後方辦事處的應接室裏面極熱烈地握了一回手之後，便坐下去攀談。他們說，他們因為不能在爪哇革命，所以到中國來革命。他們因為在爪哇不能居住下去，所以到中國來找個棲身之所。他們喜歡站在中國的被壓逼階級上面去做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正和他們喜歡站在爪哇的被壓逼階級上面去做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一樣。

霍之遠把中國的革命環境，和C省的政治狀況告訴他們，勸他們要留心些。『The political condition is very dangerous!』霍之遠說，他把手在揪着他的頭髮；因為他的腦，因工作過度，有點發昏。『The air is too oppressive! Wherever you go, and whenever you speak, you must take care, so many spies are around us werywhere!』

『Thank you!』Aham說，他用着他的肥手擦着他的眼。『We are very earnest to recieve your warning!』

『Mr. Kerk, please introduce us to Mr. Moor-tie. we have some thing to report to him!』Asen說，他的短短的口唇翕動着，他的英銳而有熱力的目光望着霍之遠，表示着一種懇切的態度。

他們離開這辦公室，一道找 Mr. Moortie 去了。天氣溫暖得很，許多在街上推着貨車的工人都裸着上體在走動着。天上浮着一朵一朵污濕的雲，那些雲像爛布一樣，很易惹起人們的不快之感。日光很像從不透明的氣管裏透出來，悶熱而不明亮。

他們經過一個羣衆大會的會場，會場上有許多軍警在彈壓着。主席團都是一些反動派的領袖；他們在檯上大聲宣傳着反動的理論；工人和學生羣衆都在檯下大聲叱罵，大呼打倒反動派！……會場上充滿一種不調和的，陰

森悲慘的景象！

『大屠殺的時期即刻便到了！』霍之遠心裏不禁起了這個不吉的預兆。

到了×黨的祕密機關內面了。火爐裏不斷地在燒毀着各種重要的宣傳品，和重要的文件。工委，農委，婦委，學委，僑委，各部的辦事處的門都緊閉着。在各個會議廳的檯上積滿灰塵，許多折了足的坐凳，東倒西歪的，丟在樓板上。這裏面的景象，滿着一種淒涼的，荒廢的情調，好像一座古屋，屋裏面的人們都在幾年前死去了，這幾年中，沒有人跡到這屋裏來過的樣子。

Mr. moortie 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這全無生氣的環境裏面，他的神情好像一座石膏像一樣。他每天都有三幾個鐘頭坐在這兒，因為每天都有許多同志們到這兒來找他。他是個冷靜的，但是壞脾氣的人；他的臉色蒼白，眼上掛着近視眼鏡。他的身軀不高不矮，包在破舊的黑色學生制服裏面。他的年紀大約三十歲，看

去却像是很蒼老的樣子。

他說話時的態度好像鐵匠在鐵砧上打鐵一樣，他的話都像鐵一樣的堅硬而有實在性。他是黨裏面的一個重要人物。

霍之遠把Abam和Asan介紹給他，他用一種木然的，但是誠懇的神氣接待着他們。

他一面對着霍之遠說；

『事情精極了！我們已經接到了許多方面的報告，這兩天內，他們一定發動起來了！從明天起，這個地方我一定是不能再來的了。以後你如要找我時，可到濟難會去！』

過了一會，霍之遠別了他們，回到×部後方辦事處去。已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了，K黨部裏面的柳絲在微風裏掠動，草地上陰沉沉地翳着雲影。大禮堂的圓頂，在死一般靜寂的蒼穹下呆立着，好像個禿頭的和尙。

霍之遠回到辦事處裏面，呆呆地坐了一忽，腦裏充滿着各種可怖的想像。他把案上的文件機械地簽了名，蓋着印之後；便把放在他面

前的一個鎖着的箱用鑰匙開了，把裏面的一張僑委的名單、一張祕密電碼，和其他的許多重要的文件都拿出來，放在他的辦公袋裏。他的態度從外面看去好像很鎮定似的。

五點多鐘的時候，他和林妙嬋一道從辦事處裏面回到他的住所去。他即時把那些文件名單和祕碼都放進爐火裏面去了。在爐火之旁，他守着那些灰塵，呆呆地只是出神。

他只是覺得坐臥不安，心裏好像有一條蛇在鑽着一樣。室裏面似乎在搖動起來，冷冷的四壁好像獄牆一般的把他監禁着。

吃過晚飯後，夜色帶着恐怖的勢力把大地罩住。像偵探的眼睛一般的星光，撥滿天宇。樹蔭下，庭屋畔，臥着許多黑影；那些黑影裏面好像許多兵士在埋伏着一樣。

霍之遠把室裏面的書籍檢過一番。把一些×黨的重要的刊物，和一些討論革命問題的刊物都燒掉了；在火光裏他看見一個流着血，披着髮，背着槍跑到陣地的前線去的革命軍。

『沒有軍事的力量，便沒有革命的力量！工農階級如果不從速武裝起來，便永遠沒有奪取政權的機會！我們的黨，在這一點上一向的確是太疏忽了！革命軍！如果希望中國的革命早一點成功，非有十萬革命軍出現不可！非把全體的工農武裝起來不可！』他對着火光裏的革命軍這樣想着。

林妙嬋靠着他的身邊，臉色因恐怖而變成蒼白。但從她的緊閉着的嘴唇，和圓睜着眼睛所表現的情緒考察起來，可以斷定她一定是很憤激的。

她穿着一套墨水色的衣褲，在火光中照見她的衣裙的摺縐。她的頭髮有點散亂，這種散亂很顯示出她的少婦式的美來。她的袒露在袖外的一雙手腕，因為太美麗了，在這貧陋的小室中倒顯得可憐。

『妹妹！你心裏覺得怎樣呢？』霍之遠把一部第×國際的宣言及決議案，一頁頁撕開，丟入火爐裏去。

『我心中覺得憤恨得很呢！那班無恥的反動派真是可恨啊！』林妙嬋說，她一面在撕着一部少年前鋒。她的眼光歇落在那部少年前鋒的封面畫上，她的臉上的表情現出勇敢的樣子。

『這一次反動勢力的大團結，是中國的統治階級——半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向牠的被統治階級——向革命運動最後的總攻擊！在革命的過程上，這是不能夠避免的。所以，假如依照科學和理性方面來說，實在也值得憤恨的。』霍之遠態度很冷靜的說，他的眼睛依舊在注視着火光。

『唔唔！我們快一點離開這兒好呢，還是逗留在這兒好呢？』

『我想，我現在不應該離開這兒。我如果放棄這兒的職務，單獨先行逃走，便會變成個人行動了。在我們的黨的立場上，個人行動是不對的。』

『逗留在這兒，恐怕會發生危險呢！』

那些反動的領袖全數槍斃了，是多麼痛快的事啊！她看見霍之遠的表情似乎很苦悶，便走上前去安慰着他說：

『親愛的哥哥！不要這樣煩懣起來啊！幹革命的人是不怕失敗的啊！』

霍之遠把她攔腰一抱，臉上溢着笑容說：

『好！妹妹！你現在這種勇敢的態度很令我佩服啊！但，請你不要耽心、我心裏並不覺得有什麼煩悶呢！』

他們說話的聲音都是說得很低，因為恐怕有人在外面偷聽。室裏面冷靜得可憐，蚊帳已是收起，被包已經打好，一個籐筐亦已收拾停當了；完全顯出預備出走的情調。

『妹妹！在這次戰爭中，我們都變成落伍的了！事實這樣告訴我們，海外工作人員對於國內的大鬥爭真是相隔太遙遠了，策應也策應不來呢！……』霍之遠帶着鼻音說，他的態度很是悲壯沉鬱。他昂着頭在望着那黝黑積塵的樑板。

霍之遠在這夜裏只聽到幾聲鎗聲，其餘的一概還不知道。天色黎明的時候，他的同事陳白灰，李田藹都走來向他這樣報告。

這日清晨的陽光醉軟，春煙載道。幾盆在這古屋前的海棠花正在伸腰作夢，學着美人的睡態。屋外的老婆子踱來踱去在拾着路上的墜樹枝，態度紆徐而悠緩，有點像中古的人民一樣。這是一種美的，和平的景象；但霍之遠把這些景象看了一眼之後，心中卻是覺得焦逼起來。

『大屠殺終於來了！』他恍惚聽到這個冷冷的喊聲。他的瘦稜稜的臉上現出一點又是憤激又是不安定的表情。他把屋外的後門門上了，像幽靈一樣地在屋裏踱來踱去。

林妙嬋嚇得臉色有點蒼白，她覺到有點恐怖了。但，她即刻想到少年前鋒上面那幅封面畫，——一個怒馬向前奔去，手持大旗，腰背着槍的少年戰士的封面畫——她的胆氣即時恢復了。她心裏覺得要是手裏有了一把槍去把

褚珉秋臉上依舊堆着笑，可是亦帶着一點傷心的戚容。林妙嬋嘴唇翕動着，眼裏包了兩顆熱淚。

『現在你們有什麼辦法呢？』霍之遠把眼合上，思索了一會，便提出這個問題來。

『我們的黨的機關都給他們檢查過啦，濟難會聽說也給他們檢查過，mr. moortie 聽說也給他們打死哩！我們現在暫時沒有黨來指導我們了！我們爲避去危險起見，我想一两天間還是設法逃走到香港去好呵！』褚珉秋把她的衣裙掠了一掠，穉氣地笑起來。

『嬋妹！你的意思怎麼樣呢？』霍之遠把手撫着她的頭髮。

『珉秋妹的意思，我很贊成呢！』林妙嬋把她的手交扭着放在胸前，作出一種沉思的樣子。

『Miss 褚！剛才我的同事到這裏來報告我們說在黃埔軍校常訓育主任的蕭初彌在醫院裏養病給他們拿去了，當場用槍頭打死！學生運

『這兩年來，我們的黨對於軍事上自動退讓，絲毫佔不到一點力量；這是一件絕對錯誤的事情啊！……現在我們可是來不及了！』霍之遠眼睛裏燃燒着火焰，像欲尋着人家發脾氣一樣。

吃過早飯後，褚珉秋前來找他們；她的態度，依然和平時一樣天真活潑。

『譚秋英聽說已給他們拿去了！』當她看見霍之遠和林妙嬋第一面時便這樣說。

天上的雲朵很快的飛着，在這室門口的短牆外，一些竹葉被微風吹動着的擦擦的聲音，正像一個女人的抽咽的聲音一樣。短牆上有了幾眼窗眼，從窗眼間閃進來的竹葉的幽綠色，好這墳草一樣青青。

『唉！這真糟！她這一被捕去，準死無疑了！』霍之遠的手不自覺的在案上拍了一下。他眼睛裏縈着兩包酸淚，淚光裏映着譚秋英的樣子。他胸頭像火一般的燃燒着，幾乎發狂了。

……』林妙嬋說，她的眼睛定定地望着窗外的
晴空。

霍之遠和褚珉秋都表示贊成她的主張。

在這樣的談話中間，他們消磨了好久的時刻。霍之遠的心，一分鐘，一分鐘的沉重起來了。他的眼睛呆呆地在望着髒濕的，發了霉氣的地面。從鄰家傳過來的尖銳的女人的聲音，一種譁雜而不和諧的聲音，使他覺得異樣煩亂。他想逃到海外去，又想跑到H地去，又想暫時逗留在C城。他的腦紊亂得很，他覺得這一回變動的確令他難以措置了。

正在這時候的門外來了一陣猛厲的打門聲，霍之遠心裏便是一跳，臉色頓時嚇得蒼白。褚珉秋和林妙嬋的表情，也都異常倉惶。

他硬着膽兒走去把門開了，章杭生急得如喪家之狗般的走進來。他們把門門上之後，章杭生便大聲的叫喊着；

『哎喲啊！老章這回這條命可就不要了！我想擲炸彈去！哎喲啊！真正豈有此理！……』

動的林五鐵在S大學裏面給他們拿去，被他們用木枷枷死了！工人運動的領袖，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執委也給他們拿去了。他給孫復鄰的軍隊拿去。那些軍隊問他說，你是不是×黨的黨員？他說，全城的人民都是×黨的黨員！他們在他的左脚上打了一槍！再問他說，你是不是反動派？他說一切的新舊軍閥才是反動派！他們又在他的右脚上打了一槍！……Mr Moor-tie 聽說也給他們拿去槍決了，我們的黨的宣傳部長卓恁遠也給他們拿去槍決了；還有那兩個爪哇革命家也給他們拿去槍決了！唉！我們這一次的犧牲性是多麼利厲呵！唉！武裝暴動！切實奪取政權！我想我們以後的運動一定要粗暴和不客氣一點才好呢！】霍之遠臉上的表情十分橫暴，一個披髮浴血向前直走的革命軍的幻影又在他腦上一閃。

『我們要怎樣逃走呢？搭火車到H港去，還是搭輪船呢？輪船裏面的檢查聽說比較沒有那麼厲害！我想我們還是設法搭輪船去吧！…

……』林妙嬋說，她的眼睛定定地望着窗外的晴空。

霍之遠和褚珉秋都表示贊成她的主張。

在這樣的談話中間，他們消磨了好久的時刻。霍之遠的心，一分鐘，一分鐘的沉重起來了。他的眼睛呆呆地在望着髒濕的，發了霉氣的地面。從鄰家傳過來的尖銳的女人的聲音，一種蹩雜而不和諧的聲音，使他覺得異樣煩亂。他想逃到海外去，又想跑到H地去，又想暫時逗留在C城。他的腦紊亂得很，他覺得這一回變動的確令他難以措置了。

正在這時候的門外來了一陣猛厲的打門聲，霍之遠心裏便是一跳，臉色頓時嚇得蒼白。褚珉秋和林妙嬋的表情，也都異常倉惶。

他硬着膽兒走去把門開了，章杭生急得如喪家之狗般的走進來。他們把門門上之後，章杭生便大聲的叫喊着；

『哎喲啊！老章這回這條命可就不要了！我想擲炸彈去！哎喲啊！真正豈有此理！……』

…】

他閃着像病貓般的近視眼，搖搖擺擺，磨拳，擦掌。進到室裏面了，他對着褚珉秋和林妙嬋點頭後，便在榻上踢下去。

『老霍！』他叫着。『我們到近郊的農村指揮農軍去！不瞞你說，我老章在南洋一帶拋擲下的炸彈堆起來這房子裏怕都塞滿呢！哎喲啊！他們這班狗屁不通的渾蛋，真是可恨得很啊！』

跟着，他便跳起身來，和褚珉秋，林妙嬋握手。他把他的闊大而粗糙的大手掌霸道的，搶着她們的小手握着，不打理她們願意不願意。

『哎喲啊！Miss褚，你也到這裏來麼？哎喲啊！』他依然用着嘶破的口音叫着。

『老章！你發狂嗎？』霍之遠鎮定的說，他對着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有點覺得不高興了。

『哎喲呵！老霍！你不知道我心裏苦得怎麼樣呵！……』章杭生答。他忽然又是一陣

狂熱起來，在屋裏面跳着，用着嘶破的，粗壯的聲音唱起國際歌來。

他一面唱着，一面跳着。有點不知人間何世的樣子。

『呵！老章！你真糟糕！不要高聲叫喊，這時候，偵探四出，說不定此刻有人在外面偷聽我們的說話呢！』霍之遠叱着他，臉上帶着怒容。

遠遠地又是飄來一陣槍聲，和一陣喊叫的聲音。他們都屏息靜聽，再也不敢說話了。一個蒼蠅在室裏飛來飛去，發出嚶嚶的鳴聲。幾部放在書桌上的書籍，散亂得可憐。粉壁上映着一層冷冷的陽光，這陽光是從簷際射進來的。全室裏的景象淒冷而無聊耐。

門外忽然來了一陣猛厲的打門聲，那打門聲分明是槍頭撞門的聲音。

『來了！』這兩個字像一柄利刃地插入他們的靈府上。霍之遠臉上冷笑着道；

『Miss褚，！嬋妹！老章！我們都完了！

『哎喲呵！他媽的！』章杭生跳起來大聲叫着。

褚珉秋仍然孩子氣笑着，她走到霍之遠身邊，把頭枕在他的肩上，熱烈地咬了他一口。

林妙嬋却把桌上的幾部書籍都丟下地去；失聲喊道；

『哥哥！我們……………唉！』

跟着，大門砰然打開了，十幾個荷槍實彈的兵士一擁而進。

『你們這些渾蛋，來這裏做什麼？哎喲呵！老章這條命也不要了！你們看吧，老爺的本事！』章杭生迎着那些兵士說，他手裏拿着一隻木凳向他們亂打。

『老章！Don't be too foolish！跟他們去吧！這樣瞎鬧有什麼用處呢？』霍之遠冷笑說，他走上前去和那些兵士們握手。

褚珉秋和林妙嬋都在笑着。她們手攜着手在唱着革命歌！

過了幾分鐘，他們都被綁了。一條粗而長的繩子把他們反背縛着，成了一條直線地，把他們拖向C城去。

『我們都完了！可是真正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却正從此開始呢！』霍之遠又是冷笑着說。他的瘦長的影，照在發着沙沙的聲音的地面上。

十七，三，三，於上海。

